

禹
貢
論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淳
熙八年泉州州學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十九·六釐米
寬十三·六釐米



程尚書經 進禹貢圖總目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圖上

九州山川實證摠圖

叙說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叙說

歷代大河誤證圖

叙說

大河經歷

龍門

華陰

底柱

孟津

洛汭

大伾

降水

大陸

漢以後九河舊圖

叙說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叙說

水經濟汴互源圖

叙說



濟伏流辨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汴

水經成臯濟瀆辨

今定沈滎濟圖

叙說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濟水乃河溢滎之地辨

水經滎澤辨

尋陽舊昌九江圖

叙說

鄭元九小江圖

叙說

今定九江圖

叙說

孔安國三江圖

叙說

班固三江圖

叙說

韋昭三江圖

叙說

今定三江圖

叙說

三條荆山圖

叙說

圖下

古漢漢圖

叙說

甘肅二州弱水圖

叙說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辨

小勃律弱水辨

今定弱水圖

叙說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叙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叙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叙說

樊綽黑水圖

叙說

今定黑水圖

叙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叙說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叙說

冀州夾石碣石圖

叙說

汴濟分合圖上

汴濟分合圖下

叙說

汴濟之別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滎汴互派辨

葭蕩渠口辨

隋汴首末

宋武開汴入滑收長安圖

叙說

禹貢圖序

禹貢論圖跋

程尚書經 進禹貢圖總目

禹貢山川地理圖

序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真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摭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之圖從而辨證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別爲圖以綴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撫事實隨其方所略標要指貴於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善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于一異時苟有詳加摭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替之典籍可攷而知也圖以色別青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爲儒當攷古苟而言之未當而啓它人意見以歸於是或可少備

朝家摭據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淳熙四年六月日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

臣程大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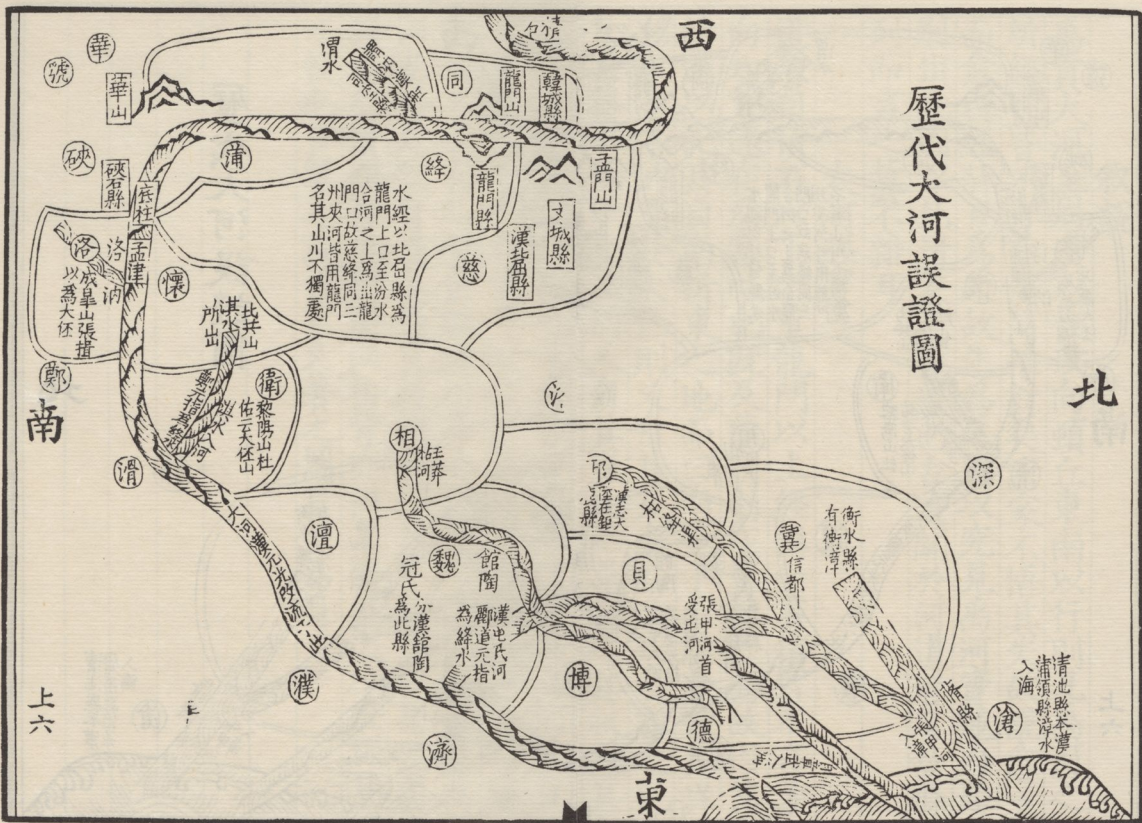
序說

禹貢山川臣既著之論以道其理今又圖其方望地著貴於易見然一山一川而古今數說錯出則既各爲之圖其於隨事省閱則便矣顧欲該華夷而參觀則散漫無宿臣故會爲摠圖取其有確證可信據者聚著其上合四海之大書之不盈尺帙但能略標其目而委曲詳縟者則當書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叙說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末流播爲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濟少北爲漯二水雖分枝於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徙故瀆則已與禹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爲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釃爲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爲漯川其意以爲禹時漯嘗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遷固之謂禹釃二渠者其說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於河也若以漯爲正禹河耶濟大於漯亦禹所跡又可增數以爲三渠矣况漯水故迹亦與漢河殊異豈可引以爲據然自此說旣行歷世儒者皆誤認漢河以爲禹河故自大伾以下降水大陸皆無底麗蓋禹河旣背漢河而枯矣其地又正在北歷世譌誤以爲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眞禹河也於是雖有迹道繇且數州世儒亦不知替以爲據而絳水故瀆雖存旣與漢河相背亦併見廢棄不以證經甚可惜也臣旣具論首末又著之圖貴其易見

歷代大河誤證圖



叙說

禹貢大河至周漢以後改向頓丘東南以行則凡禹河之所經歷皆不可並漢河推討矣諸家不悟其失故說愈多而愈與經背臣爲此故先爲之圖以究見禹河實地乃始別出此圖以見諸家之失證也古迹關於河道者多故條列而言之冀不雜耳

大河經歷

道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所當略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因其所逕以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華陰者致其詳也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則又自其父東而改北者言之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又自其首北正逕言之其叙記甚明故可據之以攷世傳地名當否也

龍門

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爲出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鑄鑿痕迹漢說皆以爲禹實鑿之以過河流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者不止一處也

華陰

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在此以其關地爲河流撞擊故曰潼關

底柱

底柱屬陝州峽石縣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爲

三河水包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以其石如水門故又曰三門賈遜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鑿此石而通河使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孟津

孟津屬洛州河陽縣武王師渡孟津即此也唐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治此

本朝因之改爲孟州亦杜預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

洛汭

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

右自洛汭以上河行地中它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自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攷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遷變牟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地所爲無的之因也

大伾

張揖以成臯山爲大伾薛瓚杜佑以河內黎陽山爲大伾兩山皆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爲當

者蓋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䟽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近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為絕遠禹獨何為而特於此數數致言耶臣故於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降水

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為降水其援引證誤元已自覺又遂改引屯氏河為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說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已明誤且有失審究者經之叙河曰北過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况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耶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鹿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為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畷大陸而卒于甯杜預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甯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內脩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脩武者為當為否也河內

遂在澶魏上方未為大河北流之地則經謂北過降水而
至大陸者預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既未堅
確於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隨氏改趙之昭慶以
為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
河漥故屢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既已改附
經語而卒無古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攷古
而折以理不敢初意以立己說固嘗姑以深之才陸為正
之愚則欲並古說而加意定焉爾雅廣平曰陸大陸云者
四無山阜曠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經之於冀曰大陸既
作言水患既退雖平地之廣衍者亦無水患遂可耕藝也
循其名而究其理固可意想而古事又有可言者也禹河
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戰之高地
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絳之南者率皆穿西山踵趾以
行及其已過信都古絳而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遂本
其事實而用大陸命之不亦名實相應乎臣嘗深按古書
而得此理自謂稍的而不敢正立為論者蓋遵本聖人闕
疑之義然而懷不能已卒不免一陳也自大陸以北為唐
之棣景滄三州地則益下故九州於是播裂為九則其地
不復平衍而特為卑窪故也此又其理之可以交相發明
者也

漢以後九河舊圖

北

漢志徒駭河

志云津沱河民曰徒駭既曰民言則非載籍所傳然其河自是津沱別為一流不與西貢河相干何錄可為九河之一其後說者舉其非又改指徒駭謂在滄州可見出言九河之誤

莫

九河辨

自漢志唐言九河所指地皆已見信於世復不可入海先為出河津河之口常有碣石古來皆不能執此以證文為信驗以辨所傳之知其無所歸審其明

兩津 寰宇記云在樂陵縣西東枯河北流入饒安縣南入海

徒駭 寰宇記河在清池縣南

胡蘇 寰宇記在臨津即漢東光

鉤盤 寰宇記曰在樂陵縣東南從德州平白縣來

馬頰 寰宇記云在樂陵縣東與地志即是

鉤盤 寰宇記曰在樂陵縣東南從德州平白縣來

覆醜 通與曰在安德縣

馬頰 元知志在安德將陵縣南

馬頰 寰宇記云在滴河縣北

馬頰 寰宇記云在舊縣

德 安德

馬頰 元知志亦在安德平原縣南東

博

故大河漢以後枯

魏

頓立

漢元光改頓立縣東南流之河

南

濮

濟

齊

東

此津沱河

深

定

瀛

霸

平

叙說

右漢以後言九河者不勝多說謂爲人出私見耶則其所指皆有實地謂其所指皆可的據耶前日所指後人又移而之它也况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載舊名全無源流臣嘗深以疑之故圖列其地就加疏說使其重複異同之狀明則謬誤自見不待多辯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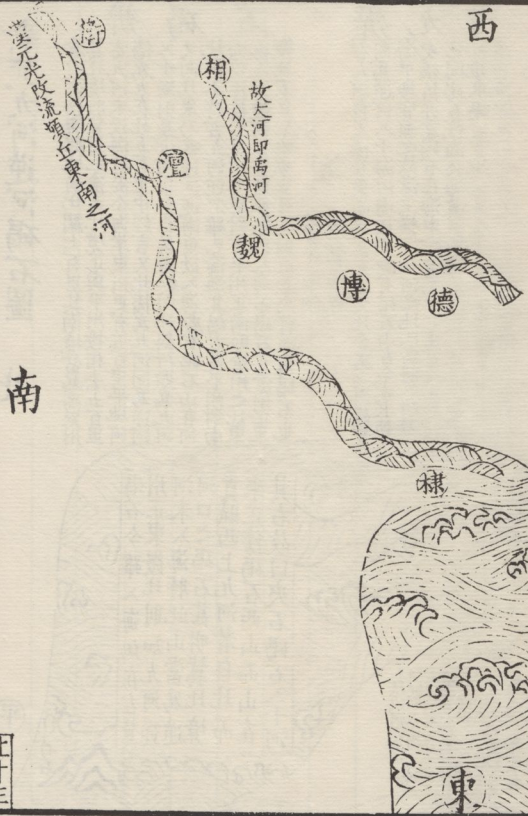
滄州漢勃海郡地南北闊七百里其南境皆屬焉於州其北境則冀州也滄之北境正與平州接相去五百里當九河未沒海時從今海岸東出更有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經言又北播為九河同為滄河入于海則是古河今已為海矣向北斜行始為九河又向北東乃為逆河逆海垂欲入海處有碣石山在河北角今時古九河逆河雖已滄海其碣石就平州對南面望在往可見地望對言平州正南即滄州之北東也九河逆河五百里証都已入海而碣石在滄州東微北五百里地卓立可見則正是高時逆河碣石也

滄 唐京城郡 漢勃海郡

辨 古九河自大陸北東而播為九派又比合為一河故曰同為逆河入于海河海相交處有碣石山古今攷求勃海平地皆無之故漢王橫言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矣張折亦言碣石在海中鄒道元力主其言以為九河已推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平地無九河而強敷畫不之宜其支離不能得的

碣石今雖入海仍在古冀州正東微北則知九河逆河口之碣石甚明冀北境貢賦西上九河者自此而來正傍碣石西山而山在其右故曰夾石碣石入于河

古逆河在海口
河碣石之地
碣石之外即是大海故河雖以逆河名之曰河其實將合於海矣故一能受九也



南

叙說

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纂世積傳之語乃遂九得其六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譌誤者班固明以寧沱爲徒駭而不悟寧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臣按經曰又北措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曰夾石碣石入于河又於道山曰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九河之北東必有逆河逆河之口必有碣石山甚明也古今之論九河皆泛指舊河枯迹之在平原勃海者以充其數而所謂九河又皆各爲一流自入于海無有指定逆河之在何地而能翁受九河以同歸于海者設使九河逆河其水道遷變難

海經

十四

考而碣石山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古今求之究冀旣皆無有而亦罕有發此一義以爲九河逆河實証者故臣反之於經疑自漢及唐凡言九河者皆非古來確據於是因酈道元力主王橫張折所言以爲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淪沒於海而臣心以其說爲然旣又詳考平州之南即滄州之東北也平滄隅丘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益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眎之爲正南則從滄眎之爲東北也九河播於兗州之北則斜入乎冀矣而逆河當又在北以受九河則正直冀之東北而與平州相並也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觀之則平南境之碣石本冀東北境之碣石而後世淪入於海甚明也臣於是知九河逆河同淪於海王橫張折酈道元人更三世同爲一見具

有實證非空言也

叙說

濟源出河北越河而南又復名濟世既疑之又會後世汴水受河正與滎瀆相上下故辨正益難臣既詳著之論而其委曲繁細者難察察之既圖列其地遂事爲之辨貴於易見

濟伏流辨

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爲河受它水已多濟之入河適會其滿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命名之本無它說讀經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因疑鑿說遂曰濟有伏流故入河而不與河雜此其所爲名濟之因也歷代地書固知其自河北溫縣而入自河南滎陽縣而溢然猶立爲一說曰濟源出王屋山下停澄不流而其重源出于濟源縣也其後唐高宗疑濟源與河不接而許敬宗正以伏流爲對其說蓋取重源以爲本祖獨不思濟其果能伏流則當高宗之世滎口雖不受河猶有溢流汨出地底則伏流之說信矣今其河水不入滎口則滎無溢流枯尚言伏流不其誣耶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杜佑言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渠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叙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者皆命名不審此亦自是一見然殊不通也河南有濟禹時亦非沈水真能截河流貫其間而滎之受河則實因濟而溢禹既本其所自而以濟命之自漢以後濟瀆循河上下如漢

漕渠陰溝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未嘗不受河爲流則其本禹之故以濟命之不得謂之無實也況濟之入河古今皆自溫縣故瀆至今不塞則謂王莽時枯竭者亦妄若謂後世濟之注河者小不足以截河而南則禹時濟力亦無緣可以截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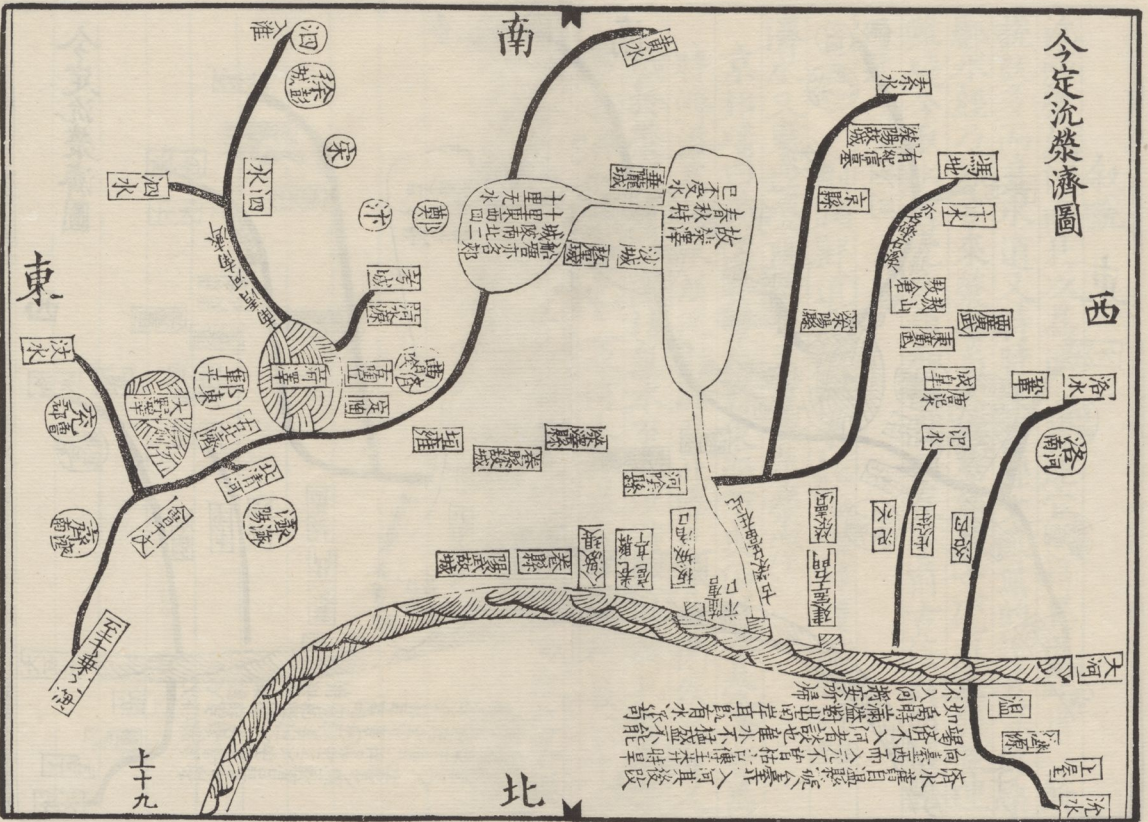
本論詳具

以禹而較後世等之隔河不爲真流則禹命之名後世循之獨不可容其存古乎此佑之蔽也

水經成臯濟瀆辨

河南無濟其有濟者自潞滎而始古滎瀆至漢則已不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縣自廣武汜水以上命爲成臯山山已下名爲滎陽則成臯之地未有滎水明也今水經所叙未至滎陽則已有濟而滎陽反在濟源下流口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各以受陽之方命之也秦名渭北爲咸陽者以其居山南水地故得以咸陽命之水經叙濟又自滎陽北過則安得命滎陽也耶此皆世傳之失也

今定沈滎濟圖



濟水舊曰滎，故城在滎，入河其故以
 向臺西而入之，不皆古滎，其并時半
 竭，濟不入河，有說也。進水不極，盛不能
 入，向臺東所歸，固是耳。且有水皆

叙說

沈濟榮絕河南北以爲涇道其比它水特異因此世說既多而其水道又時時改舊經文愈無的證臣深究桑酈水經乃知古來榮澤尚可推尋顧其文奄亂理弱條理難曉今取水經元文稍加刪潤列寘于前古迹既明經證乃見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叙載事實皆是水經但榮括令有條理

濟水又東逕榮陽澤北又東會于榮澤

京相璠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榮澤者禹時濟溢爲榮水所注射瀦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翟人戰於榮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爲榮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闕其地而名之水也成臯之濟逕故榮澤中已又北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益榮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爲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脉逕斷故瀆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河

濟瀆出垂隴城北

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即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益榮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澤際又有沙城濟瀆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也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至沙以釋

宅陽之圖歸鰲于鄭者也。瀆際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隄矣。

濟水又東南逕鰲城東。

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鰲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鰲城也。

濟水又合黃水。

黃水發源京縣黃淮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瀆蕩渠出焉。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此已後臣大昌所致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臯也。蓋鞏有浴成臯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沈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臯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攷之，此處正屬成臯，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叙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

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其入自北而溢於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水經滎澤辨

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及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爲陽者旣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桑鄧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臯濟派之誤耳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爲水陽此澤地望旣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其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益泐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爲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齧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旣灌河河盈而水溢適在滎地怒濤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爲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方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邾城爲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巨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爲大澤而釐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邾城陂者亦滎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爲滎波旣瀦者乎古迹患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雖千百世可知也

尋陽舊九江圖

東

壽春

六

秦九江郡
漢廬江郡

蕪

黃

鄂

漢陽

復

鄧

壽

西

江

南

池

彭蠡

岳

洞庭

青草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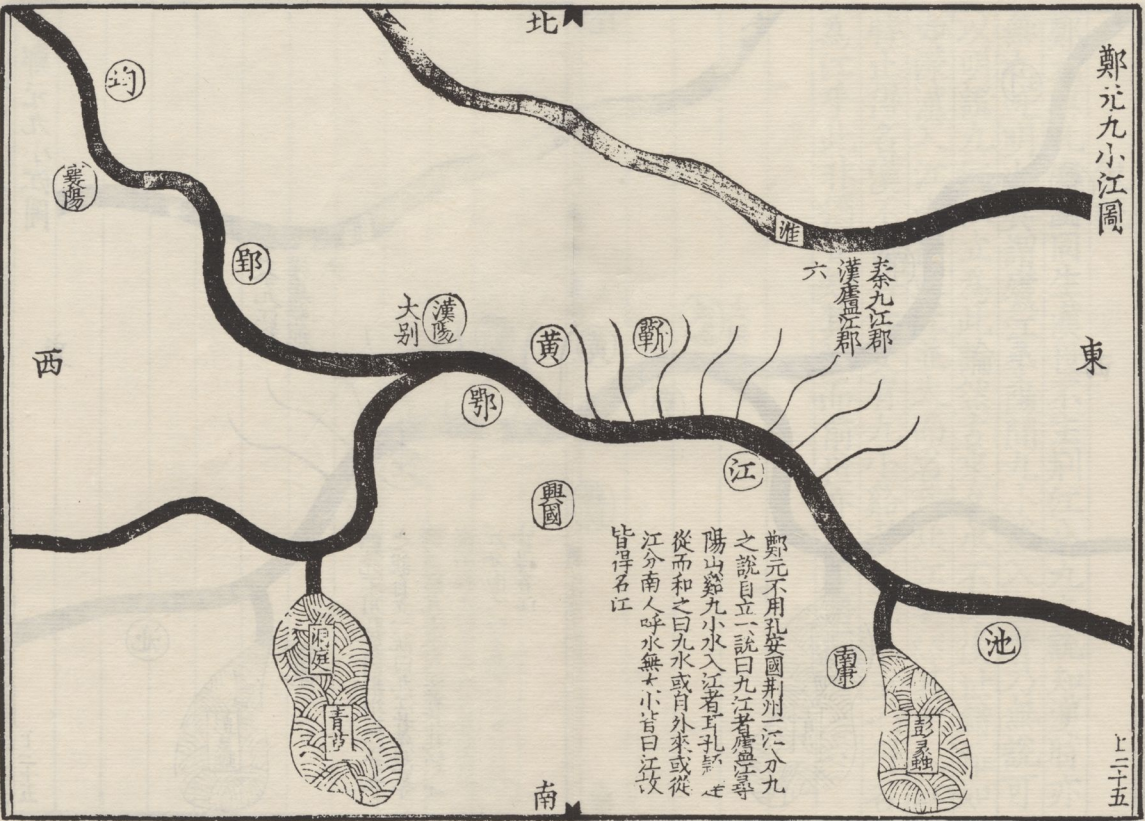
此據孔安國張曾言張頌元曹真說
 九江以善善為此圖孔安國言分九
 派未有九行自張僧監以下三家江皆
 有名而各不同故巨疑無傳據但以
 三派雜摻或得一俗傳是以名稱不一
 若此至於九河則凡其九名者皆古重
 無訛誤知九河實為九而九江未
 嘗有九

北

叙說

臣按九江之地孔安國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云在廬江屬縣之尋陽應劭之釋九江亦曰江至尋陽分爲九然漢尋陽之地在今爲蘄春縣境此地與彭蠡會江處止二三百里中間又須有一山可名東陵乃與經應夫合岷江一派自蜀發源以至入海幾至萬里而山水得書者不過七名若九江在蘄春以至湖口會江不過二三百里其九江東陵三江乃遠有二名者聚在其地以人情推之經之書事其跡密不應如許相遠故臣疑漢人謂九江之在尋陽者以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爲揚州故不得不即其地以九江附屬之實亦別無古據然在今口去古甚遠不敢違古翔言也且以尋陽爲正

鄭元九江圖



鄭元不用孔安國荊州一江分九
 之說自立一說曰九江者廬江尋
 陽山鄆九小水入江者耳孔安國
 從而和之曰九水或自外來或從
 江分南人呼水無大小皆曰江故
 皆得名江

叙說

鄭元與孔安國同生漢世不主荆江分九之說知漢時亦無九迹明也其謂廬江尋陽間九小谿入江者乃無說可以明證九江故立爲此論然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錯雜如如漾漢入江尚得與江並大而名爲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谿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爲江乎此非獨臣知其誤而前世亦不遵用也

今定九江圖

東

楊

潤

建康

池



饒

撫

建昌

壽

淮

壽陽全在此曰江北

江

晉移郡治此初名阜陽郡隨始改名九江郡

廬山司馬遷之曰九江在此亦以尋陽江為九江

筠

臨江

表

洪

吉

贛

北

均

襄陽

鄧

漢陽

黃

蕪

鄂

岳



潭

衡

永

邵

全

道

武岡

澧水在此發源武陵充縣不出岷山正源

今定九江九江不為九派其... 諸家皆謂江分為... 各作三名... 其源自出湖南不受岷水與鄧水合

劉世謂尋陽為九江不知彭蠡之在浪派既各為瀕... 建康之名平况江西一路水... 入彭蠡澤亦自不出岷山... 之澤與經不合

西

今定九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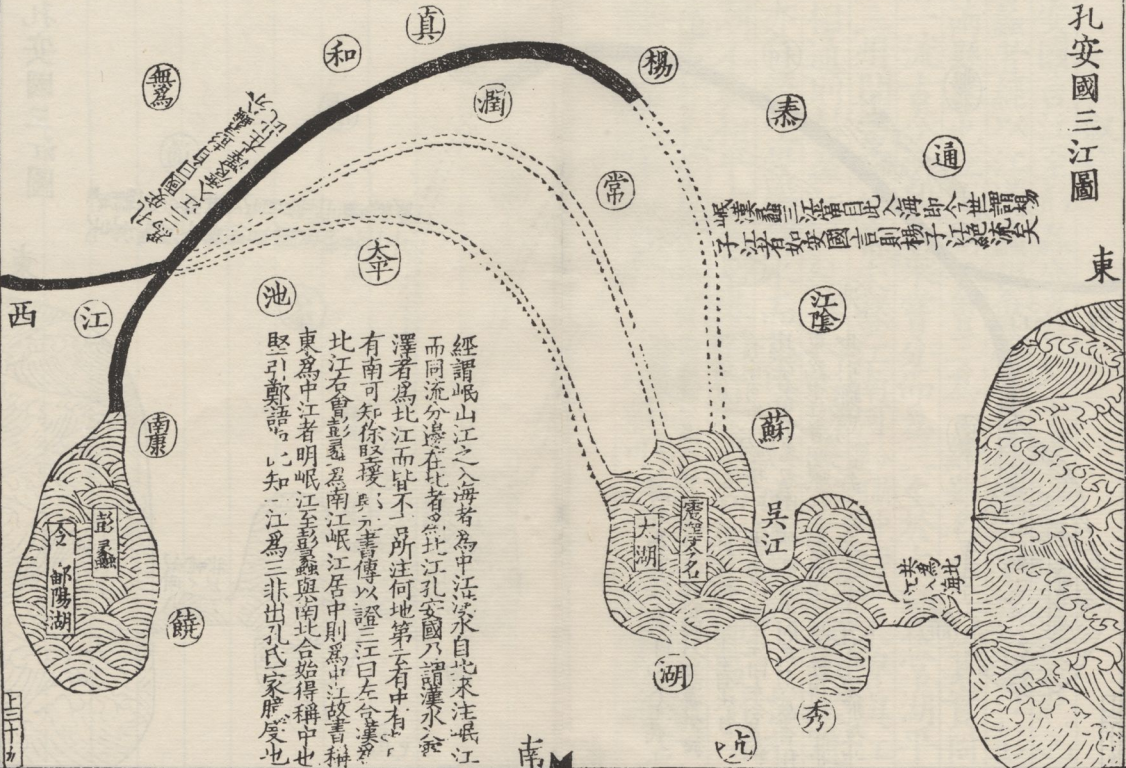
九江之不爲九臣雖具言之今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以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而朔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其如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岷嶷三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揔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毀棄爲之說

孔安國三江圖

東

北

南



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為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
 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為北江孔安國入謂漢水經
 澤者為北江而皆不一所注何地第二至有中有
 有南可知你駁援與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水
 北江亦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則為中江故書稱
 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江合始得稱中也
 豎引鄭語以知三江為三非出孔氏家臆度也

岷漢通三江實自北來海即今世謂揚
 子江者如安國言則揚子江經漢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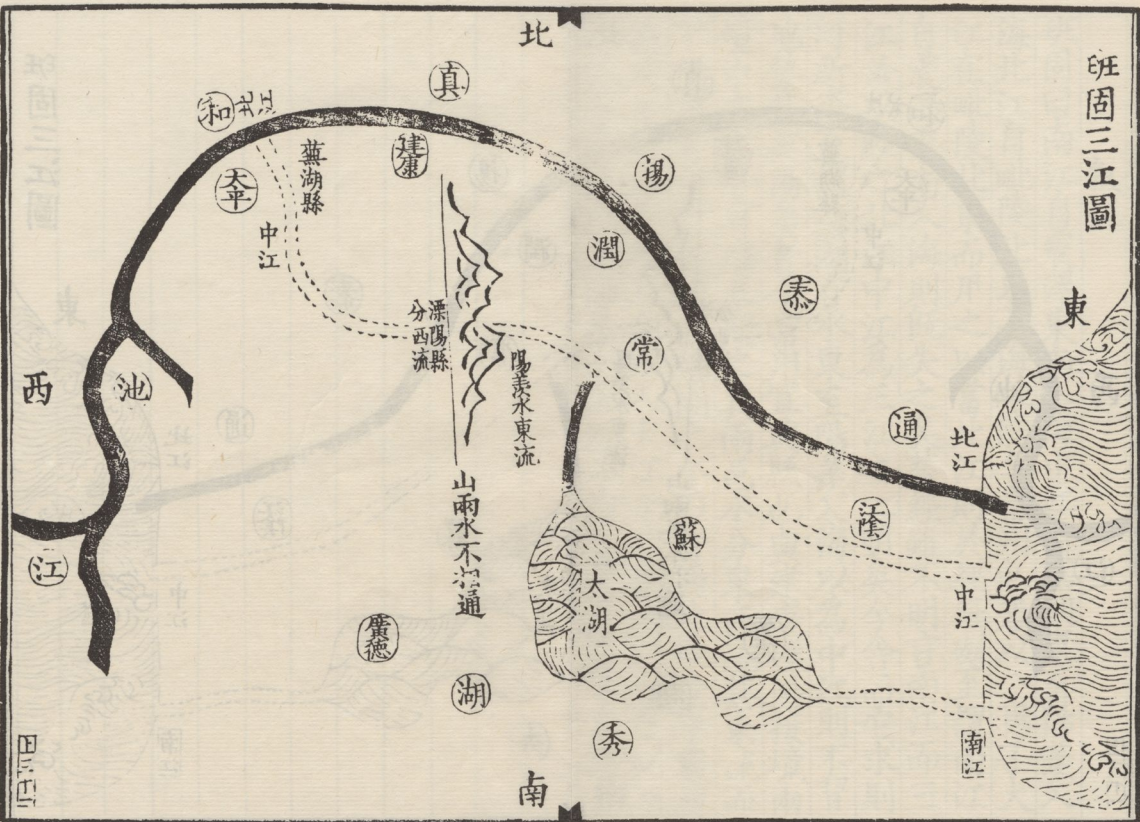
岷漢通三江實自北來海即今世謂揚
 子江者如安國言則揚子江經漢水

西

叙

孔安國言江至彭蠡分爲三入于震澤震澤者今太湖也
彭蠡者經以江漢蠡相會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彭
澤兩縣界也江至湖口會三爲一經雖名爲三江其實同
爲一流古今所同初未嘗分而爲三至於太湖在常湖平
江三州間當隨煬帝未鑿江南河今浙中時日不曾與江
運河也水相通則彭蠡江河緣可入太湖兼今之浙水雖與江通
乃亦自鎮江設機儲水而其比江懸高數丈上下自非
盛潮不與相平古今水港固有遷變而地形之連數州
爲一高者未嘗見其能有改易也今揚子江水固與鎮江
地勢高低不侔知自古三江決無可以流入震澤之理

班固三江圖



北

東

南

西

江

池

和

辛

中江

蕪湖縣

建業

滌陽縣
分西流

山雨水不相通

陽羨水東流

湖

廣德

真

揚

潤

常

泰

通

北江

汪

中江

南江

蘇

秀

太湖

叙說

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
海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若以揚子大
江在毗陵北東而用之以當北江則於經無礙至謂南江
自震澤東南入海則既失之矣蓋經雖不明言南江而三
江必以經之北江中江為三江之二明矣今言心它求則
何所本至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為中江則不習
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漂陽接壤兩
境中高各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
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
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
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營行漂陽者謂有
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為中派一江不知漂陽之水不
與宜興通世間事傳聞謬戾者多如此也桑欽所著北江
與班固正同其叙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
縣歷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
通亦猶漂陽之與陽羨也桑欽水經於地書最為詳博學
者所宗而此類明譌安可不正又其叙岷江則至蘄春而
止其下流乃別附之沔沔即經之涑漢也經之於水以漢
附江何嘗以江附漢欽乃反之皆與經不合豈傳錄水經
者錯置篇帙耶

韋昭三江圖

北

宜興

蘇吳江

水滸

青龍江

湖

秀

杭

西

東

如不此歐 | 江昭公檢 |

蘇吳江

南

敘說

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昭合經之中北江明文不用而別取它水爲三江旣已大失又浦陽江卽今富陽江乃錢塘江也至王安石謂三江入海一自義興一自毗陵一自吳縣未問其水道曲折當否惟其棄外經文別求它水說雖甚工亦不可守用也經於道河嘗曰又北播爲九河此正記河之所從析九者也至其分州記事又復摠之於兗而曰九河旣道其語正與道河相應者也以類例言之其撮會三江旣入屬之揚境者乃道河道漾語中所謂中江北江與會匯而三者之摠括也經取道河播九而入之兗以爲九河古今未嘗別出九名以與道河條目違異而諸家獨於揚之三江削棄經之中江北江不用而越求它水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

今定三江圖

北

東

西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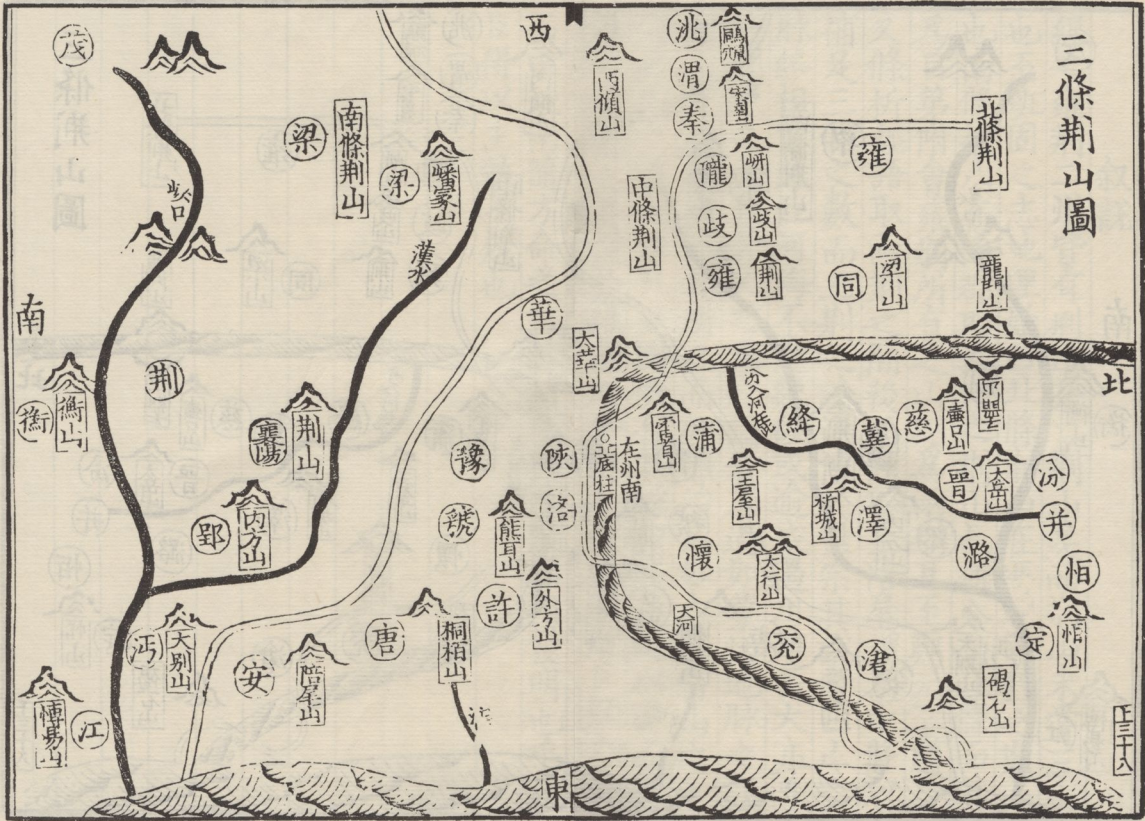


今定三江圖叙說

九江在荊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于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即大江支派以飾爲之言其離本末遠也至於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但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於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錄故說益多而畔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實致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江而三名耳案圖脉之自今茂州汶山發源會合川蜀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西東至通泰入海即經之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中故經謂爲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逕襄郢至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爲沔漢而沔漢之力能與岷江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爲北江矣禹遂本其實而書之故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於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於所謂鄱陽湖者比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者即經之彭蠡也彭蠡之於二江南來北注而衝波相入回旋蕩激故岷派謂匯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匯者是經之特爲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其書會者如涇之於渭伊瀍之於洛汶之於濟雖嘗皆以會言而匯之爲義惟此有之

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它水合并爲一者不同也經之先書漢派也曰東匯澤爲彭蠡則猶著彭蠡之名以見匯之所從起也及其繼書岷派而著彭蠡其中更不再言蠡澤特曰北會于匯則匯之一義不獨可以見其與彼二江僅相叅擬而又可以見其三者勢力均敵經不能以大小降殺之也夫其水力旣已相敵而地又居南則因中北二名而槩見夫經之所不書則此之彭蠡其爲南江何疑也一江而三江名之驟見者必駭然經又有證也大河天下一派耳主冀都命之自其水之在龍門而於冀爲西者命之曰西河水之下流至豫而於冀爲南則曰南河此經之明語非有增加之者也以類證類大河一河而得隨其方鄉命之爲西河南河則一江而中北南隨方命之其義類名稱不旣顯相發明也乎故臣得以主執不疑也

三條荆山圖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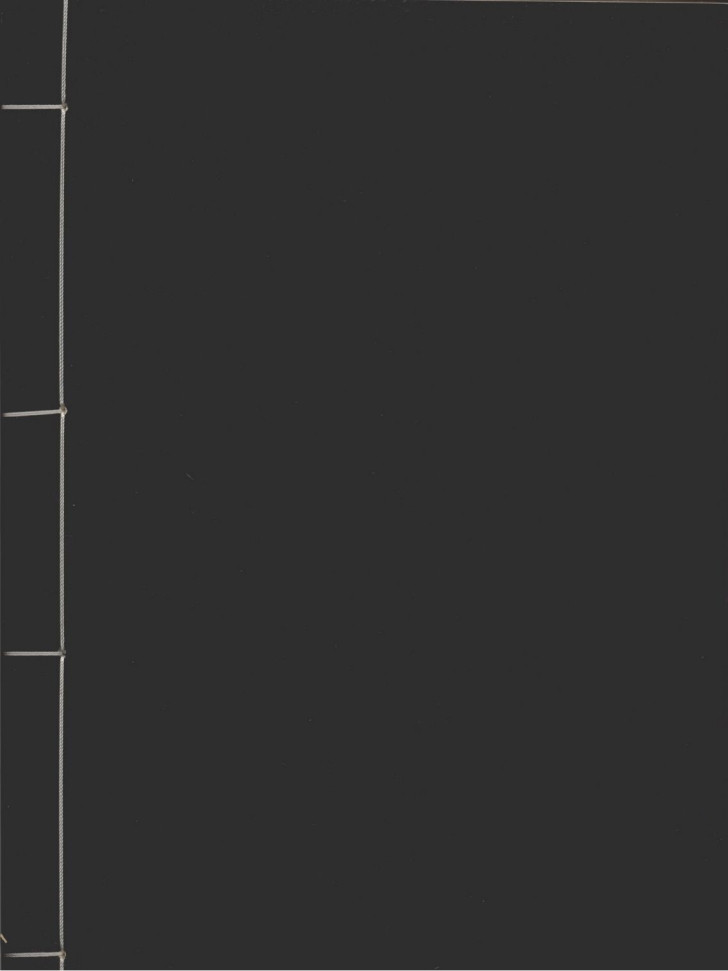
經之雍荆二州皆有荆山是二荆山矣而荆山未嘗三出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條荆山在雒陽即雍之荆山也南條荆山在南郡即荆州之荆山也雖分南北條而其爲目第附會雍荆所有之山以爲兩荆耳至鄭元王肅乃又條析經語取兩荆之間從西傾以至陪尾謂爲中條以補足三條之數而三荆之論遂傳於世宗其說者曰山之脉絡相貫雖江河海不能絕故或逾或過川雖甚大亦毋能間絕之也且昔人之爲此論者不過如蒙恬地脉之說謂山有脉絡禹隨其所之而加順治焉如太行常山之入海岷衡之過九江孔安國微有其端謂能連延以過而諸儒又推廣之其說於經無所發明而徒以汨亂臣既力論

禹志

九

其不然矣今更即其事之相近者言之禹之道荆逾河也諸家以爲山脉逾之而禹遂隨之也然此之荆山在漢馮翊其上流則有龍門孟門對河而立而二山者地書以爲峭石斷岸壁立河垠有如開鑿漢人如淮南鴻烈之著於書賈逵之陳於策皆言龍門當道大禹鑿之以過河流也其次下流則華陰之山並河而峙河亦穿斷山勢而京世傳神人之所蹴壁其說怪神所不足信而斷岸邊流本皆大華麓趾不誣也又下流而爲底柱石包水中禹固因而潛行其間亦嘗避越此地別爲之道也舉斯三者正與荆山不遠而其大河正派值山則遽鑿之使行無畏其有傷脉絡也何獨至於荆山而必逾河以求順遂之耶且又有可證者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其文與荆山逾河之文相接

此三山者皆在河東皆近汾水姑主汾水以論其理則易明也太岳汾之東也壺口其西也汾水之入河正自蒲上雷首乃遠在汾水之南百里而遙若使禹欲順荆山之脉逾河治之必先汾水者穿裂對荆之山凡三遇而三絕之其於脉絡豈無害傷而禹亦聽之烏在其為順遂山脉耶苟不求順山脉則凡其它謂常碣之能入海岷衡之能過江者果何預於經而禹何為記之以惑世也至於四列戶姓又因三荆之目增增一列替經無所質據而又岷衡不入三條故又取道山諸目而四分其位以為之言是又謬外增誤不足究也



禹
貢
論

二

古漢水圖

禹貢漢水派在漢臣按今漢水東流南入既與經同又元表亦古書凡言江漢皆在令華漢之地巴蜀雖廣秦以前諸書無有言及漢水而隸屬其地者

北

東

南

自禹帝置唐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與鳳興漢中竟擬又謂白帝漢漢誤名也後江以為漢水殊不知鳳興水與漢水不相通鳳興有山隔自不相通鳳興可以分借其名自班固志已名嘉陵江水為嘉陵漢而以經之漢漢水與東漢水又以此說入焉為一東漢漢水西漢水為漢經之漢漢水止同一水無分派對名之理



嘉陵山
故名嘉陵江

漢水不出其下故出武都沮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依谷所出之水為漢源則東狼谷出當為嶓冢矣

且漢志謂水界則出以其南為東漢漢之西南為西漢實於易見

西

嘉陵江

興

洋

興

全

均

滄浪

襄陽

郢

漢陽

鄂

荆南

岳

漢

峽

楚

涪

大江

合

渠

安

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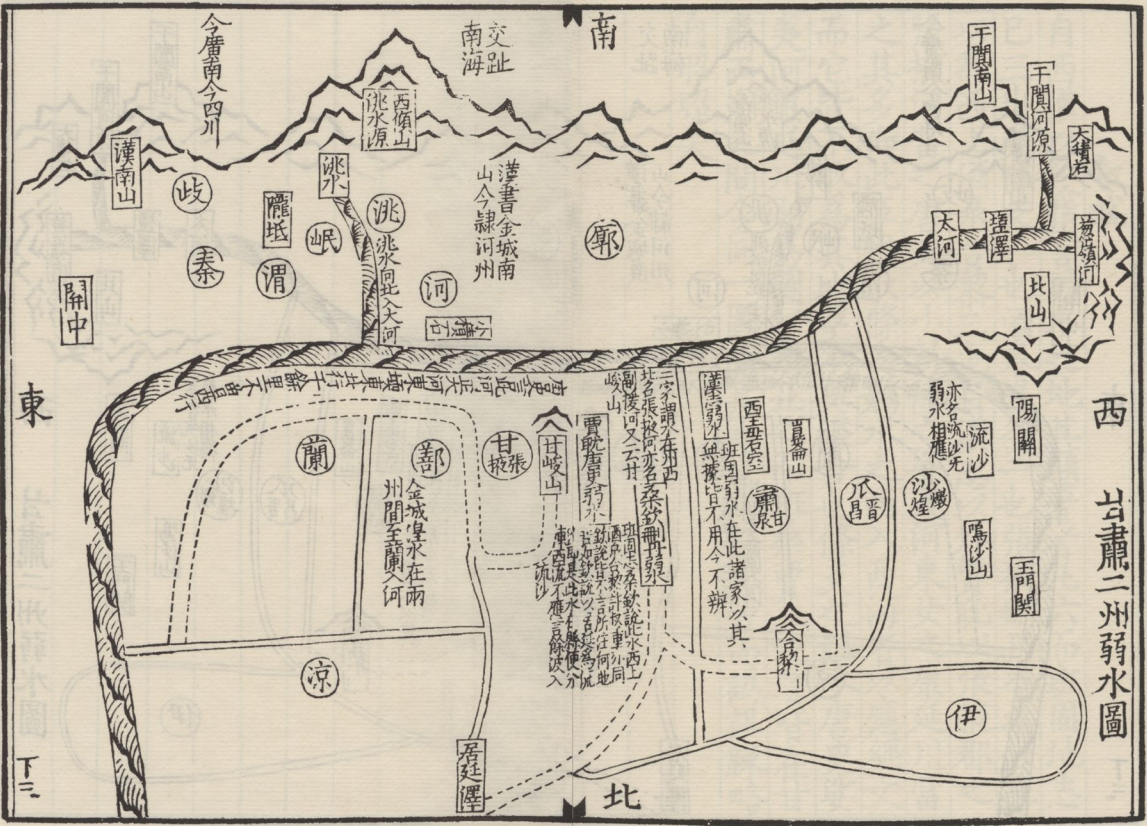
雅



亦名嶓冢全不與古漢水相上

經之漾漢即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水是其東流為漢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乘鄉名為廣漢又會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管逕今之興州與古漾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為漢水已而覺其自利州已上數百里不為東流與經之東流為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為西漢而以經之漾漢為東漢班固溺於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桑欽酈道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又蜀中郡縣山水凡附漢公為名者皆出於已置廣漢郡後而詩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乃漢水者攷按其地皆隸古荆雖漢中亦為梁之北境而興利以西只嘉陵江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書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以世數攷驗而確知江陵一江古來不為漢水決無可疑其詳則具本論

西 甘肅二州弱水圖



南

交趾
南海

干闥南

干闥河源

木耨若

葱嶺

北山

陽關

流沙

亦名流沙先弱水相應

鳴沙山

玉門關

伊

北

東

鄯

河

洮

岷

渭

岐

秦

關中

蘭

鄯

甘

張

瓜

昌

肅

州

涼

君廷澤

漢書弱水在此諸家以其

班固弱水無據皆不用今不辨

三不謂今在西北

其各張後河又云升

峻山

曹乾唐弱水

此水不應入

弱水

此水不應入

弱水

此水不應入

弱水

此水不應入

弱水

此水不應入

叙說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它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媯水唐史娑夷河康延川別爲圖以辨正之而班桑賈三說皆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隨其地望辨證其旁而譌誤踈略自昭昭矣

唐東西南夷弱水圖 西

南

雲南 滇池
交趾 南海

東天竺

中天竺

西天竺

北天竺

烏菴

蕃

大勃律

小勃律 密護

小勃律弱水

唐史：勃律國臨莎夷水。史臣曰：即弱水也。弱水廣自統今其國在天竺之東南而天竺已遠在干闥南山之南自不得西流。注按乾陀羅國蘭若江源出大雪山下莎川即此水也。有辨。

東夷弱水

唐史：東夷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其國東接茂州東南接雅州水又南流此決黑水也。有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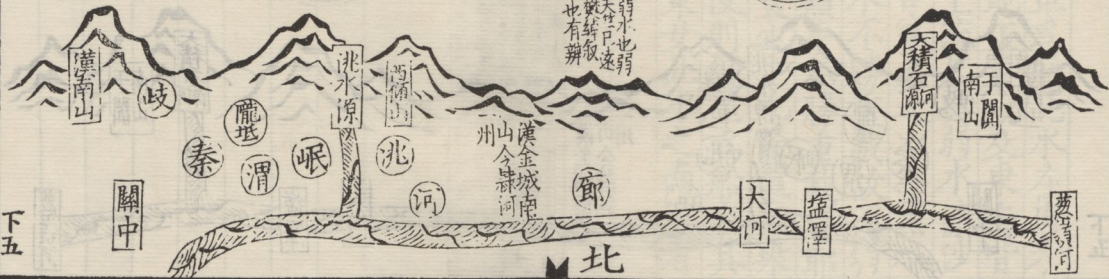
越舊州

雅

茂

今四川

東



下五

北

東女弱水辨

唐書東女名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按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巂滇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臣竈采之以為黑水為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今其俗傳所起豈以縫革為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耶臣按水經葉榆水逕哀牢漢建武中哀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沒則縫革為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小勃律弱水辨

唐史小勃律在磔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娑夷橋史臣曰娑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爲國遂名爲弱水國又別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悉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按小勃律西北與吐蕃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西即北天竺雪山也開元間吐蕃攻小勃律其王詒書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其曰唐之西門則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爲西行之始也吐蕃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夫四鎮者于闐其一也吐蕃自東南向于闐必道其國則其地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謂趨小勃律爲深入者爲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夸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從萬里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皆當爲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誇談有地理可攷非實語也况蒸領雖有拍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唐史誤以合言茲并與大勃律地無的也臣按樊綽蠻書蘭蒼江源出大雪山莎川自西北斜來注于南海止與葉榆黑水之趨南海者悉在雍冷而同爲一地其謂雪山即吐蕃天竺相鄰之雪山而莎川者即莎夷河而訛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爲西流之弱水也

今定弱水圖

條支臨西海安息
長老虞闡條支有
弱水西王母

此水一身略又
以西臨今上據
史漢所記至安
息止知及越西
海矣

天下水固有所流者若其會數
千里眾水發源一初即逐西行
而竟乃向以入西海者惟十
餘水又其諸國之水為衆也此
海若故此水當為條支弱水
也若舍此水不以為條支則天下
西流之水夫有乎此比大者矣

漢書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臨
澤據此即西域北自于闐
以西水皆西向而流今大
漢以名書者殘之一水耳
安息在內域最為大國諸
國之道皆支向于西海者自
以安人為向則焉水者在
西海之濱諸國之水之所
會流而入于西海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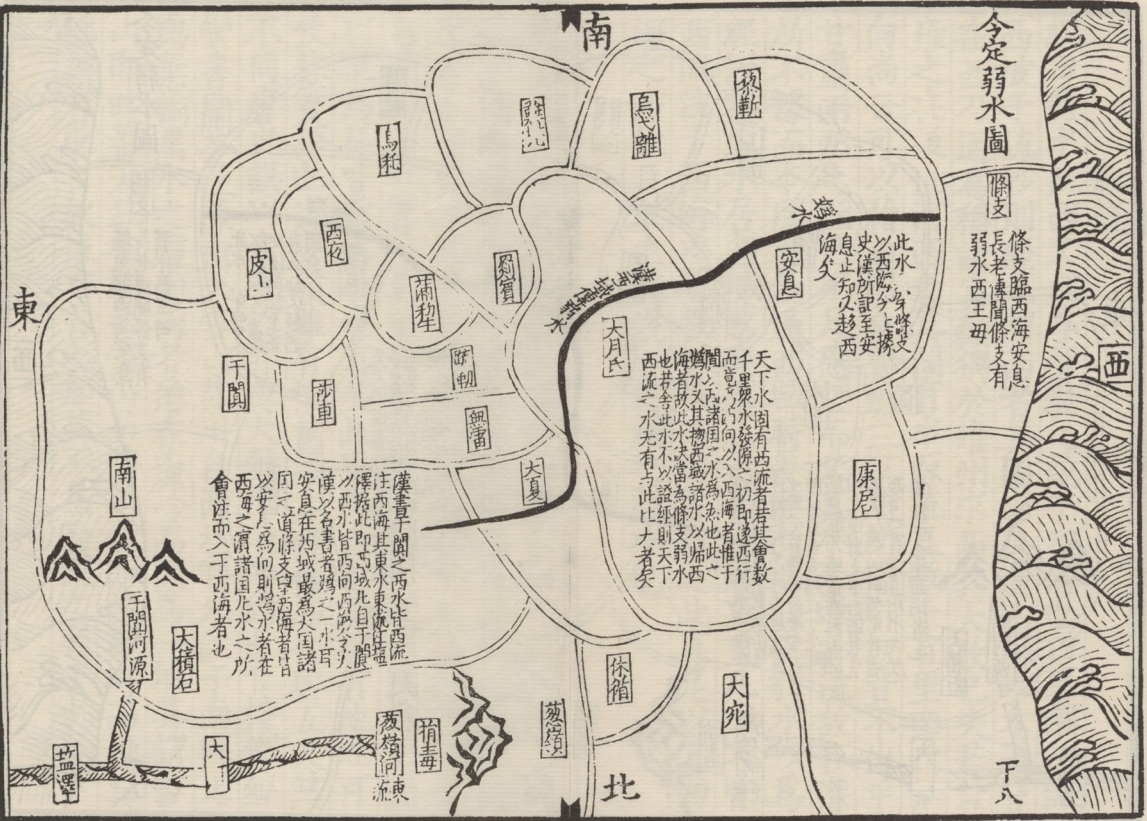
南

東

西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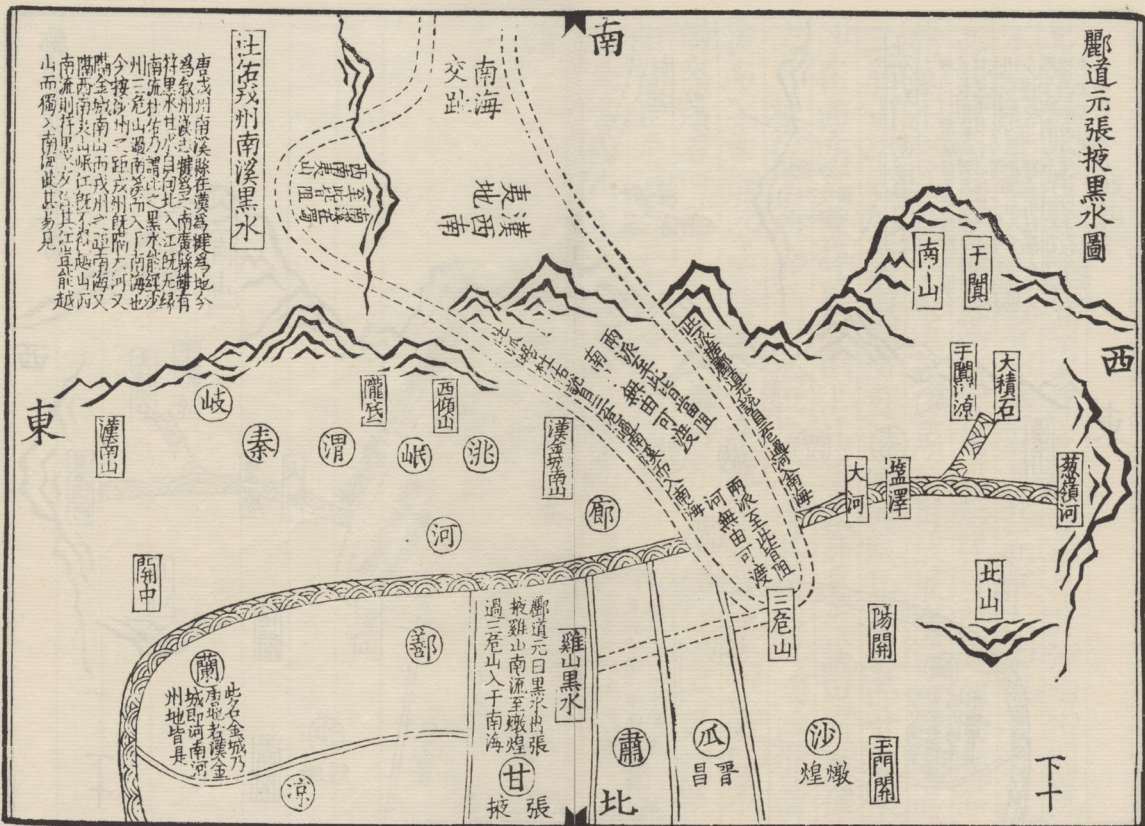
下八



叙說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訖于四海也曰東漸于海
西被于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
在西乃適為稱諸家顧獨於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
雍之注後世河西者其間有水源流且數千百里率皆
向尚云可以藉口心桑賈班三家凡所稱引既皆不出乎
甘肅兩州之間已不足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巨深
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
經證蓋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地幾萬里凡水又皆
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驟之此真足以當四
海之西故巨敢主其說以為經之弱水也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汪佐戎州南溪黑水

西晉戎州南溪縣在漢為隄為地今
為叙州漢北據一南廣縣有
梓里山甘白自北入江既無綠
南流注乃謂之黑水能經沙
州三危山蜀南溪而入于南海也
今據沙州一距戎州既隔大河又
隔金城南山而戎州一距南海又
隔西南長山峽江既不能越山而
南流則行峽夕且其江真能越
山而獨入南海此其易見

酈道元曰黑水出張
掖雞山南源至燉煌
過三危山入于南海

此石金城乃
唐號者漢金
州城即河南河
州地皆是

叙說

黑水弱水在經以比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既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即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南度而諸家不以爲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張掖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旣已不思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爲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攷地理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隔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自于闐發迹而東岡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爲河州則爲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爲長安南山漢史記之甚明且以對河言之其在南山之北而爲水之大者莫大於洮洮亦限南山而北流以入于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東海也今計沙二州之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旣度之後其望南海悉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頃因

進講黑水

聖問嘗審訂南流曲折臣是敢再以詳言

漢志泗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西

源出微水
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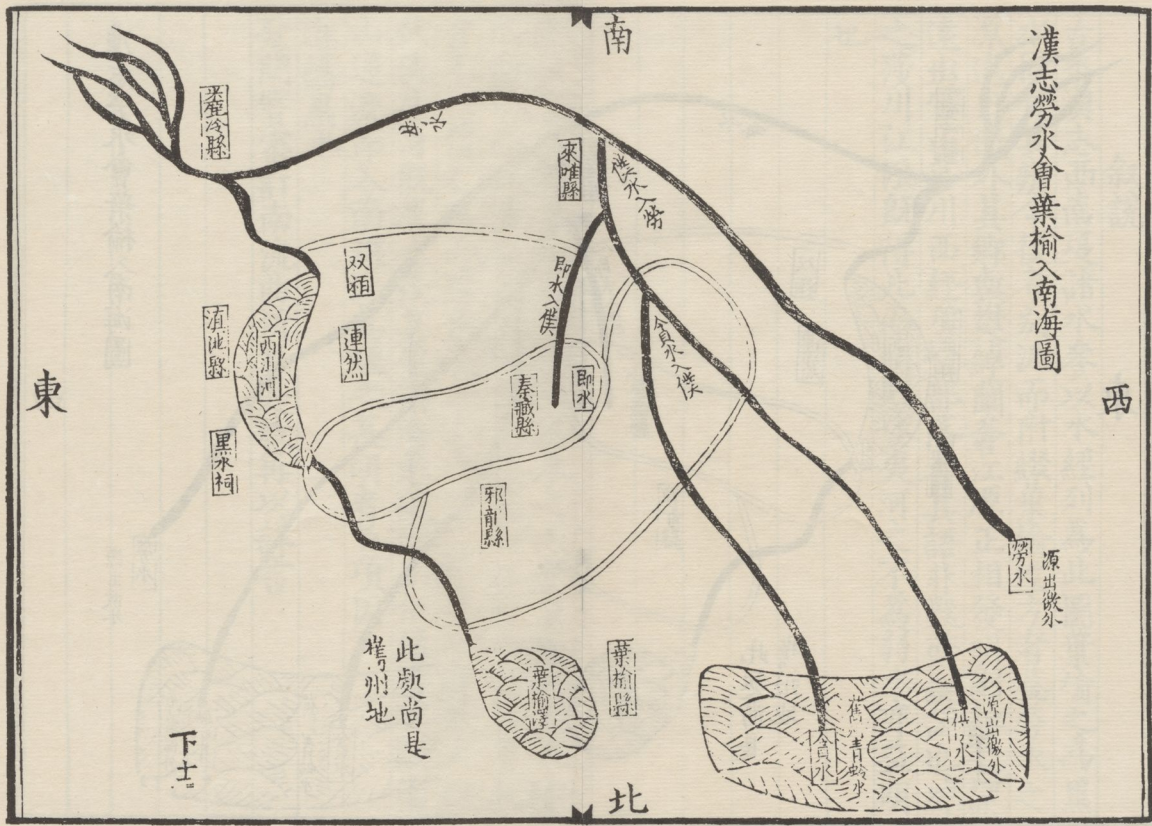
南

北

東

下士

此處尚是
堪州地



叙說

古本漢志西南夷諸水參以水經列爲此圖葉榆之爲黑
水固有其辨今復考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者益勞水之
源遠出徼外其鄉與巒綽蘭蒼江源正相發明則綽之淵
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蠻部落者其語非斲墨誕也也
之莎川江派旣得此而明則娑夷河之不爲弱水亦益明
也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西

本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武帝通西南夷分雍州之南置益州焉按益州本漢王國曰滇池又名黑水祠正在其地魏之於古正為雅州南境夫惟古益州郡南斜出如此之長足以證滇池源委直古雅梁分境之處而滇池之為黑水

良生國
永昌郡
不韋縣
華榆縣
大益州

邪龍縣
始復縣
合淹水

雙柏縣
滇然
秦臧縣

平河河

直他縣

漢書黑水祠在此

同竝

漏江縣

西隨

水經西隨縣

魏寧縣

牂柯郡

囊不縣

交趾郡

自兩漢以後妄指天下它水以為黑水者甚多惟此葉榆入滇源最盛最為滇池而滇池之旁設祠以祀黑水者乃武常初開滇嶺特表地古名夷夷不知古秦載籍決不能便會為此祠名也既寧有此祠而名以黑水則滇池之為黑水決可以信蓋為古而又若按地城在雅梁南別分境之地此水竟又南流之交趾南海故亦可采據以為經證若交趾之東為今二廣其西為驛國為天竺其水非不南入南海而距雅梁交境處絕遠則雖有古說亦不采據

北

叙說

右此圖據桑欽酈道元叙載水道所逕郡縣以爲源流其
一條謂漢水自連然雙栢同注滇澤者即古滇北而後世
西珥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爲葉榆分源至此而
合者也酈道元於滇池黑水古祠雖遺之不書而孔穎達
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即此地設祠而
宗禮黑水者未之有改也嘗是酈道元以滇池視之而不
以黑水視之故遺棄不書耳然孔氏在唐迺云祠旁無水
豈是祠也更世既久或移之它地遙設而望祀也耶至其
祠之所設主爲黑水水之流委關長可以界梁雍而八南
海則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歷萬世不易也

樊澤黑水圖

西

驃國

經驃國入海

瀾滄江

泉天竺

二水合

雙王道勿川

天義美城

羅此城

水

三危山

麗水一名
祿禪江

蘭若江

哇家大雪山

水名
丰資城

謂之川亦部落則
止種亦不知地遠近

川蠻部落

南

劍川水

北

蜀蘭若江合

兩江

澄被江
合

珠著山

劍川即葉榆澤

澄被江

摩耶江

橋

五河江

龍崖城
龍城

至此名
西江河

以上三
大此江

黃塘江

劍河

巴崆
山河

西洱河

漢書黑水祠在此

東

浪穹河
亦名峴河

叙說

唐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幾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珥河與蘭蒼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既小不足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水者綽指言其水正爲黑水而羅城北有山即三危山也臣按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即在海南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爲太遠故臣不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綽書所載既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勃律娑夷河之不爲弱水故凡載籍不厭其博皆有補也後世西珥河即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榆西綽分以爲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綽亦自疑矣今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爲一流者爲正也至其蘭蒼江西派之合西珥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者即臣前於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律水之當爲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即吐蕃西境而莎川者即莎夷河之稱乎不酌者也酌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揆之梁州西入太遠不得援爲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臣附見而訂論之

叙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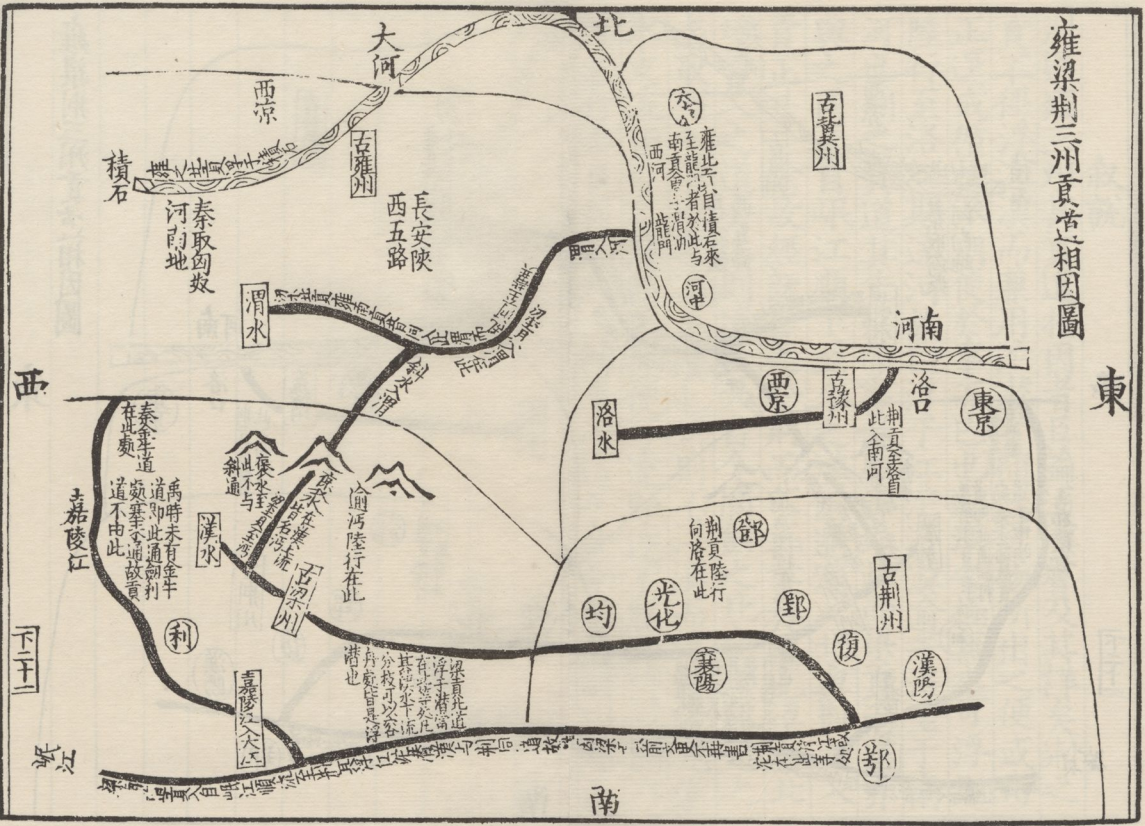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按方稽古辨其不然非臣敢於柱撫前載也既有其傳世世習熟若不與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援辨已多今撮其要惟其即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向以入交趾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爲黑水而惟葉榆西珥河足以當之且又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爲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壤以漢西南夷地言旣之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之在西珥河者正在滇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爲滇池黑水上流無疑也况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垂而二苗遺種又在宕昌絕與此地不遠則東女之水當爲黑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於是正相應附悉有明據不至如歷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絕矣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為該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於貢道蓋有兩州相因共為一語者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犬牙叅錯無闕無贅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它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著之圖則可見矣九州惟冀為帝都於後世為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為向必先主冀而後它州貢道可得而言矣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東



叙說

荆梁雍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膏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逕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邇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陽邇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於荆而不再書於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閬劔之北金洋興元之南取徑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而浮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徑便可達即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閬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却為夷逕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為便而非舍劔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轉達斜以入于渭其逕道當然也褒今不名為沔然漢上為沔此褒既據漢水上流正與沔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它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交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圖

東

充貢浮濟達河
 濟入海
 汶水出兖州
 陳留縣至
 濟州順昌縣入

北清河
 累出東都東長陽
 縣至黃後受河於
 武陽縣東南大抵
 大抵東北行至千
 乘入海後亦非
 此乃漢河元非

泗水出兖州泗
 水縣西經曲阜
 任城縣至魚臺
 縣南與清水合

徐貢浮
 淮達河
 淮入海

北

大河

冀

充

灤水

青

西

濟水

清河

古陶丘

河山

考城縣

濟水發源

豫

金鄉
 東
 昌邑

淮

徐

揚

貢

四州貢道惟充徑自潞浪達河故青貢田汶可以達舟達
 濟則自通河矣故青貢不書達河者因充貢則文也徐貢
 有河可以達濟則又并濟不書知濟濟相貫也物貢先自
 江入海却自海避淮自淮入泗故至泗已上更不再言則泗
 可達濟已耳徐貢也蓋然從書法簡於文而談於事者如此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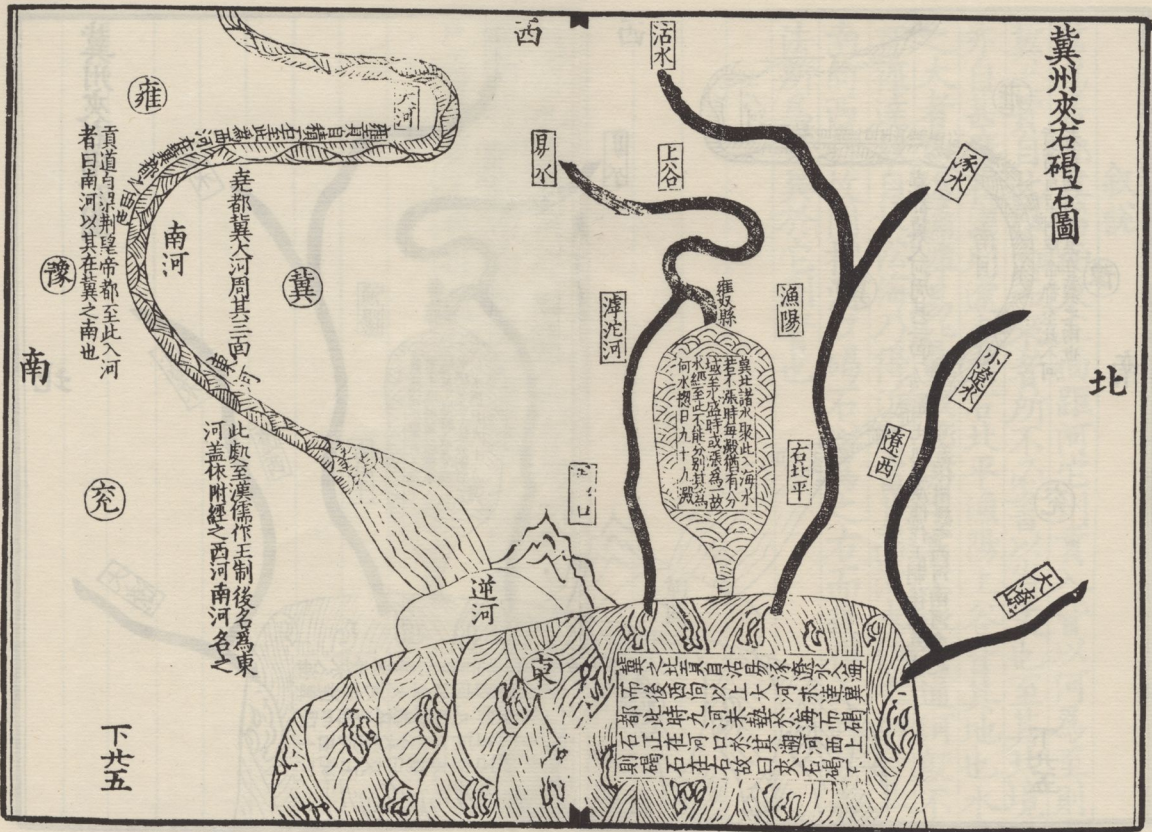
大河

南

叙說

河行乎兗而合充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其便於濟潔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充貢曰浮于濟潔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於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逕不待複書也湯之貢可泂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於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它州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今曹州興仁今廣濟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為河水許叔重以為菏水荷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荷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闕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冀州夾石碣石圖



北

南

活水

西

天水

上谷

見水

滏陽

獲救縣

滹沱河

小清河

陝西

右北平

清河

逆河

東

雍

冀

豫

貢道與滎荆梁帝都至此入河者曰南河以其在冀之南也

南河

堯都冀大河周其三面

此處至漢儒作王制後名為東河蓋採附經之西河南河名之

冀之北有自沽易涿水入海而後復向以上大河東流冀都此時九河未弊故海正而河石口在河口於其壩河而上則碣石在古故曰來石碣下

下共五

叙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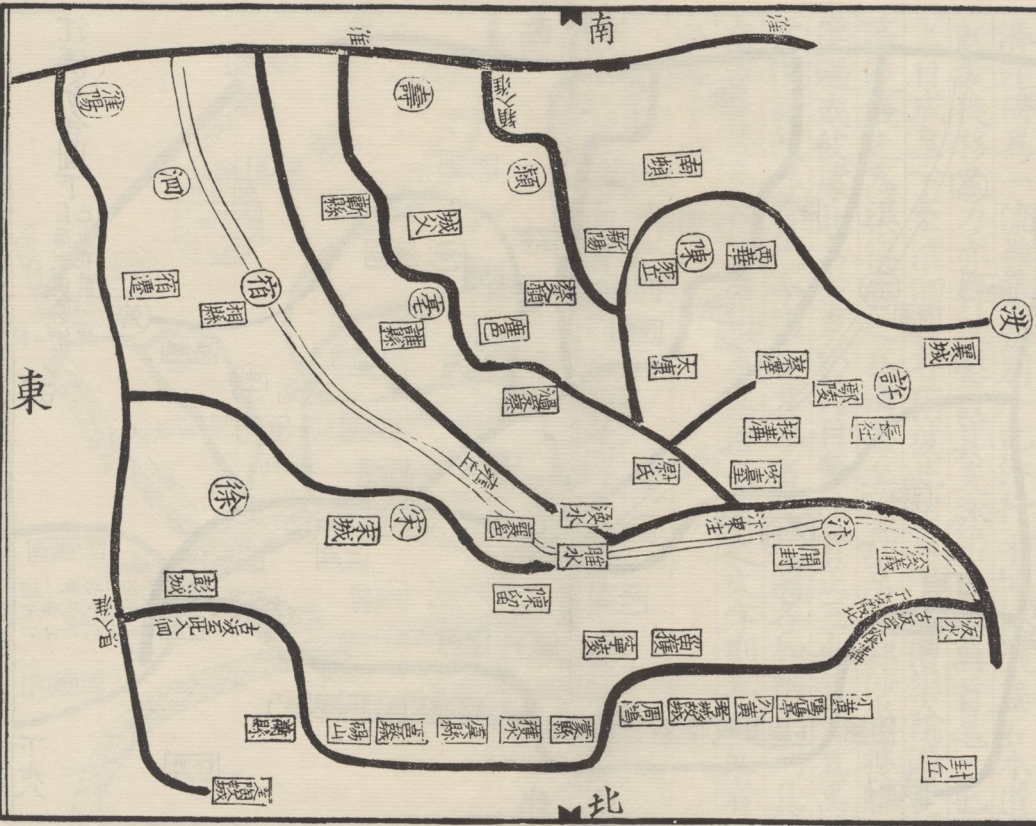
冀爲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它州貢入皆以河爲至則
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北境
亦自甚廣在漢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地也水
之大者如遼濡溱易比尋以浮而中高不與河通河旣不
可徑達故自北汾海乃得沂河當其面河求沂之初必且
南向西轉故附挾河口碣石以爲之右而後得入此其書
法所爲特異於它州者也

汴濟分合圖下

自陽武與濟分水
已上在前一板

西

下共八



北

東

叙說

汴渠首末惟桑鄆水經有之而有難曉解者其目凡三
濟汴同爲一流難遽辨別一也汴行平地徒壤無石水道
旣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脉錯出而無首尾二也
上自成臯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漕渠陰溝葭
蕩浚儀之爲渠梁魯之爲溝甚至礫丹京索邲沙留獲睢
渙過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巨著爲禹
貢後論旣詳言之今撮會其要事爲之圖各加辨正列具
左方貴於易見其應引事爲證而實之文字則爲庵冗者
今書于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溢爲滎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滎
陽得名者爲其地之有滎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叙濟未
及滎地方在成臯已遠列書濟派於前此旣明誤又漢世
汴濟自陽武以上率多合流其移徙又復不常最難考定
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書元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
爲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以趨定陶首
則當爲濟南流以向大梁者乃當爲汴而濟汴始有分際
也然成臯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以臣意推之當在
秦前蓋秦人貯粟敖山有倉有城則鑿河便漕苟非秦荆
亦必先秦有之而秦人因以置倉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原圃
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爲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詩如蔡即

蔡河也班固著葭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汴東句三陳留入潁者即此派也史遷謂三代以後鑿滎為渠以通漕路

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得會于楚者亦此派也亦

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以分境焉者也既至陳留

今東京

蔡河正派之外支脉散布濠為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

者為浚儀渠稍東為汲汲

又東行至蒙為獲獲至彭城北

遂入于泗此從大梁

亦東京也

之北而數之為北來第一水也

蔡河自開封南行至吹臺東

又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

者為睢睢自陳留逕宋州

今南京應天府

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

口入泗此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行

而在睢之南者是為渙水渙亦自陳留雍丘南來而趨臨

渙蘄縣以下入于淮是為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此派

則於沙為次二也此巨前謂蔡河至大梁而別

為三

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太康分派以入鹿邑則為過瀾

至義城入淮此又有一派而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河

又至陳城而合於潁潁至壽春東入于淮今世之謂潁河

者是也當蔡之入潁也即班固之謂葭蕩渠受沛於滎蕩

至陳入潁者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為正則惟蔡河自中牟

分陽武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為葭蕩渠而與戰國

漢楚鴻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於蔡而它出為汲為睢為

渙為過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葭蕩亦不為非實

也故酈道元於浚儀渠曰汴洪陰溝也於陰溝曰梁溝既

開葭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也於汲曰故汲兼丹水

之稱也其如它書雜指支流以為汴鴻溝者又多也以其

源派交貫則名稱相互亦不足怪臣獨有疑者汲在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東漢已來汴之一名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共遵之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意不愜而辨之在左

汴水立名辨

古今之水立爲一名而它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揔其源則必水派特大可以翕受其來而掩蓋之也若彼大此小迺能立名而使它流受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蒞其下也今汴在水經與受蔡分脉者其在睢渙過汴中特一支耳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榮沛之東凡水流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示耶况東漢之世又兼濟派而該之也與前世名人著

編前下

二十一

書者

甚多無有辨者臣惟天下川名稱未有無因而起者愚人不求耳臣嘗求之而頗有所見然疑其朔出臣意不敢著之於論而卒焉懷不能默也葭蕩渠之得爲汴不待隨渠已立而始擅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葭蕩渠者其經行之地該貫闊長固可知矣然考之水經隨人未引板渚達淮以前班固雖云渠受沛水而自礪索未注故渠已西但有空渠河水高卽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礪索曰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礪索以爲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礪溪水者出滎陽之南在漢志爲卞水爲馮池也卞水馮池同注礪溪故礪溪得而受之以權高卽之渠也爲此之故遂有推究其自而主本卞水以爲之名傳習既久遂加

水爲汴而汴之名遂至於該括豫徐漕渠名稱者亦臣前謂居上游而臨下流之義也其增卞爲汴王定許叔重之書弱水而加水其旁字遂爲弱元結加水於吾溪之吾而吾遂爲渚正其義也至道中

太宗嘗問張洎汴渠首末洎謂汴本爲液後人惡其字之從反易反爲汴此執一之論也許叔重固嘗書汴爲液然古字不如後世拘窒滌波之或爲滌播沈水名州而遂爲究其義固得通用矣又如濟淞沔三體通書豈有惡齊易市之意乎水經書汴固嘗爲液亦多爲汴而東漢一史皆書爲汴則汴之通液亦可證矣洎之奏陳大率祖襲酈道元語凡酈之誤洎皆因之不能辨正也洎謂漕渠爲禹所鑿不知司馬遷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其誤固襲道元矣又言酈實音汴當爲汴水徧閱字書酈之讀皆與駁同無有借之於汴者也况又杜預釋酈爲地本不爲水其可強同之乎其它誤者甚多如指東西廣武杜澗以爲汴渠而澗水自南注汴汴流元不注澗其得爲汴乎又其謂始皇鑿渠以灌魏郡是爲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戰國蘇秦固嘗言之不待始皇乃有也又况史遷所記言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則是先有渠水而始皇有之以灌其城非始皇始爲此渠也洎之誤如此臣非敢抉摘其失姑舉其誤以見液之爲汴洎本爲酈道元所誤而臣之言非臆鑿也許叔重雖務存古而著此一字然液汴口同而其名稱之起於卞水臣言似有源流始焉疑不敢書已而竟不忍棄遂著其詳示不敢隱也

滎汴互派辨

濟汴自陽武已上兩皆受河爲流而又並行於地雖或有時分派要其合流之時多也夫惟分合旣數則其源委交貫已自難明而又河口決塞古今率不越乎滎陽陽武之間據水經所載有瀆無水者甚多已不可究窮而况決口枯隧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雖水經亦不得載故雖秦酈二子亦自數言難考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爲經而參以古事則其當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於茫然無着也水經之立目者凡四其曰濟者本經之溢滎而南者以爲之名也其曰渠者因漢世葭蕩渠而直以渠言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爲受渠而爲獲入泗者也其夫隨世汴渠出河而貫梁宋以入于淮者蓋又因汴故名而出于水經之後也此其尤也又如別名之出爲鴻溝爲蔡爲漚爲浚儀渠爲梁魯二溝者又該摠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其叙源雖誤而銓次最在衆流之先於是其迹道所布自成臯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敖山滎陽縣皆行其北已乃稍南穿故滎澤而東出于沙城又北至陽武與葭蕩渠稍會而遂遽復分其南派實爲官渡而北派則純一爲濟也此水經叙濟之源委大致可攷者如此也水經之於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圃田澤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卽濟派中謂與葭蕩會于陽武而分派以爲汴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爲大臣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歸宿也

陰溝之名前史罕見今其瀆隧自陽武別分二枝又不在濟汴正派之內南至封丘而合于官渡此據其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枝者桑欽以爲受渠於良湯酈道元以爲受河於卷縣二說不同而臣以爲受渠爲是也若如酈說果從卷縣受河耶其東流及乎陽武當與濟汴兩派皆合爲一也既三水爲一此之陰溝自北而南橫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者之爲陰溝耶若用欽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封丘合於汴其於事理地望皆無乖逆臣故以欽爲是蓋有理也自此以外反睢渙澗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可按圖得之不竣於辨

葛蕩渠口辨

水經渠水即葛蕩渠也地理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地何在也地理臣按水經河流至于滎陽之北乃曰葛蕩渠也地理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陽之境之內亦莫能的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臯已東卷縣以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敖城西北以地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遜欲建大河水門以洩河怒而援引漕渠爲證曰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釋之曰今礫谿口水門是也礫溪口首正在滎陽敖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當則既與水經契應矣礫谿已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水不應比至礫谿南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經謂濟流既斷漕渠所承惟此水

爲始者指礫谿索水言之也故知礫谿注濟之地正漢世
汴口與之相對也此臣得衆說以言也賈逵之言曰水
門但用木土者建寧之前即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
既有其地而辨水之自礫溪北注者又爲此渠有水之始
則臣謂汴名因卞而得非臆說也

隨汴首末

世言隨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槩言之者也古汴
凡葭蕩渠皆得據以爲稱不可泛推惟水經正名以爲汴
派者在大梁城北亦在城南其正渠本在此也已而東行以入于徐紆
泗者古汴也至煬帝之汴上旣受河暨至大梁又卽城之
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旣貫大梁遂南入不宿泗以
入于淮而古汴之在徐者遂廢此其更易之因也隨汴受

水經

卷五

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河故道亦
非煬帝之所創爲也隨史託文帝嘗令梁睿埽築漢古堰
遏河入汴旣曰增築漢之古堰則增築者文帝卽故堰亦
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下爲石門以入河水而可以推考
者二其在板渚之上則爲建寧石門此門與礫溪對峙在
滎陽西北是其一也其在板渚之下則爲陽嘉石門水經
記其所自曰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古口時人
亦目爲金堤計其地已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隨史記
煬帝鑿汴自板城渚口爲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
也唐之河陰在漢滎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隨文
汴口所因於漢之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耶然建寧石門
比板渚又在上稍遠豈其別有一堰者不曰金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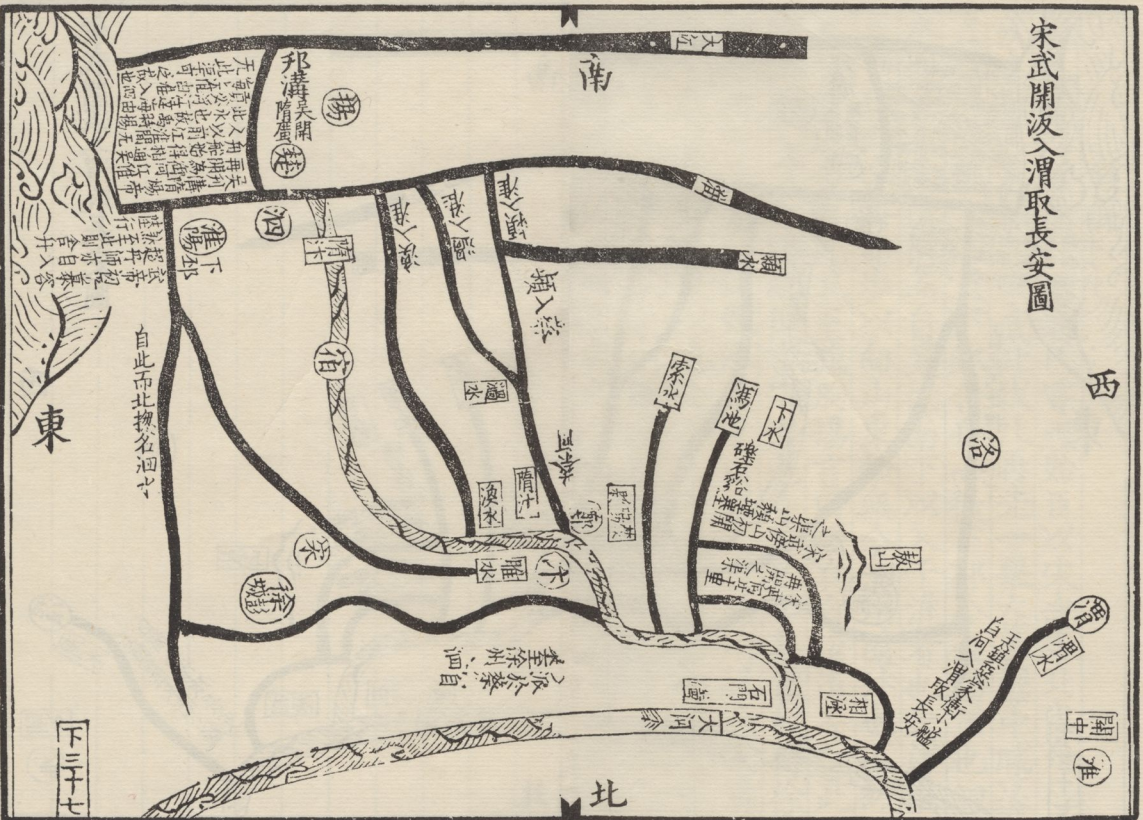
李吉

甫言板渚在汜水東北三十五里而汴口乃六十五里則汴口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叙載河陰縣汴渠又曰隨自板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渚有垠岸未用隄遏至河陰汴口乃爲平地必築岸立門乃得束水入渠不至散漫於是東去板渚二十五里乃始得爲汴口也蓋隨汴首末大略具此而唐及

本朝皆仍隨故

本朝河陰已屬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也

宋武開汲入渭取長安圖



叙說

蘇氏書傳言隨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行
攷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臧蕃
大超則浮淮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下邳今淮陽軍也泗
水即會合南清河而自兗徐南下以入于淮者也夫浮淮
至下邳即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今泗州隨汴也不然
不肯遽以舍舟也其至臨朐揚言曰輕兵自海道而至此
時江無入淮之路故但言海道也及其已平慕容超得徐
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遣周超之自徐州緣汭故溝
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於河其逕道即由徐州故汭望
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寧陵縣汭渠之旁有思塢者乃
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塢名之也自梁以上有官堰可浮

直至滎陽垂欲入河

一漕渠堙廢矣

卷九

通漕運已而岸摧渠塞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以通而
流可以行舟也帝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入河之道者
而沈林子水軍之自汴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說後
世訪其遺迹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
以溯梁鄭滎陽而爲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隨以前由大
梁南貫宋泗之汴未之有也王鎮惡領舟師自河入渭所
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人驚懼以爲蒙衝自
能汭流而上旣入渭遂舍舟厲衆以克長安此亦舟師一
也然則蒙衝小艦不利大川往往必由石門新渠而上
則周超之役其爲舟師奇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南而
北得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叙載以便攷證

閣學 尚書 程公彙

廷進黑水之說上動

大聽因以禹貢為論焉圖啟沃

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南為憐深之忠盡在於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祕館大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

公以法從出守溫陵而

編修彭公提舶於此與

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樞友

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

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拜以請而三

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

乃請於公願之郡庠以函之

吾志也乃出公幣十五緡萬以答

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為水者今以黑也

與水波別之以黃為河者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

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未

安皆識之以雌黃者今以雙路斷線別之斯才一傳

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

有勤功燕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不補哉淳熙辛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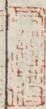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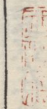
上元後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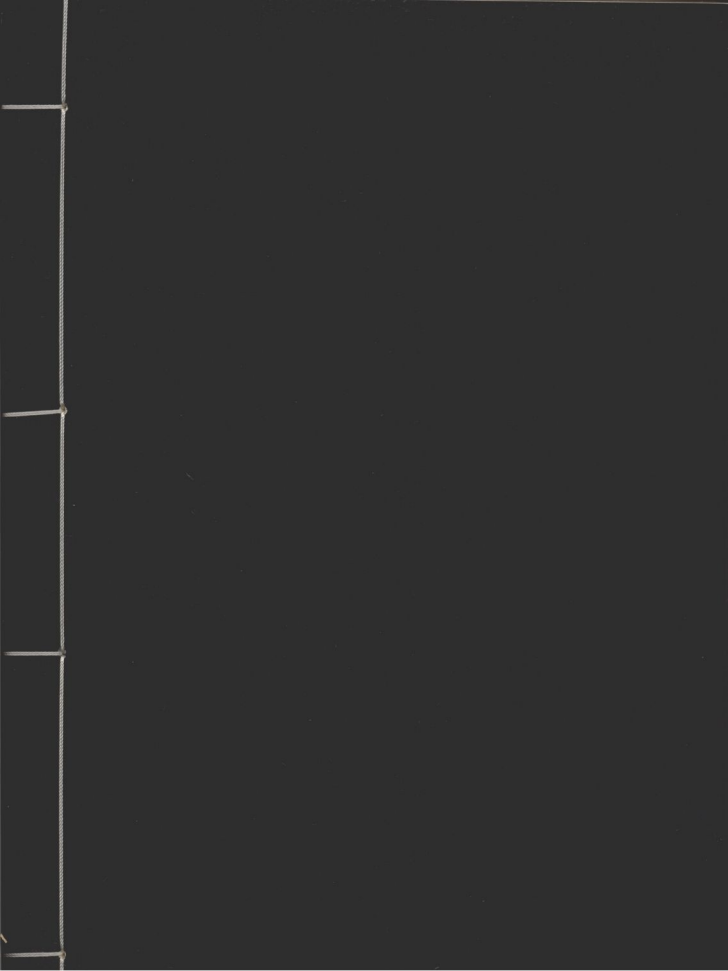
直學林 冠英 陳儻

學錄王 伯修 石起山

學正林 元鎮

校勘掌膳王 以遠





禹
貢
論

三

科尚書乃不論圖序

為近所及周滿天下而裁之為

賢明大吏書法嚴肅絕非一見

生兼古之漢水乎聞切道王景治外而賜以所員前

曰圖云者為其道里然連功緒以段故屬以書之則

為宜難效其已古矣子嘗恨古圖不仁聲並諸儒耳

受厥法無所管據每對為負職闕然一高如與物筆

復太學與今 泉守得入僧冠而中華子負以華書

又適同一會每相與談經至不安樂斯大在諸儒之

說不能通其語方事場軍亦舉于文字本形失竟也

以觀四年 徑公以詩從者尚書 其五門下直觀

行其書制曰為其大川士而諸儒 卷之六



禹迹所及周徧天下而載之禹貢者僅餘千言其施置闕大而書法嚴簡絕非一見可以遠解故薦紳先生難言之漢永平間詔遣王景治汴而賜以禹貢圖曰圖云者爲其道里悠遠功緒汗漫故圖以著之則禹貢難攷其已古矣予嘗恨古圖不存歷世諸儒耳受臆決無所稽據每對禹貢輒闕然不滿紹興初肇復太學與今泉守程公偕冠而中弟子負俱業書又適同一舍每相與談經至不安處輒共歎諸儒之說未能通貫時方事場屋作舉子文字未暇究竟也淳熙四年程公以侍從講尚書禁中門下省頒行其奏劄曰禹貢大川七而諸儒沿襲乃譌其六子聞之有會於心而疑其是正之難也已而聞

上即講殿問黑水甚詳知公有見俾之來上程公具以其所知爲書以奏

上見之大加褒勞詔付祕書省藏以垂後予聞諸學士大夫稱其精博實未嘗一見其書也六年出筦閩舶明年而程公以敷文閣直學士來鎮泉南暇日論文因請觀之公欣然出副本相示子取以歸熟而復之則其書條理甚備辨正經指者著之於論論凡五十有二論嘗指事說理而當證以山川實地者則事爲之圖圖三十有一至其事不隸虞夏而原流本出此經者則又爲後論八篇數千年間州域更革山川迹道率皆本禹語以爲之宗而後取歷世

載籍以爲之證其所據謂是者必其協諸經而始乃始肯措而其救正前人違誤者亦皆稽案經語而執規矩以格方圓其不合者有狀而非自出若語也至於采以爲據者惟輿圖史志之所載兵師使駟之所經實有其地甫以立辨至於稗說貝語竒聞異教荒忽誕謾不可案核者悉棄不取嗚呼亦勤矣而無一語不從禹貢以出于子乃知衆稱精博者不誣也若九河之淪於海三江之當爲一嘉陵江誤爲西漢而漢中之漢本無二派濟水適溢爲滎而濟之爲濟實非潛行地下弱水之既西黑水之入南歷世禹河漢河之別貢道入河入荷之誤以其言而宿之禹貢若合符節無所差爽予始念孟子之言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程公之於地理禹迹可謂求之而知其故也矣是可傳也且其奏

御之語曰東西朔南漸被聲教皆自此規摹以出則其拳拳不獨爲夏世故書發語而已

聖天子亦既知其志之不狹矣從而褒諭之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該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要其歸爲功甚大則所得褒寵亦不止義訓之近也郡博士陳君應行請以其著刻木郡庠布之學者而求子文爲表子不容辭故爲之書淳熙辛丑孟春既望

承議郎提舉福建路市舶彭椿年序

程尚書經進禹貢論總目



進表

論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一 | 二十 | 十九 | 十八 | 十七 | 十六 | 十五 | 十四 | 十三 | 十二 | 十一 | 十 | 九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荷 | 濟 | 濟 | 濟 | 濟 | 逆河碣石 | 碣石逆河 | 碣石 | 碣石 | 碣石 | 逆河 | 逆河 | 九河 | 九河 | 九河 | 九河九江 | 大河 | 大河 | 大河 | 大河 | 摠叙 |

二十二

荷

二十三

荷

二十四

九江

二十五

九江

二十六

九江

二十七

九江

二十八

三江

二十九

三江

三十

三江沱潛

三十一

三條荆山

三十二

三條荆山

論下

三十三

漢

三十四

漢

三十五

漢沔

三十六

弱水

三十七

弱水

三十八

弱水

三十九

弱水

四十

黑水

四十一

黑水

四十二

黑水

四十三

正誕

四十四

地名

四十五

鳥鼠同穴

四十六

田賦

四十七

田賦

四十八

田賦

四十九

鯨

五十

夷夏

五十一

夷夏

五十二

禹貢後論序

後論

一

河

二

河

三

河

四

汴

五

汴

六

汴

七

汴

八

汴

程尚書經

進禹貢論總目

禹貢論叙

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上進

臣惟帝王臨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面勢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夷八蠻之區域必先究其曲折表裏然後宏撫大略得以審所施置而效之於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故其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旣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是故功力所及地平天成不愆于素知所措而措之罄無不冝也今其載之禹貢雖曰主爲水役而區處夷夏播敷聲教使四海得爲唐虞真遺範所詔蓋帝王必當取法者也孔子采錄而紀之書豈直爲行河者之地哉大有爲之主將陟禹迹以方行天下是書也即禹之輿圖地志而可證者矣然而極天下大川如江可

七十

淮漢濟窮水黑水北者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而其名稱迹道世傳失實六諺其六人主苟欲追會禹績而不得七者之真正猶禹之行水高山大川其猶未奠而欲行其荒度則將何據以爲施置之序也然則士而攷古以待有國者之采擇推諸世務宜無要於此書者矣然去古益遠簡編不與禹接其辨正實難顧有一者經文雖簡而於事情無所不該如即其簡而得其該則雖茫茫之迹聚見於千餘言亦旣無所乏少若但病其簡言外輒無餘見必且越而求之經文之外說成而經不應則於摭據何賴臣爲此故方其疑悟古說則盡屏訓傳獨取經文而復熟之研味旣久忽於一言一字之間覺其意指可以摠括後先則主以爲據而益加叅校旣其通之

一經而合質之旁史而信替諸人情物理而準於是躍然喜渙然悟知甚簡之中有甚該者焉如人有脉綿綿若存可以精察而不可以亟見然後知聖經之異於凡史也積其所見撰次成論凡五十有二篇豈敢謂能有明然童而習之白不知止亦冀施之實用不徒爲此空言耳臣近因進講黑水遂得陳道其素

聖明盡下不以爲愚而

寵褒之且
宣諭臣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關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摭證之用功甚大

嘉賞至于再三俾之采

上臣恭稟

睿訓豈敢以淺陋爲辭謹具所著論繕寫塵

獻夫其淺聞而博攷居千百世後而討究前人之未安持竅啓之見以數露於

天縱聖學之前極自知其不量然千慮之愚或庶幾其一得者率皆本經而求之傳會傳而反諸經因禹貢以言禹貢未始舍經而自出一見以此致之

君上非臣之敢爲若言也禹也書叙載其經啓功用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臣惓惓所願効忠者正在此語也若夫山川方域散在四海而名稱迹道不啻千百其變臣所著論撮總其事而不能縷陳其方鄉位置則別爲之圖以表著之苟蒙
采擇庶幾便於

省覽淳熙四年六月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
侍講臣程

大昌

謹叙

禹貢論上

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上呈

一
摠叙

臣初讀禹貢於本文甚疑者凡十有二目而於積卅師傳之說有不敢主信者蓋亦三事也禹力之著於河居天下諸水之半而斷自大伾以下河道所歷無能主言其地九河逆河碣石在經甚明而亘古究求竟無所宿三江有岍有北而南江不見於經九江之爲九爲一莫知經語之所的主弱水黑水諸家皆謂在甘沙數州則當南流入河而東注碣石經顧於弱水曰既西於黑水曰入于南海漢之在經但有一源而後卅分之以爲東西兩派濟既入河而對出於滎乃不名河而復名爲濟九州分載所道之山名附其境惟梁岐二山舍雍附冀荊州去海尚遠而預書二漢朝宗于海九州貢道苟其不能自達于河則皆書其所因以達者如浮汶達濟不必竟之於河獨徐貢踰濟不書而徑以達河言之既曰任土作貢而九州田賦其甚相高下者至差數等凡此十有二目皆臣所不能遽解者也荆有荆山梁雍亦有荆山諸儒必欲會而一之曰荆山一山也而有三條其脉絡相貫江河不能間斷也自斯始有以地脉參之治水者沱潛二水荆梁適皆有之其名既同諸儒亦欲會合爲一曰沱潛雖在梁而分出於荆如濟之於河出而復入也自斯又有以伏派水味而言治水者此皆臣所不敢信者也臣既已積此數疑而諸儒之論又難益據於是誓合經傳研切事理詢諸身曾經行者以沱參會

而究窮其所歸久之乃始大悟曰禹之貢廣矣力矣而不
出乎因也其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
也孔子叙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鯨之績用弗成者障也
陞也不善因也禹能繼鯨而就緒者反其道而用之也功
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亦豈外於因哉因者本其所自然
而無所增損云耳行水作貢元有是事則本其故而書之
非竒非鑿通乎萬世是以得名為經也臣於是用此一理
而究求之凡向之疑者悉可釋諸儒之難信者悉可折衷
也若夫經文時有闕略自其體簡耳若得其意而通之以
其所及槩其所不及本文既明正理自見初不必外立詭
異以生經疑此臣讀禹貢一書之通旨也

二

大河

河自洛汭以上行乎地中它水反來注之故未嘗有所泛
逆而經之所書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亘古今可
攷自成臯以下垠岸高於平地故在古已嘗溢為滎澤播
為九派而其迹道不主一地矣逮及後世決齧流徙至不
勝載而津瀆悉變古始於是自大伾以至降水大陸說者
甚多以其說而揆之則河道經文悉不附協不待至九河
而始放紛難究也然尚其有攷者賴經指著明可主之以
為宗本焉耳經之叙河既至洛汭乃曰又東至于大伾北
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其次
序方面嚴整有倫故可酌理以究世傳之信否也張揖以
大伾為成臯而薛瓚不以為然曰大伾當在汲郡之黎陽

不當在河南之成臯是二說者黎陽之暨成臯俱不以大
坯爲名而臣得以瓚說爲是者經之於河方其自北而東
嘗即底柱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久垂欲折北亦當
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叙則黎陽實爲愜當而成臯
則爲太蚤也是故當以薛氏之言爲正也若夫降水則說
者益多惟貝河請信冀都信之間有瀆而枯古名爲絳頗與河近
諸儒多以應經然經曰北過降水則必河水折北而經其
地禹迹乃得過之今貝冀之間枯絳皆背南向北而漢以
後大河反在魏貝之南若以漢河爲禹河則禹之施功於
河無由迂歷其地鄭康成固已疑之於是因淇水之自衛
注河也順飾其水以應古降已而不自以爲安則又以館
陶屯氏河當之酈道元關淇共不用而主屯河之說其言

曰地理志絳水發源屯河及至信都復見絳名河之過絳
當應此矣是說也酈實無以得絳水之真遂牽合以信其
說然考地理志首受屯河而末流入漳者自名張甲河元
非絳也雖中間迹道頗嘗穿絡枯絳而漢志本無絳水之
名則酈其更易它水爲絳以應古語其與鄭氏之誤曾無
以異也至於大陸尤爲散漫地理志鉅鹿郡鉅鹿縣北有
大陸澤後世率祖此以爲經之大陸然漢鉅鹿縣唐邢州
之平鄉縣地也今河旣不經邢又其地反在枯絳上流則
與經之先過降而後至大陸者不同殆又不可據之以爲
經證雖孔穎達輩極爲詳博而不能究求其當則亦以世
遠載籍斷闕無所據以極其詳密焉耳今去古日益遠禹
迹之在名山大川者其稱謂位置轉徙益多而臣廼欲究

極其變以發明經文本指實所不量然攷古談經正業儒者之職若人人畏之不言則古典何賴故卒究之

三

大河

以臣愚見周定王時河徙故瀆至漢元光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則漢河既非禹河而世儒乃欲即漢河而求禹河所經曰此當爲降水此當爲大陸如鄭氏酈氏可謂博洽而降水屯河之類皆追末失本不足以得古事之真它人何望哉臣爲此故先與之辯別漢河禹河所據之地所奠之方然後即其位置以按求禹河所歷則夫降水大陸或有所宿矣遷固二子同言禹釃二渠其一北行乘高者明載禹貢道河本語知其正爲禹河矣而餘之一渠乃皆不言何向孟康酈道元輩相因皆以漯川命之且謂在漢魏之

命

也

世不枯而流者是爲漯川其空涸無水者是爲王莽河漯川者亦非頓丘改派正逕特以漯在禹時嘗分河爲派又與漢河偶皆在王莽河之南遂舉漢河附之漯川以傳合遷固之謂二渠皆禹力所釃者耳至究其確實乃自漢河而非禹迹也其在北而枯俗名王莽河者槩之漢河其地並北而高即遷固同辭以爲禹懼平地不勝河悍而載之高地附降大陸以行者也此其位置近似禹河而世父難明臣亦未敢遽以易言也於是參以歷代地說而究求孟酈二子之所言審其不妄乃敢主執蓋地理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入于海旣曰故河則非班固時見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不能直達于海則非分枝小河矣桑欽叙河自戚城以至大陸悉以大河故瀆爲目而孟康酈道元

正以王莽空河當之合二古河者之源委以言雖瀆空無
流其灌注首尾難以審攷然大略自魏郡以至大陸粗有
迹道可尋而又大陸一名正是禹河所逕則此之名爲古
河莽河者其本爲禹河亦已審矣載以杜佑李吉甫樂史
地書攷之此之枯瀆自漢至今猶不埋平蓋其在唐貫穿

魏

唐魏

博平

博平

原平

三郡

之遠

大抵

常與

漢河

夾對

而行

中

間

相去

遠者不啻百里而近者不能五十里雖䟽比不齊
而漢河常行乎南故瀆常在其北推方而命則其受水而
東南者即元光改流之道而空枯但存遗迹且在漢河之
北者則禹貢正逕也其所從枯則以河流更徙而空奪之
也其位置相距流涸相易會古記古迹而參觀如白黑相
形更何疑乎漢王橫之言曰禹之行水本隨西山下東北
去自周定王時河徙則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
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夫橫謂西
山者太行常山也今河非禹穿者乃漢河也其欲乘高而
復禹之舊使於漢河東北入海者乃遷固所謂引而載之
高地以入勃海者也合遷固王橫之言以爲臣言之證而
王莽枯河之本爲禹河益明矣夫使此河而非禹故迹孰
能闢地爲隧施功力於數郡無用之處如此其闊且長也
乎况漢世河決其分派北流而與漢河比大者爲屯氏爲
張甲亦嘗灌注莽河以爲之道而此之故瀆不間三郡堆
阜原隰悉皆貫徹其間能使決河之力不能自爲之道而
因其見迹以爲之道此不待多辨廣喻而其意象宏長非
古來大河其孰能當之

禹聖人也其遺迹在河世不以禹命之而轉為王莽者臣嘗攷之知其語起於三國之魏而非漢人肯為此語也班固之志第曰故大河桑欽水經亦止曰大河故瀆而范曄之志郡國本東漢計簿亦曰故大河皆無謂為莽河者其以王莽為目据臣所知則曹魏時孟康訓釋漢志始有其語也自此以後酈道元杜佑李吉甫輩皆祖述其說曰古河至王莽時始空無水也夫魏郡之北號為故大河者自周以至元光河既南徙則已空涸是以班固志地命之為故豈待至莽時而後空也耶亦猶濟之入河不知何世何年改其舊逕而實亦未嘗竭滅世惡王莽亦曰濟之枯也以莽則知河之改瀆本不因莽而莽居世議下流則遂舉以諉之其例同也夫其譌固已如此而其所從譌亦必有以臣又嘗究求其故蓋魏郡內黃縣唐之涇州清豐縣地與汲郡之共城接共城有城而廢實王莽所築適會內黃有河亦枯涸無水二者相去不遠世久無能究求其始因此城之實為莽迹而遂以河之枯者併歸於莽流傳既遠併與長瀆之巨數郡者同為莽河而遂不可改辨夫其譌誤所起曲折如此則禹河之不為禹而名之以莽具有載籍非臆度也

王莽河本既禹河而後世譌變其名矣至其河之所經又有古絳其方鄉名稱悉與經合則不獨可因絳瀆而證古降之所麗亦可因古降而證禹河之所莫也絳瀆自唐具

州漢清經城有故迹焉已而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唐冀大

州

抵北向而及古河於信都之北則經之謂北過降水者於是乎應矣而又有可證者古河既枯而絳瀆亦枯皆以頓丘河徙而向來北東灌河之水皆轉注東南故併絳之小水亦空此其同爲一理者也昔夫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問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里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爲此之故益傍東北展轉求之故隨氏以趙之昭慶縣爲大陸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爲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爲陸故縣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今去古絕遠隨唐之名二縣以爲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姑雜信疑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傳會者其通多矣且夫漢河之與禹河自周漢而後分爲南北兩道今而驟語人曰漢河既徙而南則並北而枯涸者本爲禹河人將莫之信據然臣敢主執其說者古絳大陸之在貝冀深者以漢河地理參之則南北相背無一而相毗近以古禹河按之則趨東而北者方面向背悉相附並此豈筆舌空談所能強合哉過此而益直北東則當從九河求之

河有九河江有九江古今槩謂分流爲九以經考之江特一派耳不與河同也經之序九河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先此播而爲九旣又合而爲一其文甚明九江有是哉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其曰過者禹自記其所經如曰過降水過洛汭者是也初無分合之文如九河然也河流自積石以下經後世之西夷北狄放乎冀雍豫兗以入于海源委半天下而其衡廣曾不能以與江並郭璞所以謂之踰淮滅江也夫以如此源委而又益以滔天襄陵之水其勢自應不能容受故上流則溢榮爲濟而下流則播一爲九理之必然者也若江雖巨蜀而會漢蠡亦旣闊長較其所容比河特寬水不甚溢故禹功之施諸江者亦甚行略荊州之文有曰江漢朝宗于海夫江漢會合於荊荆土海尚三千餘里安能必其下流順道而遽以朝宗目之正以江大而容受多於時不至甚泛故敢預斷耳設若尋陽一江所不能受而披裂故迹播越爲九藉曰古今陵谷遷變失其迹道不知一江方裂爲九不越千里安得便有一江能容向來播一爲九之水也若夫河之旣九而會爲逆河是有說也水益多地益下隄防所無如之何則其爲九爲逆皆於棄地中分合自如非若九江在荊方行地中不至與河比怒故亦不至分派爲九此臣所以知九江之異九河也

七

九河

九河之名爾雅有之曰徒駭馬頰覆釜胡蘇簡索鈞般鬲津是也漢世許商按求其故於成平東光甬界中徒駭胡

蘇禹津謂有逕道而三河以外李尋解光平當皆有意按
求竟不知其地則舉而付之無可推求曰故迹今滅難明
暨漢以後儒者以知人所不知為博凡河流名字稍與九
名者略相近似則隨其所見並緣文致以為某河某河至杜河佑
會歷世增繁之言謂真可信而著之通典曰徒駭禹津鈞
般胡蘇在唐之景城而馬頰覆鹵在平原蓋九得其六所
不知者太史簡潔而已夫河患惟漢最甚其講求禹迹亦
為最詳又與三代耳目略接其所得知者塵塵三河而亦
不能真確不知後世日遠於古凡其載籍皆非漢儒之所
不見則其所得河道何從而增多於漢此殆難以輕信也
又如漢人所名三河其一謂為徒駭者班固明著以為得
之民言而其河乃滹沱也夫滹沱發源代之鹵城至勃海
之丈安別為一流以入于海自與大河不同源委則安得
謂為分河而九者之一也又如平原篤馬河漢志第名篤
馬本不與九河參豫漢以後乃因其名與馬頰相近遂又
增變其目以為馬頰諸如此類皆不悉九河之所以九故
說雖多而卒無底止也

八

九河

漢世既不得九河之實最後鄭康成出則盡黜漢人所言
不用而別為一說謂八河者故嘗為齊威公所塞則不可
復尋矣酈道元宗用其說而孔穎達因又推本緯書以證
之曰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是二語也即鄭
所主執以違漢世之所共傳而獨以齊威填塞為然者也
然緯書起哀平間既非古經正史自不足據而又揆之以

理知齊威之力決有不能堪任此役而鄭氏之論未確也漢時河決瓠子合濱河數州民力以萬乘之尊親負薪率塞尚有山平地爲河之歎則塞決之難從可知矣若其九河既已爲九歷三代盛世聽其自爾而齊威公一國之力獨能塞八歸一爲三代之所不能爲有其理歟況河隄左右對立塞左必衝右故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是以河流入汴則幽冀蒙利河決瓠子則鄒無水患其理然也若威公之時八流同見隄塞隣境對立隨受決灌其肯坐視不爭歟秦灌梁梁不能自救則梁遂以滅若齊塞九河之八鄰國必且爲壑威公之時不聞有鄰國受灌之事而亦無有以河隄致戰者則謂齊塞之固無其理矣而漢人賈逵之論又有可替者也曰齊竄趙魏爲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其當時對河捍水者至漢而故隄猶在也夫齊病河溢方作隄自衛而趙魏受泛已設對隄以與之抗若元有八河齊力借能遽塞而此八河者驟壅而趨趙魏趙魏其肯斂手而聽齊人之訖役乎蓋至此而知其理與事之皆不然者也然則九河者經明書之而漢以後極累世講求莫能盡知其地至其舉而歸諸齊人之所塞則其理又復乖礙如此豈終無以要其歸宿也乎臣嘗以爲古今之失在於以它水常理而論九河特不知九河之所從播非它水安流之比則究九河之所從塞亦不可以常情而加之億度也且禹貢書水無言溢者獨齊有之其書道川無言播者惟九河有之又如逆河之逆匯澤之

匯皆巽出義列絕無它比臣於是得本經旨而爲之說曰
河小而容受狹狹則衍溢則越河而旁出其上流溢于滎
者是也激則震駭震駭則裂河而枝分下流之謂播爲九
河者是也其溢其播非如曰濬曰導有致力之義臣以是
知禹皆因其事之適然而無所期意焉蓋有見於經而非
臣自爲若言也且以大禹而比齊威毋論其賢知高下姑
以所據之地言之齊威之所欲爲豈如禹力之厚齊威之
所欲遂豈如禹勢之該河之播九禹至於任其自播而齊
威乃能遏而塞之有是理乎此不待載籍傳言而人情決
其可料者也



九

九河

許廣之論九河曰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皆不離此域關並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部左右其地形下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據斯二者而言雖未能得九河實地而謂究在九州最下河決率常不離乎此者古今事情之實也彼其狹地不能以受多水則裂一為九雖禹亦不能禁遏也且使禹而欲剗為九河也其必慮一河不能容受而泛冒旁地也慮其泛冒則於上流所經有地可以分殺水害者早為之所猶有救也舍上流不為暨其去海甚近乃始為之施救溢之術於無用之地禹之智肯爾乎故關並所聞以為禹治河時常空此地以待水之放溢知臣之謂共禹致力者信矣

本朝李垂上河書曰兩澳而下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公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垂之若言深究事情漢以後行河者皆不能及也或疑九河既道與濰淄其道之同既曰道矣必昔有其跡今復其故也是不然九河之初播也自河口數之則為九過此以往則曼衍妄行無復津畔禹度不能回轉也因從而疏濶之如道山道江淮然因其勢而利道之使循其派不致泛濫妄行則其疏濶者效矣是以謂之既道唐人顏籀實嘗言之意正如此不必謂古迹今復乃得謂之既道也

十

逆河

水非一河能容故播爲九旣已爲九安有一水能受九河而名爲逆河也曰此皆水之變非可以常理言也漢世之謂勃海者旣古充冀最下處矣逆河者又當九河之最下處也旣爲九河凡旁地稍高者水不能冒故猶可以九數數之至於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者傾會焉雖其兩旁尚有涯岸其實已與海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惟其未爲海也故未可名之以海雖其猶爲河也而它河不能與之比大故本其實而命之曰逆河逆河者言迎受九河之河也本其言想其處是且播且逆皆於海濱窪地必爲分合非可用它處義例商度故曰水之變也非禹而實爲此也蓋天下事固有近似而可相發揮者後世漁陽之泉州雍州云海不遠冀北境之水聚注其地清湛且易滯沽復寧沁隨所遇_{海倫上}溢流旁出鍾爲數澤其支脉汪受不復可辨說者謂爲九十九澗又目之以爲派河尾也六水之鍾爲淤澗其多至九十有九豈有致功而陂蓄之者哉水聚而地卑其數澤之多固其所也水經至此不能別爲何水何名而摠以派河目之則亦九河合一而槩爲逆河之義也派河之派雖多尚有枝條可指故立派以爲之目逆河受九道而一之不復更有派別則以迎受命之其迹雖殊理則一也

十一

逆河

詩頌之祀四嶽河海有所謂翁河者即逆河也逆河之翁九河猶喬嶽之惣墮山舉其大可以該其小也鄭氏不達顧謂合九河以爲一祭溺於時見知九河之大於它河而

忘翁河之能該九也王莽於南皮建迎河亭其地非矣其名之迎河得逆河之義爲多而於禹貢特有發明也臣故有取焉若夫逆河之比九河其容受之多合并之怒幅負之廣必有地焉能兼勝九大派使無決溢乃適爲稱則夫逆河之當講求其比九河益爲機要而漢世儒者詳於播九旣不能得九者之所宿略於合一則直付之不敢擬議以是知漢儒之於九河皆浮揣泛證而實無所究竟故昧於緩急如是其甚也臣爲此故常不安於漢儒隨事傳致之論而思得愜當事情之實者以與經意爲底止究求久之乃有得於王橫水經作王璜之論爲先時韓牧欲即禹貢九河處穿河以殺水怒其說曰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橫闢之曰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

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失橫之若言也以當時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世之言禹貢者失替焉臣於是用其說博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則是周漢已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世所指勃海之地矣遷固親著周漢河徙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道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河逆河入于勃海薛瓚從而正之曰禹貢河口入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勃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塞徙移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山冢趾皆石無有徙多摧折之理也漢河旣不並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

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矣

十一

碣石

經之叙碣石也與太行常山相爲匹敵則是山亦大矣諸家以爲碣石云者碣碣然立於海旁蓋居遼河之口大海之湄峻卓可表者也當古河之未徙也合河海濤波匯闔其趾而北山自若想其意象較諸上流之底柱江峽之灩澦堆其堅高當踰之矣底柱灩澦從古至今江河二大力所不能動則夫碣石者設使水能包之以入海亦決不能摧之使仆沒況在平地則其碣碣者益亘古今也漢之河雖舍冀北境改注勃海東南若使古河故迹尚在平地則是山富在逆河故道之外而岸海以爲表識若使古河誠如王橫所言包淪入海則是山亦應兀立海中不應仆沒

卷十

海論上

十五

三十一

無見其理可推也考之後世冀境凡濱海之地無有此山故鄭氏推方而言替本戰國策而謂碣石者常山九門有之范曄采合而書之於志曰碣石有山在此縣境此亦以意推之疑其當在古冀之東耳孔穎達從而辨之曰唐世常山無此山也夫常山誠無此山矣蓋嘗深攷歷代載籍而凡並海受河之地亦無此山則九河逆河決不可於平地推求而王橫之言有證不誣矣地理志右北平之驪城縣有大碣石秦始皇父子皆嘗遊登其上勒銘紀事而漢武帝亦嘗至之酈道元所書特爲詳具曰其石今於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柱形徃徃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至潮退不動不沒世名之爲天橋柱言昭指之以爲碣石且推究首尾謂漢世水波裹食地廣

碣石當已苞淪於海故歷代釋經皆援此碣石以爲之據也

十三

碣石

顏師古杜佑李吉甫皆以此山之在驪城者爲禹貢碣石諸家亦多祖用其說孔穎達又從而疑之曰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以入于河夫孔氏之疑是也其所從疑者非也秦皇漢帝所登碣石直右北平之驪城而右北平無古今皆在海北不與冀東舊河相並則其謂此之碣石不當爲古冀碣石誠有理矣然漢河入海非禹之舊則主碣石以求冀境別自言理不當但以唐世所見河道而徑疑禹時之不然故曰其所從疑者非也然則以碣石而較底柱灋瀕彼二者能

自立於江河聚怒之衝而此山此石不能自存於海水散漫之地更秦歷漢冀境矣無所見時君所登乃僅得之右北平此其故何也臣嘗不快於此深加討求乃知此之碣石即古冀之碣石蓋其方望地里可攷也唐之平滄二郡隅海而立其側出而在海北者平也其橫海而在海西者滄也以古九州言之平純爲冀滄則中分其地南當爲兗北當爲冀也九河之播在大陸北大陸於唐爲深州深與滄東西相距則九河入滄當趨北斜行是旣以平爲鄉矣斜北之極又有逆河承之乃入于海則逆河之地當距平不遠矣合滄境南北言之以里數地蓋五百而遙以此五百里海水爲九河逆河故地而取其北傍驪城之碣石以爲冀境對東之碣石則正逆河注海之地也逆河當於此

地注海而碣石正直其地其不真爲禹河碣石也乎張折嘗言碣石已在海中而酈道元引其言以主王橫九河淪海之論豈亦有見於此耶

十四

碣石

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求美門刻銘已巡北邊從上郡入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已而遂至遼東而還漢武元封元年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而歸夫始皇之至碣石而歸也以北邊爲向二世以及漢武凡至自碣石悉以遼東西爲取道之始則夫秦漢之謂碣石者皆驪城之碣石也夫萬乘既可自驪城而登則是山也有似乎附著驪城矣而巨猶主斷以爲逆河故山者地望旣其可推而事理亦可揆度也當九河之

未爲海也冀東境之比漢唐尚有數百里平地隨九河東出則此時碣石正麗冀東而北距北平則自應爲遠暨九河淪入於海冀之東境蹙西數百里碣石益與冀東相遠則北距驪城乃更爲近故秦漢之君慕古而求登則必取地望近者而緣之以往此其所爲必於驪城而求至焉非謂山與驪城附並而可徑登也且夫秦皇固嘗涉洞庭而赭君矣君山四無垠岸豈其不以舟濟而史家不書則夫秦漢之君登勒碣石其浮海曲折不傳正以史略其辭而豈嘗直有陸行徑道也耶且夫酈道元之言曰大石如柱立於海中往往而見則不可謂之附岸矣特其地望與驪城相直爾其曰往往而見者非每望決見之辭也或見或不見特未可必也是知其決不附著驪城也又如酈道元

之在元魏記叙驪城濡水謂齊威公征孤竹固嘗至卑耳
涉贊水而驪城者古孤竹國也魏時自孤竹南出則城外
遽遂為海無有所謂贊水卑耳之谿於是遂以所聞見立
為之論曰此谿此水在漢世已與碣石同淪於海久矣推
道元此言以觀之則秦漢之時碣石既已不附驪城均之
其為中海之山焉又皆同在冀之一角其在平之驪城既
可以命之以為在南則自滄言之豈有不可命之以為在
東者乎世間推方命物者以莫不然而何獨於此而疑之
也歟

十五

碣石逆河

載籍之言碣石者多矣晉地道志曰秦築長城起碣石諸
家謂正在高麗境內則自不足參較而右北平樂縣又有

尚文論上

十八

揭石水亦附揭石為名且在古冀北境則似可以參廁其
間然是水也自樂縣會入官水既為官水乃始轉達于海
設有此石自不與海並則亦不足以亂真慕容雋之都蒯
縣也固嘗名其宮為碣石故有謂范陽為勃碣間一都會
者攷其地里正東去海尚隔唐之漁陽北平兩郡則姑借
美名命之亦非事實也臣懼夫名同地近而世於禹迹有
疑則王橫所識九河逆河之在海者世或不以為信故具
著以明之若夫臣之主驪城碣石以為古河口之碣石則
有見於理而非強鑿也凡天下事物從其本同者驗之如
符節契券可剖可散行乎萬里之遠釐以積歲之久比其
會合渾然如一無毛髮間異以其本同也若本非一體而
強欲配合如圓枘方鑿雖同出木工之手而方圓相戾雖

甚巧手不能比而同之也自漢至唐言九河者亦已勤矣不惟其地望渙散不相應愜而其播一爲九翕九爲一當在何方何地無能究窮其歸以會于一則圓枘方鑿不相參協之論也王橫之謂河淪爲海者暴而眎之疑其故爲難誓以罔世聽然而以古充冀而求諸勃海北平則其疆域爲可辨以數百里包漸地望而槩諸滄平則其遠近爲可攷於是九河逆河之趨北者其於驪平碣石遠近方望正相抵際則斷以爲禹河碣石決可無誤也古今著驪平碣石者不爲配合禹貢設而臣以意準之自疆境地望色色正與經應如符節契券悉無差殊則亦以實在其地故雖包淪於海而可以討求得之天下之事其豈不有本然之理哉

十六

逆河碣石

禹命上

十九

近世儒者亦嘗疑逆河之一不能容播河之九矣則爲之說曰逆言其受同者九河一致也非別有一河而名逆河也是亦有其理矣然即此逆河入海一語而傳致其說則九派而一名尚可言也經之記貢自海遡河則曰夾石碣石其於道山而濬川距海則又曰至碣石入海夫其自川合海由海遡河回復言之悉指碣石以爲底止若謂九河皆爲逆河則不應每河皆有碣石也若謂一河獨有碣石而貢道偶自夫有碣石者而入則經之所書䟽道冀山正以碣石而識入海豈其河之無有碣石者不在䟽道之數乎此可以知其謂九河之末各有遡河者必不然也由此言之九河之合乃爲逆河逆河之口正並碣石其已明矣

而漢世言河者豈惟舍逆河不言亦無有本碣石以驗河道者其得謂爲知古也耶趙商嘗疑九河分合而質之鄭元元應之曰河之分流正在兗界復合爲一乃在下方鄭知九之合一在河下流矣而不斥其合并當在何所故孔穎達得以議鄭元之不知也夫博如鄭元而猶遺其所宿則漢儒之言九河者正如終日談射自謂有見而未識侯鶴所鄉不知詭譎者果爲何事也此無它漢儒之謂九河者非真九河也既強取它流以應古目不惟不究其九而其謂九河者乃各隨所派以自入海彼於播九尚未知所宿自應不暇究知九而合一者之如何也而況能因碣石以討求河派乎且夫謂之九河則昔之一者今雖爲九要其正派決不遽塞則九派所該正派必居其一合今漢唐諸儒隨其所得河道多少枚數之以爲數而皆黜正派不數則亦近乎可嗤矣夫逆河固恐不察其理而碣石在經凡兩言之亦無有究其在亡以驗逆河之所奠者巨然後知求九河於平地者之爲附會而碣石之在冀東可以信王橫折酈道元之所共主者爲不妄也

十七

濟

濟水發源河北旣入于河而能南出爲滎自專一流綿亘兗豫直達于海以意想之必其水力之大能橫衝大河使其東流隨之以南乃適可耳濟力比河不能十一二決無此理孔安國顧乃順經爲文謂其真能截河橫度也孔穎達輩固已疑之而不能究其所歸則爲之說曰河濁濟清濟之南出也清是以知其能截河此其說似是而非今世

兩水之交清濁未嘗不會固嘗見少變於多矣未見多變於少者也涇比渭差小於其會也則已曰涇以渭濁矣孰謂濟能亂河而南尚能復清乎詳攷之經知其所為自北而南者其明不待為此曲說也經之文曰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夫其為濟而入河者禹貢書例之常也既入于河而對溢為滎以東出于陶丘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以紀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學者當於其變而究義焉不當守常而妄鑿也且河自積石以至于滎其受水之多豈止百濟異時不溢獨以濟溢何也古今惟晉地道志推其所以曰濟與河鬪洑為滎澤夫鬪誠可洑矣獨不思鬪而能溢猶亂於濁而不失其清皆力敵而勝者能之度濟力於河能乎不能也故臣謂濟之溢非一濟之力也伊洛漚澗為之先也經之叙豫曰伊洛漚澗既入于河滎波既瀦夫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而散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漚澗悉以水會河既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滎本平地濟無故道故蕩激為波而越逸東出以放乎陶丘之北焉即書法以想事理則經意甚該且明不待它鑿也且夫河之所容狹於江而水之來注特多於江至此而溢者滿也使鯀當之未必不求有以隄障其溢而強禁退之也苟其果出於此則滿者無所復泄正恐河播為九當在滎黎而不待至充也課其所傷則耕桑成業豈海濱棄地之比歟禹於是聽其自溢而徐加順導既可以分殺河怒而充豫平陸自

應無患所謂行其所無事者非此之類歟

十八

濟

濟既南溢其下流遂深長徹海當時貢賦所經州境所畫皆以濟為斷而周官叙川於兗則曰河濟於豫則曰滎洛然則初雖適溢既成大川遂自虞夏以至三代列為四瀆不見有言其塞且徙者至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鄭氏曰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為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為源河口有徙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益可以驗臣言之信也自桑欽作水經其叙載濟水自北入南以至達海悉符禹貢信如其言則滎本

禹命上

千二

續漢

不枯而鄭酈二子書其所見亦已誤矣然臣有攷也河之南本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始今桑氏叙濟自成畢以下凡七折始至滎瀆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為陽水北為陽滎陽之名縣也以在滎澤西北故京相璠謂滎澤在其縣東南者是也今桑氏記濟乃反自滎陽北過則是滎陽乃在滎澤之南耶此其失蓋起班固矣固於滎陽叙浪湯渠所始而曰其首受涕夫渠在後世為汴汴在滎陽之上人力所為也河溢為滎而後河南乃始有濟則滎陽已上安得有濟哉此固之失而欽襲之也酈道元雖本桑書以為經而時時有所駁正蓋亦其理不安耳至杜佑通典尤不以為然曰東漢郡國志云王莽末旱滎渠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實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

陽陽武寃句乘氏等縣一遵禹貢舊道斯可以見其不詳於
是凡桑氏所叙濟水下流佑悉棄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
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命名者失於詳考其說
直謂滎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

十九

濟

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
于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
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臣嘗攷之古史兵師
輟餉所經及詢諸今日曾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而唐
高宗亦嘗怪其時濟水與源斷不相屬而詢諸許敬宗矣
然則滎澤雖塞其流固未嘗竭佑何以旣言無有也以理

禹命上

二十

樂遠

推之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脉豈以濟溢
而有豈以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委闕長可以該它水
而直達于海故得為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州之水循溢
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而後世肯不
以濟目之乎樂史曰荷汶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
說蓋出於佑而佑不能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也樂史雖
能本佑語以為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攷也充豫之
境凡水自南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荷汶碩荷汶
特其大而可數者耳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
而荷汶則其要會也陶立以東適與荷會而遂分派會泗
以注于淮者濟之至荷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于
海者濟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

河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荷汶故流未嘗竭滅又濟率並河河凡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水皆為濟水雖受河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常通古今則酈桑所書悉皆寶錄佑因後漢一時滎口塞絕併與下流沒之以為無有雖其所考荷汶最為精要亦併沒而不言豈其得實哉故夫桑氏之失既引它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絕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仗以為指南也今而若此其且并與禹貢無考矣

二十

濟

紘之水例以小入大則大得兼小不復存其故名矣漢之入江洛渭之入河江河之入海皆其例也今濟之既入而出也復得為濟者何也臣以為禹皆因事命之不自立意

禹命上

于禮

也且夫沂既合泗而後入淮但一泗耳經於道淮猶以其近沂而并稱之曰會于泗沂也漢之入江已變名為江而猶循方命之曰是為北江是為中江禹不自加合并也梁岐固為雍山而䟽濬與冀同時不嫌越境以附之冀則濟之溢河而還復為濟自禹貢紀實之嚴不失其故焉耳豈用求諸深遠之地也至許敬宗之對高宗則恠矣曰濟水自溫北入河而湫流從滎南出古者水官不失其職則能辨味與色潛合而更分皆能識之此不知聖經書法而妄以怪神言常道者也世間事有茫昧而無迹可推者固不能必其有無若夫有迹則有理有理則信之與誕無有不可推考者且使濟誠伏流則當於近河之北有一大澤迎受其來有入而無出則可以言伏流之所從入又於河南

有一大澤不受河派而水自地出則又可以言伏流之所從洩今書之叙濟也曰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之北是其於河明自北入已又明自南溢而下流乃注于陶丘之北雖古今源口或有移徙而迹道歷歷可考則安得而言伏流也此其初皆因濟既入河合而復分與他水異世人必究經之紀實全在溢之一字於是始疑其合而不可復別也則爲說以文之曰是有伏流焉故入而不混也已而又思濟之入出具有明迹而無有所謂潛流地底者則又爲味辨之說以文之說而至於味辨則實同一流而名以二水皆不慮入之非議以其無迹狀可執故也然亦有不掩者使誠伏流耶則濟必潛行乎河之地下而汨出於滎之地中河濟自不相混固無事於味辨若其全派入河

河大濟小不知如何橫厲北南而能不與河雜乎則又安所施其味辨也此其理不難見也然自此兩說者起交爲黯黯而凡水迹理俱泯泯矣正使流委全不相入而中間曠絕至數千百里之遠皆可合異爲同何也其源委不接者可言伏流而地里絕遠者曰本味可識也此其爲說甚巧且密可以杜絕議者而實無其理也古今地理家以及佛老子之徒方技外域之記借此兩說以出怪神者多至無筭正可置之勿問而已至其施之濟沱潛黑水三江則於經有礙不容不辯

臣既病論濟者紛紛無宿於是本經以求諸史廣證博攷然後知桑欽叙濟自滎澤以上誤加七折者乃後世之汙

源也汴。惟於禹貢無所發明，故別設後論以著之。臣獨
怪夫禹時既未有汴，如兗青貢道徑趨濟以達河，是可明
矣。若夫徐揚自江海淮泗而下，固可交致。至於自泗以上
無汴，可浮則其道必當由濟，乃得至河。今其間顧有不然
者，孔穎達固已疑之，而不得其說。此亦經之大肯綮也。蓋
兗之叙貢曰：浮于濟，達于河。是濟之入河，可以自致者
也。至青則曰：浮于汶，達于濟。達濟則河自可至。雖河亦無
書可也。揚之貢雖沿江海達淮而臨淮，未有隨汴，則以達
泗為至。亦其理矣。至於徐之貢道由淮入泗，則泗固可通
泗，不接濟，則與河絕如之。何其可徑達而曰浮于淮，泗達
于河也。耶。臣嘗深考之矣。此時不獨未有臨淮之汴，雖彭
城之汴亦未有也。臨淮之汴，即今泗州隨渠唐及

本朝因之者是也。彭城之汴，即大梁東派，正名為汴，而分
流為獲暨至彭城之北，而東向以入于泗者也。鴻溝西派
先東派有之，而史遷尚言出於三代以後比之。汝獲其自
彭城入泗者，最為後出，則禹時決尚未有也。然則徐既浮
泗，其向北而上，必再有一水，乃可達濟，而與冀河相及。此
時既未有汴，固不可自彭城之西而直達于河。且泗水以
上，又未見有水，可以達濟，而經亦越濟不書。不知徐貢何
以得與河通。孔穎達遂為之說曰：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
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此絕誤也。泗不通汶，使誠入汶
當如荆梁中間陸行之例，書逾河逾洛以實之。今徑言達
河，則知決不踰陸浮汶也。然則徐之淮泗，此時西未有汴
東不通汶，其入河之道，竟不可攷耶。蓋嘗究求久之，乃得

兩說其一班固志胡陵別出一水自名爲河正引徐貢淮泗達河之文其一許氏說文因荷立釋亦引徐貢本語而曰達荷不曰達河二者雖異臣嘗考之而皆以經之荷水爲達濟之因也夫惟荷河之水南旣可以接泗北又可以上濟於是即江海淮泗荷濟河次比言之其序由南而北悉相灌受無復間斷而書法所及已言者不復申言截然一律此經書法所謂簡而能該者見矣苟不察徐貢達河爲荷河之河而遽以爲冀之南河則越濟不浮水道旣謔書法亦紊矣故夫讀經者不與讀史同趣研味乎一字而周揣乎凡例然後無失此經史聖賢之分也

二十二

荷

經於道濟曰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於兖州曰道荷澤被孟渚陶丘之地於漢之郡國爲濟陰爲定陶於唐爲曹之濟陰縣於

本朝先爲興仁之定陶鎮後割置爲廣濟軍荷澤東於濟

陰百里而近已而下流歷昌邑金鄉東緡數縣乃達唐單

州之魚臺

漢山陽郡之方與縣又胡陵胡陸地也

魚臺者以魯觀魚于棠名

之又東南流乃始合泗而變名爲泗以至入淮不復更名爲荷此其源流自北而南可攷者如此揔其凡最言之此一水者蓋上分濟派下注淮泗是爲徐揚通河之道則徐貢因濟達河此水正其喉襟也如許氏之說徑以達荷爲正則從定陶分濟之初言之是爲極其源本於其水道旣徑且盡若如班固之立河水旣在胡陵而所書荷澤乃在定陶則胡陵之上復應溯荷以行經東緡金鄉昌邑乃至

定陶以達荷澤比之許氏達荷之道中間更隔數邑水逕未遽即徹其於叙事稍爲回曲不若許氏達荷之徑也今臣於經姑無問荷河異字而知其同爲一水則揚徐貢道自泗而上有水可以通濟旣不必如孔穎達所言假道逾汶而迂指青州之境又不至越濟不書而徑達冀河以紊一經書法則二子所記皆於經有補者也雖然許氏達荷誠爲有理而自遷固以及孔安國皆先許氏而生至叙釋徐貢悉以達河爲正不知許氏晚出何所受之故臣特引其言以存古亦門五郭公之義也至桑鄒之叙此水也源流首末皆可通之於經而荷荷河三者更迭以書古字多轉借互用如洪水之或爲鴻榮波之或爲播異偏旁而同意義臣於是疑荷荷河古者通爲一字則不亦害其爲一水也

二十三

荷

經之道濟曰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則陶丘先有荷派而濟第經行其地如萊蕪先有汶水而濟往會之文意甚明也諸家謂爲濟水分派則是荷自濟出非濟至之正與本文不合又濟至陶丘之北又復轉東乃始經荷則荷當自他方來與濟會於定陶乃爲契應臣於是得說於樂史所記寰宇書爲濟陰有山是爲荷山荷水西自考城來屬而考城者於汴京爲東於濟陰爲西而濟之正源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是水之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爲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爲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割

定陶一鎮爲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以爲之名此正菏水
首末也夫

本朝之於是河也雖嘗引京索蔡三水架汴注渠徹曹鄆
單以通京東漕路也若其迹道則自禹時固已有之然則
是河也來自定陶之西而合濟於定陶之北已而遂爲荷
澤而經魚臺以合泗入淮其源流明著如此臣謂有荷而
濟過之不其確歟許氏釋泗曰泗受沛水東入淮夫荷之
已合乎泗也經以爲荷不以爲濟許氏猶本其所受言之
其知源委之真者也若班固之謂河水者下雖可以通淮
而上源更湏一轉乃及荷澤若河河不同字則許之於地
理比班氏尤爲詳審也

二十四

九江

謂江至荆而九者自孔安國始其後班固之志地理應劭
之釋漢志皆謂江至廬江尋陽分爲九派大抵漢世所傳
一律也至張僧監尋陽記方列九名曰白曰烏曰蚌曰白
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菌也樂史寰宇記李宗諤
九江圖經亦皆本僧監所記以爲此九者分流於江鄂之
境而張頊元賈耽所記名又特異張曰三里曰五洲曰嘉
靡曰烏土曰白蚌曰白烏曰菌曰沙提曰廩皆分於鄂陵
會于桑落洲賈耽則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
曰象曰烏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爲九其說之
無定如此然鄭氏在漢已不用孔說曰九江者廬江之尋
陽山谿分枝散出而合于大江者也臣合數說評之孔氏
之說諸儒不惟宗之又且設說求合者意疑其時近古江

流尚有迹道不者亦應以博士親見漢家圖書證定地理固可類見然鄭之距孔世數相後止一二百年未論其時江尚爲九但迹道半存豈肯別取支流小水以應塞經文耶以此見孔氏分九之說無據甚明也若夫尋陽記作於置郡之後孔穎達輩雖不敢廢亦以其從來非古不肯堅信則承襲成誤不足多辨矣特不知張頊元賈耽或謂九派各有其名或荆言八洲合江又何所本也若雜數泂江枝浦雖索加而至千百愈取愈有何但九派八洲而已夫數說者既皆不可據信如此益疑江本無九而出於後世之牽合是以若此其支離也若夫鄭氏之說九小江者正應九江之目孔穎達頗以爲然於是順飾其說曰江南人呼水無大小皆曰江或從江分或自外來皆得名江有意乎以鄭爲是而實不究其本也南人呼小水爲江特後世語耳古何嘗有是歟經自岷江以外無稱江者漢水之大幾與江埒其未入江也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尋陽間九小流者方趨江未至而肯以江命之乎不獨江也淮河濟三名者惟其正派得之外此無有混言者濟之於河猶不得附借其名而江漢分枝僅得目爲沱潛其嚴於名稱大抵如此孰謂此九水者方望江未至而得列九名以與四瀆參大乎且又有甚不然者經於導江之文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藉用鄭氏之說委曲爲辭則必曰過者謂九小水橫比入江江水衡過其外尚可說也至其後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又何爲者哉同是一江其水悉經九小江而下至其下流一則自此而之東陵一則自此而之敷

淺原安有此理若兩存其說則禹貢所載亦幾於自相違異矣又况東陵今世無有定地而敷淺原既指今德安縣一山以應古文則江水何緣倒流百里而遙以過其地此皆理之可以推知其失也

二十五

九江

江流枝分爲九孔氏首倡其說而驗之大江在漢已無其迹於是有不主孔氏而它求者如鄭氏九小谿之說固居其一而其源流乃太狹近故地理家所不遵信則又有別出意見並江上下取水之壯大者以爲之言劉歆曰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是爲九江則其一也近世晁說之氏雜引山海經博物志水經地記而斷以洞庭應塞九江又其一也此二水者於並江固爲特大亦安知古來不以九江命之歟然經之九江叙次岷源之下此二水者其源各有所受洞庭之源即今之湖南凡水皆是彭蠡之源則該奄江西皆不與岷源相入也沅鼎雖與蜀鄰而巴黔中高水自不通又武陵雖有澧水李吉甫亦指摘以爲禹迹然其源自出武陵充縣不受派泯與經文不合世共知吉甫之誤也然則主經之岷源以爲宗本而驗其派流所入則洞庭彭蠡雖比它水爲大安可斷經文正源而參入岷派以名九江乎又水經所叙洞庭受水有微瀆湘沅澧漣瀘沱瀾瀆瀆不止九派亦不可損多就少以應九目而經於江派自岷至海山川所書不過八名其曰匯者即彭蠡矣而又可於上流更以彭蠡爲九江也乎此皆可以知其顯誤者也然則合是數者皆不得以爲九江則經之九江將安歸

乎曰漢世近古其謂江分爲九則經語無之而謂尋陽之江爲九江者以其時世攷之則近古以九州疆境攷之則尋陽尚隸荆不隸揚也豈可於去古甚遠之世易其地而它之乎

二十六

九江

九江名郡始於秦皇華於漢高復於武帝其後王莽以名豫章隨入以名尋陽其命名之因雖皆祖本禹貢而郡之所置不一其所後世不可謂其名稱近古而執言禹貢九江當在其地也秦漢九江蓋在淮南而皆治六六今廬州之壽春也夫其泝淮置郡而借名於江當時亦知江之不與六毗矣徒以禹迹可尚姑借屬邑名稱以爲觀美則事非覈實無足據考至於王莽易豫章故名而九江命之意

禹上

三十五

其必有確見可以刊正秦漢借寓之誤及今攷之水經則知其所從更易者劉歆實爲之也歆指彭蠡以爲九江而彭蠡又豫章之濱故使莽名豫章爲九江者歆也獨不思彭蠡卽匯也匯與九江自是岷派中兩名不應重出而又中隔東陵如之何其一之此歆實誤莽而後世又承歆誤也至於隨人以九江而名尋陽則專用漢語無有它說自孔安國時已言江至荊州分爲九故地理志於廬江之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皆東言爲大江而司馬遷之觀九江亦於廬山乎求之合漢世知古者其言多同故九江之在尋陽後世主信者多也晉人旣割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此二邑者置以爲郡而命郡以爲尋陽矣隨人第聞尋陽之有九江而不察晉郡之尋陽非漢縣之尋陽也則遂

正以今江州所治而命其名曰九江也夫其展轉相因壤
迹名呼雖三四變易而多用孔班司馬三子爲據則其謂
九江者實爲禹貢之九江歟抑皆漢世之謂九江者也此
以遠古而難意斷者今姑以州域經文合論則秦人所名
之郡郡治六六在揚劉歆王莽以名豫章則以彭蠡彭蠡
亦不在荆而晁氏所引水經地說以洞庭應塞其目地雖
在荆而源不出岷皆的然不可爲據無已則以隸屬尋陽
爲正且用漢世通語費不至於大悟然世遠簡編中絕不
與禹接臣實未敢力主以爲真確也且居今論古未說禹
迹若晉隨至今豈其便至曠絕耶今其命郡首末與夫城
邑徙移亦自紛雜難辨蓋漢之尋陽在今蘄春縣地於江
爲北故班固得以定著其文而曰九江在南也晉置郡而
名之尋陽者雖采漢縣名之其地則已越江而南非漢舊
矣若辨方以言則漢謂九江者顧在新郡之北隨人第知
因舊地舊名以命新郡雖九江故目夾江分受於漢志未
爲失實而差池貿易已不勝紊矣今人乃欲於簡編不接
之間而執驗禹貢山川名稱迹道如之何而必其無誤歟

二十七

九江

江既不派爲九則九名之所從起獨奈何曰古人命物以
數不曰必以數數而應乃必命之或時意自有主不可臆
也堯以四岳命官其對荅間又有師錫僉曰等語則似
四八無疑然考之舜典九官十二牧并四岳數之正得二
十二人始知四岳者非四人也其僉曰師錫乃合佐貳言
之也三苗之竄又居三危杜佑亦嘗謂苗族分而爲三矣

然經數四罪以鯀共堯配三苗爲四則是以一有苗而三苗命之今去古遠一苗之名三苗不可臆度矣而苗民未嘗分三則經文甚明也又如當時大臣之尊者爲百揆豈其百人而共居此官也耶以此參較九江之所以九其初立意義不敢強推而其決亦一流分九者則爲經之書河以播九爲丈而九江無之故待知其非九也且岷江一派九江據其上三江承其下皆有數可數焉者也九江之所以九經無明文而三江爲三雖南江易據論而中江北江經嘗分命其方而稽究其實元無異派則九江也者豈真有九道乃始名九也耶此其同爲一岷派同一書法最切近而可援比者也又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晁氏謂未易可以必其得數之因其說通

也晁氏主洞庭以爲九江誤矣而其論一江之爲九有據而非鑿說臣有取焉且經於導山川書逾者一自荆逾河是也書過者洛降三澁沮皆一而九江獨再皆禹自記其所經行也若使此九江者眞爲九枝禹安得每行而輒徧歷之若以爲禹歷九派而徧疏焉則不應言過以過者無所留行非溝洫間盡力之義也此又理之可以意言者也

二十八

三江

諸家之論三江多矣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又一江自毗陵北東入海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虞氏志又以爲松江於彭蠡分爲三其說之多如此皆不經也孔氏以江自彭

蠡入震澤此全不知東南地理者也彭蠡之匯于江距震澤千里而遙又大江古無通吳之道彭蠡既會於江亦未嘗分而爲三虞氏之失與孔氏同班固之言於經無所依承而泛取凡江充數既不足據韋昭之失亦猶固也近世臨川王氏又爲之說曰三江入海其一自義興其一自毗陵其一自吳縣三江既入則水有所洩故震澤得以底定此其意以震澤底定綴三江既入之下既者已事之辭故以底定而本之既入是亦一見也然經之書既雖可以知其爲已然之事而凡下文所書不必與上文繼續也且即此三江上文較之不嘗曰彭蠡既潞陽鳥攸居矣乎若以陽鳥攸居本於彭蠡既潞不知陽鳥所容其能幾何而必待彭蠡之潞乃適得遂乎又如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弱水涇渭邈不相及如以辭而已則涇之屬渭其待弱水既西也歟此皆泥而不通者也考之於經固自有三江之文於道漾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於道江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孔安國順經爲說曰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顏師古宗本其說遂明著中南北三江其說皆本經矣而安國不能推三江以達於經乃謂彭蠡可入震澤後世因其一誤而併不之據也近世惟蘇氏即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南出而北會者指爲南江以足三江之數是說也於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爲愜當而其所以分三江者又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矣而不堅也

經於道漾曰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於導江曰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此中江也有中有北而未嘗有南經遠以三江揔之者省文而互見者也且經之旨曰東匯澤為彭蠡東迤北會于匯是二語者其非附著南江以繫其所不書者歟夫其同為一水既別其北流以為北江矣又命其中流以為中江矣而彭蠡一江方且自南而至橫衝兩流與之廻轉而得以名之曰匯參配北中與之均敵而得以名之為會則其向之兩大者并此為三矣當其兩大則分北中以名之及其匯會而鼎錯於南則辨方命位而以南江目之不亦事情之實哉且會匯之地雖名彭蠡而上流鍾為鄱陽大澤者亦彭蠡也究其源派則合

江右數千里之外在焉挈度其力雖不及江猶倍於漢漢之力尚得抗江而分中北則彭蠡匯會既能兼敵江漢豈應不為南江也哉蓋禹之行水致力於其所不得不治而舍其可以無治其後山川之或書或不書亦皆因之於是嘗經疏導則有甚小而見錄者矣無所致力則雖甚大而亦不書蓋禹嘗大會諸侯會稷夏嘗因導山而至衡陽是湖河洞庭者禹迹皆嘗經行矣以溱沮澤澗澗而比淞河洞庭其相為大小豈不倍蓰千萬而至於無筭也歟而淞河洞庭反不得書亦以其無所可記焉耳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而况得比它水自始至末特立一派也歟夫江漢惟其有派也故派在北若中者皆得因其方而目之曰此北江

也此中江也今江右之水元不立派則亦無方可命於其
合并江漢而以匯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此中之
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之中此所謂聖人得書之體者也
雖然此之經語於事雖該其辭則簡巨其並孔蘇之說擴
其簡以及於該恐聽者之不昭昭也則又於先秦古書有
考焉而三江者決不可譌而之它也職方氏之叙九州也
疆境之內川流最大者各撫實言之故在荆之川為江漢
在揚之川為三江以今川派言之江漢之會在夏口夏口
古荊州也彭蠡匯會介湖口彭澤兩邑湖口彭澤古揚州
也方其在荆未有彭蠡則但稱江漢及已至揚而江漢彭
蠡悉相參會則實以枚數而謂之三江考之禹貢所書與
今待所見皆順協無異則三江者其為江漢彭蠡會合之
名何疑若如後世之論以漢江不在三江之數則經之明
文如中江北江二目者既無附著而又職方每州所書之
川凡源委壯長者皆無所刊遺而江也漢也自禹至今由
荆貫揚未之有改使揚境而誠別有大水名為三江則江
漢至揚比荆益大豈應棄不省錄此皆可以理斷而况六
經所記互相發明如是其察尚可昧乎

三十

三江沱潛

緣經生文立南江以足三江者倡於孔安國和於顏師古
而發明於蘇氏蘇氏既立此義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
合為一而名別為二無所執據於是采前世水味之說以
為合而可辨者味也此其一之可以名三者也味辨古有
之許敬宗嘗以論濟則蘇氏之說亦古矣然江漢蠡衝波

相蕩凡數千里其能彼此自潔不相混入乎若並經所書各以其方辨之一語了然無可疑者况經文明有其比歟積石之河天下一可經管主冀而命其方故自豫而入者則曰南河自龍門而濟者則爲西河夫河曷嘗有西南哉一河而可分南西則此雖一江而北中南分命之正紀實也而何疑之有漢儒之述王制也因南河西河而推之以繫其所不及故又有東河之目後世循焉則孔顏二氏因北中以繫三江經文甚明又與漢儒翔東河以補綴南西二目者其指與事悉皆參合無悖則又益有依據矣蘇氏既主味別之言而荆梁二州皆有沱潛又會孔穎達輩有言曰沱潛發梁入荆合流而分猶如濟水入河而復出也蘇氏遂以實其味別之言曰梁荆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

安知其合而復出耶以理言之水合它水而必雜則味經遠地而必混無有合而可別之理也水名之同者多矣漳沮二名天下不知其幾會其立名之初適耳豈可以名之偶同而設說牽附必使之合爲一水哉况孔穎達引圖記之謂沱潛者究考其實皆未流入于江漢而非江漢之出與古語不應疑後人喜經之有此名也而冒稱之不可究窮也爾雅之言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爲潛則凡江漢下流枝派皆得以沱潛命之如水自河出爲灘故青有灘沮之灘而後世亦以宋水之受汲者爲灘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曰沱終曰渚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也然則凡水之出江漢皆可名以沱潛則沱潛云者乃從江

漢下流得名耳今兩州皆言沱潛既道蓋作經者甚喜江漢之底平也故以沱潛循道記之其意若曰不獨其上流治其下流亦治云耳而何必指某處為沱為潛也

三十一

三條荆山

沱潛荆梁適皆有之諸家遂以為同一水而分合乎兩州已為傳會矣至於荆之為山雍荆適皆有之諸家遂欲貫而為一其說曰荆山一也而有二條孔安國微有端倪而班固地理志明曰北條在馮翊懷德縣南條在南郡臨沮縣此說擊矣而經之導岍導嶓皆嘗明有荆山故猶有所附並而為之言也已而馬融王肅又廣之為三曰岍其北也西傾中也嶓冢其南也夫荆自西傾以至太華凡所序之山本無荆名其何據以附足三條之數也至鄭元則又增為四列以岍為陰列西傾正陰也嶓冢為陽列岷山至陽也此四列者又出乎三條之外臣嘗反覆求之了不見此數者於經有所傳著而此異論何為而起也已乃詳讀導山而至逾于河讀導岷山而至過九江二孔皆意山勢連延能越河江然後知其謂三條者本地脉以言之也地脉之見於史蒙恬固嘗及之然以其說而驗禹貢本指略無幾微相關今其論之出於此也直謂荆山兩見遂如沱潛之類必欲求說合而一之耳自經之外臣所不辨今直以其說之出於經者而還以辨之經曰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孔安國曰衡山連延九江接敷淺原敷淺原一名傳易山在揚州豫章東是說也孔穎達北荆逾河之論欲與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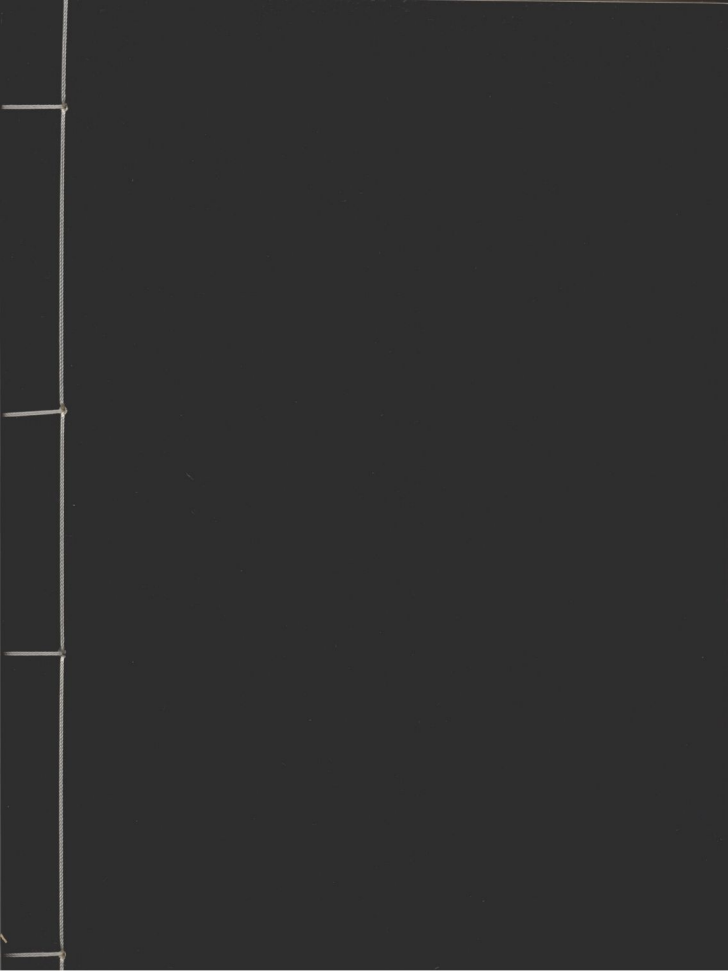
應也然既以為山脉越水而過雖江河不能絕矣而衡山者古今皆為衡嶽傳易山者在分隸江之德安孫使九江如安國之言審在尋陽則衡山傳易二山皆在江南固無所施其越絕矣若如鄭氏之說以尋陽間九小谿者為九江則漢之尋陽乃在江北衡山傳易又皆隔江苟衡山脉絡欲貫傳易亦何用北越大江而橫穿九小谿者已又南絕大江以與傳易山合耶其為迂曲如此固已無理而亦何預治水而書之於經以啓後世怪神之論耶此皆可以決知其理之必不然者也

三十二

三條荆山

三條四列紛紛無宿者皆以荆山兩出之故也而經自兩荆之外山無同名者乎徐有蒙羽梁有蔡蒙亦兩蒙矣自古及今不聞有言其脉絡相貫者諸儒不能以類通類而獨於兩荆曲說何也聖人之經所以萬世專用而異端竒說終不能勝者以其通古今而常然故曰經也禹貢之書自今觀之則曰此神禹之迹而聖人之經也其在當時正以治水訖役而記著其事以貽方來猶今世有所興為隨而識其首末焉顧其策畫高遠書法嚴重則後世不及要無一事不本於人情而何必求諸怪竒茫昧之地乎九州之既同也禹既以山川各附其境矣然恐其州自為文源流不相屬則又別山川而序之川則自發源以谷至其方之海山則凡其經歷疏治皆聯貫以書貴有攷耳今其叙冀雍之山也曰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冷之于河者禹託其自荆山既事而越河以東復致功於冀境者然也類而言之

它導水之謂過九江過洛汭過降水之類皆其義也而安
有山脉逾河之文耶孔安國記於導壻冢之下謂莊連延
以過九江者衡山也是將以始終夫山有條脉之論也至
經於導江之下亦有所謂過九江者究其上文乃江沱澧
三者皆水也而曾無一山可以言過安國於此因遂無所
容其飾說而孔穎達亦不能終附安國遂平心而爲之言
曰禹之導江經歷此地故謂之過至理所在有不容以鑿
說汭亂者其此之類歟經於冀州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此其用功之序也壺口治矣而後及
梁與岐梁岐治矣乃及太岳梁岐雍山也河之西南也太
岳冀山也河之東也當其梁岐已治而越河以東加功於
太岳故其導山之目所謂逾于河者蓋禹自西絕河而東
也一語及禹而理徑事明無勞外引地脉辭費而經督也
且夫山靜而止其所豈其可導其所導者山間之川也即
所謂濬畎澮距川者也山間有川旣因疏濬而達于大川
矣設使對入之岸別有水派則其向背曲折別是一脉何
用越大川而竟其所歸耶則荆山脉絡越河與否自於導
山全無參預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亦猶記貢之語主物而
言則曰浮其逾某者貢物浮且逾之也而可謂水若山能
自浮自逾耶其理可以類推也



禹
貢
論

四

山水之名稱迹道隨世變易固不可主一據以為定至於漢之源必為漾發流之山必名嶓冢入江之地必近大別經嘗明書以詔後世使無此山此水則已如其有之決不可掇而之它也今桑氏水經曰漢之源為沔沔出武都沮縣不出嶓冢也已又別出一條始名為漾漾至隴西氐道有山焉始名嶓冢嶓冢之派又東至武都沮縣始為漢水而此之漾漢乃絡蜀為派經葭萌劔閣至巴之江州入江名與經同而所謂漢非經之漢也此其說之分於經也遠矣經之叙漢曰嶓冢道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嶺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于彭蠡夫嶓冢君浪三嶺今為世傳所亂未易以筆舌折衷然天地東西之位亘古今無易也經叙漾漢其初流東已乃轉南既已入江則又東下其位置可攷甚明也以今漢派言之自漢中至武當則皆東也自襄郢而入于江則南也自合江而達于海則又復為東考定其方則夫水道之與經文古今悉無二致而又大別小別春秋時吳楚嘗陳戰其地則此水之為禹貢漢派古今知之更何它疑哉至於水經別出漾水以為西漢者自氐道發源至武都沮縣既已得名為漢矣使其真為經之漢派則自此便皆流東乃與經應而乃有大不然者自沮縣以至葭萌五六百里水皆西南以流其偶有一折屈東者百不一二也經謂滄浪之水縱無定著而西南流之不可指以為東也必矣然則經以流東書之

而此水乃自西南其鄉其可認以爲經之漢水也乎况下流之謂大別者今漢陽誠有此山而西漢之合岷江雖後世傳會差譌之久亦無一山嘗有飾名以爲大別者則水之所向山之所麗悉與經背其尚可指以爲漾出之漢乎經雖嘗因梁州貢道有逾沔入渭一語自此以外所謂沔者絕無旁證今不據漾漢之具源委者信其同爲一水而別撫逾沔一字糊立水派乃至分漾漢而二之姑無問大禹桑扈之孰可信也第以世數先後斷之孰爲處世傳未訛之初乎而直爲此昧昧亦已左矣

三十四

古來第有漢中襄漢之漢何嘗有興利閔黎之漢哉周官以荆川爲江漢詩以江漢爲南紀春秋之漢東漢陽江漢沮漳齊威公登熊耳望江漢皆荆州也雖漢之發源在梁州正北故有岷嶓既藝著之於梁然此之嶓冢即漢水發源之山當在今興元水派東流之地而非西都以後謂爲西漢水者之地也况博稽前載今世之謂興利劍漢等郡其川名水道凡因事而見之先秦古書者未嘗有一語而及漢水者是敢斷言其記也然則其誤何起曰是有始也漢高帝之王南鄭也即漢中郡名命國爲漢而漢中之所以命郡者亦正以禹貢漢水立名而禹貢漢水乃今興元洋金以下東注而合於經者是也此時未有興利間號爲西漢者之派之名也帝嘗資巴渝兵力以定三秦既得天下乃置郡乘鄉而名曰廣漢以寵光其地其曰廣漢云者則以拓大始封國境爲義如武帝徇揚僕展關之請而使

其家待在關內之意察其立名非用漢沔起義甚明也自廣漢之名跨劍利以南而西都之世不究其本遂有誤認嘉陵一水以爲漢水者班固仍襲其誤因又明載之志曰水在武都受源於氐道而過夏入江者是爲東漢出西縣而南入廣漢者是爲西漢東西漢旣已對爲之名矣則又因其水之所原而名山以爲嶓冢因其流之相近者而命之以爲潛水傳習旣久至於桑欽許叔重輩皆祖本其說以爲誠然於是禹貢之漢不得爲漢而遂爲沔漢水發源之山不得爲嶓冢而西縣之山實得名之其誤已著至於今之雅州並西漢水名之誤而秦州又與武都相去不遠例皆有山名爲嶓冢則與古漢全不相開放此類具言之溪流而失本真固有不勝其辨者矣且漢嘉漢壽漢源漢

山南下

三

初漢州皆管即漢以爲之名世儒因其有是名也而反舉未證本曰古而無有此水則安得此名也抑不知是名者其在未名廣漢之前耶抑循沿其後也若因廣漢名郡而移其誤於水因水名之誤而移其誤於郡縣則其舛襲後先之間一言可判而何用屑議其末耶

三十五

漢沔

沔之在經惟因梁之貢道僅能一見而源流漫不可考孔安國曰水始出山爲漾漢上爲沔地理志漢中有沔陽縣顏師古所釋正與孔同至桑欽叙漢截自西樂城已上爲沔度水口以下爲漢頗與孔語合此皆事理相應而可以傳信者也張湯之主通褒斜也其說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

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漕據此而言則褒斜兩間水絕山阻之交須車轉乃通者即經之謂逾沔入渭者矣而建議者乃遽以南陽之水爲沔則又漢世沔漢已雜之語非古語也亦猶江夏之沔乃在漢水末流將合岷江之地則豈與古語謂漢上爲沔者相應哉若夫梁之貢道於浮江便而浮潛逾沔則若甚迂而偏此習山川孔道者之所疑而其實不然也聖經書法與後世不同經貴簡雖簡而事理無所不具固有書例相貫越數州而互相發明者九州之貢道皆是也此之梁貢其實江潛皆浮然其書潛遺江者荊州貢道在前而可以見也荆之言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夫江沱之可以浮漢逾洛之可以達河固荆之所有而亦梁之所共也梁賦之近北而不可浮江者既載之州叙之末所謂潛沔渭河者是矣其南道之可以浮江者荆既先之則梁次乎荆不待申言通禹貢九州書法以莫不然非於梁獨爾也使不熟於經者見之必驟駭以爲不然而經例可攷也冀之爲州疆境闊而賦入多大河周其三面則賦之自三河而入者爲不少矣而經皆不書特書其北道所入而曰夾石碣石入于河言夾右而入河者自海北而西趨乎河是故以碣石爲右也是有以見其爲貢之北道也然其北賦則書矣顧虛其東南西三面不書賦道所入者豈其無賦可輸乎因它州達河之語而不以再言亦猶冀州不言四境顧以旁州之境爲境是亦一例也雍之貢道有二其自後世西涼朔方而來者不與它州同道則特志其詳而

曰浮二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自後世關中以達者其入
渭亂河與梁同道梁旣先已言之則雍遂致略特曰會于
渭汭而已夫初無所浮忽有所會若非因貢道於書梁之
前則全無事始矣充之達河也以濟潔旣書達河於充矣
至青第言達濟不更竟之於河其後徐貢則又止於蒗揚
貢則又極於淮泗正惟淮泗蒗濟得相因以達於河故書
其無所因者以張本而削其有所因者以省文聖經之法
簡嚴例如此而人或不能通之於一書也若謂書達濟者
真止於濟書泗蒗者真止於泗與蒗則夫九州之貢多有
不達帝都者堯豈誠別設一官而受之中道耶無是理也
若其水道相灌則濟論旣已具矣

二十六

弱水

自漢武帝後西域始通中國兩漢諸儒並附雍境以西而
言弱水者大抵兩出西域傳條支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
水西王母一也地理志金城臨羗及張掖刪丹弱水之所
源委二也就二者言之條支弱水其時以為傳聞未嘗親
見則信否未易輕判至金城臨羗雖班固之所定著而亦
絕無參證豈以臨羗之地有山而名崑崙有石室而名西
王母室固因弱水西王母舊同一傳因遂舉弱水附著其間也耶不然何以一
無旁證也若夫刪丹弱水起於桑欽前乎欽者不聞其說
不知欽於何受之而於水經併指居延一澤以為流沙也
酈道元因之又為說曰流沙者沙與水流行也杜佑說亦
本欽而賈耽特致其詳曰水逕甘州甘峻山過合黎合黎
水名也亦名副接河亦名張掖河在州之西居延海在東

北書云西被于流沙即此也臣以此數說者繫經而考地理其誤凡四也經叙聲教所極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夫其舉流沙而對東海正以表聲教之能極西也則凡禹迹所奄不應不以包括於內今其指張掖居延以爲流沙即是棄外積石而蹙狹聲教古人述事其決不肯如此遺失也按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有大積石有小積石其在西南羗中首受于闐河派而爲之源者爲大積石李道宗之討吐谷渾也曰柏海河源古未有至者李靖強之使往道宗自其王庭西行空荒二千餘里疲極而至栢海然後僅得遠望積石覽觀河源而還此之積石乃始可以當大禹導河之始若小積石即唐人用以名軍者乃在河部之間尚遠在玉門陽關之內禹迹不如是其近也

張掖

大

於是以大積石而較張掖其地望益西餘二千里段紀明擊燒羗出塞四十日而後至之則是矣且夫烏方舉聲教極西者以爲之言不應遠舍積石而近指張掖則知欽輩謂弱水流沙之在河西諸郡者其非禹貢本真無可疑者其誤一也經之命方率該天地言之四瀆自中國入海故其流皆東至黑水合海則在交趾故變文以紀之曰入于南海以類觀類則弱水既西其必於四海爲西而非一水一折之西理甚明也今班固指金城臨羗以爲弱水在焉而絕無源流不與它水所叙出何地而入何水者類例相似故諸儒未嘗宗本其說其誤二也諸家遵用桑欽以張掖居延爲流沙而旋於居延近地求其水之或西者以應經文故因張掖有河嘗屈而西北也遂傳會以爲此之西

流者即弱水也賈耽從而實之亦曰合黎水在甘州之西北也此其所以共命弱水之由也然以唐史考之張掖河源出合黎山其始固嘗西北以行已而傍河堦而下乃皆東北流則惡在其為既西耶經以四海命方為西而此乃以副援小流一折偶向西北遂用以應塞既西之文豈其理耶其誤三也許叔重謂自刪丹西至酒泉合黎則又益誤蓋張掖水既不可西而酒泉諸水又悉入河暨其東下乃至張掖許氏但欲傳會西流以應經語不知張掖之水既無倒上酒泉之理又既上酒泉更不言流注何地此其誤者四也

三十七

弱水

諸儒亦知經於流沙弱水皆嘗主西為鄉故其為說未嘗不於西域乎求之卒其不通者患在限雍州以求西而不能廓四海以求西此四誤者之所從起也自漢以後言地理者亦疑張掖之水為不應矣故志隨史者既仍前語紀弱水於張掖而又別出弱水於扶州其意蓋欲並堯都以求正西理則是矣而於古記絕無並附故談地理者不主也唐史東女國居康延川其城下有水南流又小勃律居孽多城臨娑夷河史家皆以弱水命之此其辨方正位比漢儒之指張掖則差有理然亦無所歸宿也東女於唐在吐蕃正西其境東接茂東南屬雅小勃律雖在吐蕃西南去蜀亦不甚近故其酋諡書唐人曰勃律唐之西門則其追近古梁州疆境既已可見史又明言其水南流是殆樊綽蠻書中南流四大派之一若因其介雍梁而鄉南海命

為黑水則有其理矣若舍南流不證而強以為西流之弱水則其理之必不然者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為其四方之皆有海也而九州之川隨所鄉以歸其海故黑水之南四瀆之東後世知此之東南者天地之東南也而獨至於弱水之西顧不濱西海求之而散漫它擬其能當理而協經乎古語曰禮失求之野非野之足信為其所從傳者之古也諸儒之論摯諸地理而不合既皆如此無肥寧初開西域時古傳為正乎則禮失求野之義也

三十八

弱水

漢書條支國臨西漢安息長老傳聞其國有弱水又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合是二者言之則于闐之水既已西鄉而達西海又弱水之傳出於古初未為諸儒飾說之所汨亂其於天地四海足當正西一面大與經應與其仗鑿空之說曷若信求野之實况水流地勢又有可以摯據者乎以史推之于闐之西其次比而可達西海者莎車疏勒罽賓大夏大月氏安息條支固皆塗逕而諸國之求至條支者又必以大月氏安息為向則大月氏安息者其在西域之西最為衆水下流也此地淪於戎夷久無文字可考而尚或有紀者大月氏四封所指略徧西域諸國而其國之距安息自東而西凡四十九日行道里亦已遠矣而漢使者之至安息其國兵逐致者凡數千里故史臣稱其國土比西域最為濶大也合二國土者之廣而其間有所謂鳩水者實皆徹貫其地又遷史所記大夏餘衆避大月氏徙居大宛之南者其境土至與身毒于闐接比則

其距安息亦可謂遠矣而其國都亦在媯水之南則此媯水者凡于闐西流必皆會注其中以入西海甚明也雖大夏東南其水不見載籍然史旣明謂于闐之水皆西注西海則國境之西乎南山者皆此水之所注而媯水者又其下流之大川也揔其源流而揣想之其地望殆居西域之半天下之水其能與此比大者亦少矣且此地弱水積古旣有其傳而數千里西赴之水獨此媯水爲大臣意弱水決不出乎此水等類其謂西王母弱水皆未嘗見者則世遠水名更易人不知此類之爲眞弱水焉耳若舍此水不證則合天地之大無它西流可以應愜經文之謂旣西者矣是得並古傳地勢而力主其說雖背違諸儒歷世之傳有不暇恤也蓋世有航海而求東越以爲底止者莫夜晦冥四顧不見垠岸其舟人以意雜指固有以西南爲東者亦有眞知東之爲東者莫適爲正少焉應望之月升于海東四方於是有位向之妄指西南者不待攻辨而自知其非蓋天下無兩月四方亦無兩東有不容以虛辭執是說也即張掖河之終趨於東居延娑夷之正鄉乎南不得以預乎弱水旣西之喻也

三十九

弱水

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苟有不必用力者焉禹置之不竟也禹嘗身至會稽衡山矣而淞河洞庭竟不入經至於濬川距海雖包四海以爲之言其實未嘗四極乎海也四瀆之入東海黑水之入南海是誠致功而至之矣若水之在冀州以北者雖賦政所及如遼瀋沽易滹沱亦云源深

流長而經無所及况可求其極於北海也乎西海之地從
安息距冀數其地里尚未兼萬漢唐兵威且能及之則帝
堯盛德豈有不能徧覆者哉然而聲教所被不越乎流沙
以外姑以禹迹爲限者有餘不肯盡之意也儒者因陋就
寡不能推堯德於漢唐羈制之外而顧覺聲教於禹迹積
石之內不獨事失本真而爲體亦已損矣故臣本其實而
正之孟子曰水逆行謂之降水弱水之當西如四瀆之當
東也堯之時弱水必嘗壅溢而東行矣則居其地者必嘗
不得其寧禹故從而道之道之而至合黎向之東雍者既
皆復故則逆行者順道而禹亦已矣其遠而無所治事者
固不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波委之入流
沙此非夫行其所無事者耶故書之於雍特曰弱水既西
而於道水不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若夫合黎之在何地
固不可意度矣而流沙亦難指執也外夷之地與中國大
異其在中國墳塹壙泥不同其物而同於爲土外夷之地
土少而沙石多其爲沙者殆不啻大半也且末之域有流
沙動以三四百里計澆河黃沙亦餘百里而匈奴大漠乃
至二千餘里其它如靈武之鳴沙踐之有聲燉煌之流沙
隨風流行特以異見紀其餘以沙礫之故城築耕藝穿井
鑿渠不得致功者所至而是殆不勝紀若執其一地一障
之有若沙也遽以流沙配合古語而曰流沙在此則弱水
亦當在此者此從蠡管而論海天全體者也

梁雍二州皆指黑水以爲之境大略橫帶天地西南之半

則是水也縱不得與江河比大亦決不小於淮漢濟矣而歷代地書定著其地既與經文不合又皆支脉小流決不足以辨別二大州疆境也經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則知是水特出南流以入南海不與四瀆皆東苟即夫水之之南流而介乎雍梁者以求之庶乎其有歸也古今之言黑水者多矣舍其不近雍梁者不論或雖近之而未流不入南海則亦不足並經而言也隨志扶州黑水賈耽以爲三黑水之一然究其終極乃遂合白水而注諸嘉陵之江則源流既入岷江與經全異不足攷矣孔穎達援酈道元所釋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其說雖出許叔重而增益以入南海者道元也賈耽杜佑最精地理悉不易其說而佑之言特加

水經注

十一

緣飾曰經三危山過今南溪而入南海又於南溪別立一目曰黑水自北南流經此以其言而觀其源流似甚確實然臣以地理考之悉知其誤也蓋南海者今交趾二廣之海也漢張掖者唐之甘州而燉煌者沙州也甘沙之水皆入積石河河流竟東則其水已非南鄉况積石河既在其南亦自無緣可以截河南過孔穎達亦知水經之誤矣然史傳別無水派可以應釋此經於是傳會其說曰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得越河入于南海其說巧矣然臣知其誤也河之上流即于闐之南山其下流與甘沙岸河而對立者即秦河南唐吐蕃也大積石河源實出于闐南山之北是山也其巔麓連延東行包河南接秦壠直達長安之南亦名南山若自上流有伏流可以南渡不知此之南山

橫截其南幾近萬里縱能越之以度何理可以越之而入南海則謂積石以西多伏流者既不可達矣至其下流與甘沙對者即正秦河南地也河南並河其大川為洮洮既會衆流以北入于河縱有伏流可以越之而南其不能逆行南上越數千里以入南海亦顯然可見者也夫惟張掖之水既於南海隔絕如此則其不能自通南海也固矣杜佑於燉煌三危之下又曲為之說謂自三危經南溪而南流以入南海夫南溪郡者於唐為戎州於漢為犍為也地理志犍道南廣皆犍為屬縣班固之言曰符黑水出南廣北至犍道入江此之符黑水即佑之謂黑水者其大源既不南鄉而又以江為歸是安有自北南流之迹其於不能終入南海大自可驗而佑之三危又在燉煌中隔東流之積石河又隔北流之洮水設同源委如何相接故臣得而議之

四十一

黑水

雍梁外徼久淪戎夷載籍既無可考似難證定矣然臣嘗以為天地四方有定位雍梁之與南海有定方禹貢所書有定向若據經辨方揆之以理而命其處亦猶有可言者今川陝徼外古雍梁交會之地也此地之水苟其源委洪長且南鄉以入交距之海自可理推意定而況古記班班有可依據而言之者乎臣於是即此理而得二書以為之證焉漢志葉榆貪僕自滇舊故地南行接會勞水終入南海會其源派近三四千里又滇池有黑水祠在焉可以為證者一也唐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夷而著

為蠻書以載其所見山川曰蠻水之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區江西珥河麗水彌諾江皆羅絡西南諸夷而南入大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三危山實臨峙其上故臣又采之以為一證也臣之援此二據者雖未能必其孰為黑水而黑水決不出乎此為其介梁雍鄉南海正與經文相當故也樊綽直以麗水為三危之黑水其語必得之夷俗所傳然臣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命二大州疆境又三危既宅載之雍州則三危當在雍不當在梁今以唐史考之驃在蠻為南在蜀西為南於海亦為西南一角而麗水西行入驃始得南海則恐雍境決不斜入梁徼如此之多也至其所稱西珥河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其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兩州綽及酈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鍾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凡其名實悉皆可證矣而古黑水祠又正在益州即其地也班固著諸地志本不為黑水立文而其名自與地應又其水流正南以越南海此為無意傳會而事實自契其可據信莫此之明也不獨此耳滇葉榆既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甚遠宕昌戎即三苗種裔與三危之叙三苗又為相應故雖不敢遽指葉榆為黑水而其面勢迹狀皆與經文協應不至如甘沙所記貌不相及也且有可證者禹即四海之大別為九州州兼後世數十郡地其疆境所畫可謂闊大矣如用諸家之說以黑水果在張掖則張掖者南距大河無數百里禹而畫為梁雍之境不以大河為限顧越河而北割數百里以為梁境何其瑣細不與它州倫也此又可以見黑

水之決不在張掖燉煌間明也

四十二

黑水

自隨以來世固有并疑甘沙弱水黑水之非真矣故隨史
既著黑水於扶州而弱水亦在屬縣其意亦疑雍梁交境
不應如許遠在西北故又采合扶州弱水以著之志示與
雍梁比近焉耳唐史因之遂即西南夷而著弱水故東女
城下南流之川小勃律國中娑夷之河皆明以弱水名之
董辟和附此水爲國遂名其國爲弱水其種族居此水之
西則又名弱水西悉董王凡此數者雖皆以娑夷河及康
延川正爲弱水然康延川之水唐史明著其向以爲南流
固與弱水既西之語大戾又東女爲國近吐蕃党項且與
茂雅州接而小勃律自言其國爲蜀西門則於蜀皆爲正
西也夫其地既在蜀西而金城南山又扼其北則其謂向
南而流者不獨康延川一水也雖娑夷河亦無緣能西北
以行臣於是背南山而命其所鄉主南海而要其所歸既
皆審其南而不西於是寧違弱水舊傳而主東女之水附
著葉榆以爲黑水蓋有見也其方鄉委曲之與黑水相應
而中不當爲弱水者則其本圖及序

古語曰畫工樂爲鬼神憚爲狗馬狗馬可較而鬼神不可究辨也故臣之揆地理以論禹貢也其在中國版圖之所奏上則據之其在外域兵師使節之所親見則采之然猶反覆質諸經而揆以理俱無所矣乃敢主以爲據若世傳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之類所記山川名物類皆卓然音詭如誕工之寫鬼神儻恍無著不可推執則臣皆不敢引一語以汨經也近世鬼說之訓釋禹貢特爲博洽信甚有補而亦不能無假如一事而兩傳則寧舍經不信而本此數書以言之其小而雜者不暇盡論惟其大派該灌天下如河與黑弱二水尚未免不與經合臣苟不因說之之言究辨數書之誤則讀經者惑也鬼所援山海經之言

崑崙

十五

曰河弱水黑水三者其源皆出崑崙故東北爲河西北爲黑水西南爲弱水夫三分注三海則於其發源之地旣之禹迹不啻大半安有一山而能獨爲如是大源也歟禹本紀諺言日月所相避隱以爲光明班固已嘗不張騫以以闢之矣唐人兵威信於西其師行使聘所見最詳雖指金城一山以爲名與古崑崙同然山隸臨羗不能充滿一縣亦合有日月避隱之事杜佑又嘗委曲以辨之矣晁氏顧乃引爲經證何也晁氏亦知三大派者雖曰以崑崙爲源而流委在經有所謂旣西入南者皆不可並積石而加傳會則又援淮南子而言之曰弱水出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於是引弱水旣西一語而曰是經之謂會黑水而同入南海者也夫經明言餘波入

于流沙則所入者乃其餘波明非正逕安能絕之以過哉
又晁氏以三大派者皆在河北則黑弱二水尚無絕河入
南之逕不知從何地南渡而與之會入南海耶况又弱水
既西一語再三詳味了無會合黑水意度不知晁氏何以
云然也此無他皆因信詭書以爲實錄已而自覺無所底
止則不免因誤生誤以至支離焉耳晁氏信書之誤不獨
此也其本淮南子而言三江曰江左還北流至開母之北
者爲北江北江者自江州逕南康饒歙湖至常入海而開
母者毗陵之山也夫開母之名古今不見它書豈類畫工
之畫鬼神道於暗昧而晁氏與之推求左還北流之逕又
亦甚違地勢也南康水出江州之下而饒之水不通歙歙
不通湖凡其所叙率皆逆流而中高有隔礙此重信淮南
子而求以配合之過也臣以是知書非正經正史皆難主
信也臣既不采此種書語則自無繇立辯顧因晁氏引以
爲證恐其說浸以汨經是故不得不與諸書者辨而非主
與晁氏辨也又桑鄺二子其相與述作水經臣皆祖本其
說以立經緯至其譌誤亦不容默循其失也且桑經之叙
三江也曰岷山至牛渚分而爲二其一過毗陵而爲北江
是可言矣其一爲南江乃逕宣城之桐水而至長續又東
而松江出焉以今地理言之則是自采石倒流而上廣德
越廣德中高之地而注太湖以爲松江其誤孰甚焉水經
郡縣山川皆本正史以書於事情最爲精核而傳聞生誤
且猶如此况倉丘正史而信誕說其可據信也乎故遷固之
論曰言九州者禹貢近之矣若禹本紀山海經放哉杜佑

於是疑此等皆孔子刪詩定書以後尚奇者為之其詭誕
與緯書越絕同科故如范曄所采廩君盤瓠等事皆不足
據臣深以三子之言為不詭聖人也夫誕妄之說尚不當
雜之史傳而用以證經可乎

四十四

地名

馬融鄭元王肅但言三澁為水名許叔重釋其義曰埤增
水邊土人所止者其說不同如此則其地自應無所主名
也按春秋左傳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澁以伐諸庸
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澁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
吳師于雍澁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遠越縊於蓬澁服虔或
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引杜預為據曰水際及邊地名
也今南陽涇陽二縣涇水之濱又有南澁北澁矣而諸儒

所指

半以為水
半以為陸

而鄭元及劉澄指言在宛縣界也凡此數

說鄙道元皆不肯明主其為孰是但傳疑耳臣觀三澁在

荆於後世正隸楚地而左氏所記四澁者又皆隸楚若使

伐庸師漳敗吳縊蓬此四事適關其一不見於經則正當
三澁之數說者其必以應三澁矣故夫古事無親見之審
與傳習之實不可臆度也而世儒方執相去數百世之地
名偶有一字相近者即以傳經而言豈不舛哉且夫山川
名稱隨時變易古今是不一事有因聲近而訛者如邾鄒
漾洋是也有傳寫之久而訛者如圓水之為園陰屯河之
為毛州蒙臯之讀如拓姑終又轉拓為拓以為拓
臯則全失其初
矣又有不因轉誤直變初稱如九州之名至于今世而雍
豫梁三者遂不復得為州名則其它瑣細者尚勝究尋哉

而何可憑後世名稱以考古而求禹迹也耶臣謂言禹貢者要當不失行水本指而它事當在所略且夫辨方表境則高山不可不知所奠緣源討流則大川不可不知所向此二者禹之施置規畫自此出經此之不察則無所主執以究本指是不可不略也自此以外水行所次亦爲要證而其地名山隨事訛變世遠莫之可攷若欲執一據以爲信未必諦審而疑證所及有時倒易東西上下味者執之反爲經蔽臣故不免詳言也

四十五

鳥鼠同穴

經於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博物至于鳥鼠道山曰西傾朱圉鳥鼠其後叙渭又言鳥鼠同穴蓋其先單言鳥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占三從二則鳥鼠

說命下

十八

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考之水經桑欽止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山之枝間也據此即鳥鼠同穴自是二山明也孔安國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山此說甚恠而本之爾雅臣不敢遽議其非也鄭元之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爲二山矣而疑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爲之說曰鳥與鼠飛行而處者其山爲鳥鼠及其止而同處則其山爲同穴且曰鳥名餘似駁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共處鼠內而鳥外此不惟謹並爾雅且亦兼存鳥鼠同穴之文兩冒而俱言之冀有一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二蟲者何知而能飛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取况水經所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

言鳥鼠飛遊各爲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於縣尚或能之若鼠而絕水必待泳游乃得越過其於同穴理不能常蓋專意附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於杜彥遠則以爲同穴止宿養子牙相哺養張晏以爲不相牝牡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鶖其鼠曰鼯鼯當尾短今長何耶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此說也杜寶以爲可以傳信故書也然煬帝好奇尚諛宮禁之內高德儒且指野鳥爲鸞今其蕩遊無度荒遠守臣強取鳥鼠配合古說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記不同蓋知詐罔也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黃其氣辛辣人若馬中

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妄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質其欺諂耶吉甫雖信傳聞而著之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鶖色爲黃黑而今以雀爲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而唐傳之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信載攷其說以爲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三源並下則正與地說所謂鳥雀爲同穴山之枝間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三其源而下流乃始參會此三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鳥鼠一山獨大故經之際叙山川單言鳥鼠者再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渭之發源不止此之一山於是叙渭所始兼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據前後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恠

神也且酈道元最爲尚怪其叙注諸水悉取小說異教奇聞幻記以爲實錄而獨於此不肯主信也於是前叙渭源則直引地記以明同穴別是一山後於孔鄭杜張四說又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尚恠者至此尚疑其恠則真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餘色黃黑至唐爲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猶信之於以見古事之出於隱暗荒遠如水味地脉皆不應引之以紊古經也

四十六

田賦

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叙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充之一州百荆之賦至高於田五等雍之田至高於賦

南

下

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曰人功有修有不修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爲之證也或曰賦者直計其米粟之出於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焉併貢而摠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說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揚賦之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木織貝橘柚不勝其多也雍賦之最輕者以其田賦之外所貢者璆琳琅玕而已亦無包篚之類故摠言之則輕也以其最重最輕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矣然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爲通耳今其說曰田品之下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篚數之則爲重是矣然攷之於冀其賦惟總秸粟米此以絕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賦高於田四等也徐

之賦下於田四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爲夏翟桐磬珠魚繡不爲不多矣於其中珠元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又未知其責貢幾何也然則胡爲而不得合并以就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遽通也

四十七

田賦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古制文微當得古語既有古制以爲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叙事也貢與賦對出禹於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庶土交正底謹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但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矣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子叙書亦止曰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似專指貢篚而言也而臣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

又商命下

五十一

二十一

十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即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貢雖與助徹同爲什一而其制之所以取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其所以爲什一也載攷之經究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究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它州山川土田久矣其就藝又而充之升高避水者今而始得降立宅土也自非寬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歲以爲常者經固言之矣况經之叙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則之本於歲校益又可證孔安國之以人功叅田品者豈亦有見於此耶

四十八

田賦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稔歲亦不於公田之外多責一穗一粒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若歲各立則墮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同矣而有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於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爲品別也田品信有高下矣官又籍其歲入而參記之閱數歲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致弊也歲校已定多寡莫爲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於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寡及夫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而亦取盈焉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黃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地者得藁結而安矣自藁結而後有管簞也管簞也管簞而後有温麗也此貢助徹均爲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蓋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四十九

蘇

治水之功不成於蘇而成於禹不曰蘇之措畫皆不善而禹官當也第蘇之大致乖錯久不能就緒故堯輟以付禹

也。絲雖以障洪水殛死，然而猶以禦捍大菑，大患得列祀典，則豈其無功哉？其既更九載而見殛也，以時法言之，經三考而積用不究，自應黜幽也。其殛死云者，非戮死也。猶曰死於放殛，不得生還云耳。記言絲之殛死，與舜之野死，聯文則亦可以類見矣。不然，絲之罪豈不輕於三苗三苗之不死，而絲死豈聖制哉？臣以其時考之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告成功之年也。禹之自言曰：子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子弗子，子荒度土功，以辛壬癸甲通絲九載，而得年正十有三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絲而勅立規撫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曰：禹能脩絲之功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是并其佐絲之年而計之，歟？禹之代絲，正當舜禪，而其所從佐絲則堯時既受舉用矣。舜咨四岳，有能熙堯之載者，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夫水土之功既歸之堯司空之官，亦非肇命禹，非堯而孰舉之也。堯舉禹以佐絲，禹因絲以成事，而世或不察，以爲舜始舉禹代絲也。凡古事如此者，多故因事以繫其餘也。

五十

夷夏

禹之道，河自積石，積石之在後世，自不常爲中國。有黑水之入南海，當在交趾，弱水流沙俱在西域，絕西蓋三者必皆受令中邦。禹故敷治焉，苟惟不然，其民既不可役，禹惡得之而給諸由是言之。此時臨制所及亦廣矣。世傳百越至秦漢始隸屬中國，舜陟方至蒼梧葬焉，今湖廣皆有其

地尚之會稽又正越也則百越者亦受舜禹臨制也朝鮮
於後世爲高麗隋唐推混一之鋒不能克服周人以箕子
國焉夷人不拒也合此數者論之古帝王之所臨制比後
世特廣則其分疆畫野列在侯服者豈容一民非類也然
禹貢九州有夷者六更三盛王相與蒐除不若歷世滋久
而徐有戎淮有夷蜀有羗驪萊晉洛皆有戎狄荆吳長甘
爲蠻閩越又多不入版籍其盛德之遠覆者如彼而異類
之錯近地者顧如此古語有之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
芸今其遠近之宜乃差殊不可臆度此何理也蓋嘗思之
三代而上君有天下與後世異書謂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者非富天下也能勝其大而主制之其所以爲君已繇古
始以來受地輸貢而爲侯服者治致其詳詳則事如律度
其朝貢賦役法則誅賞繩繩一軌者是也若其但受羈制
而已則治致其略略則威懷無犯如所謂賓服王享其心
歸焉則旣足矣無復它有責取也此其爲四海一君者然
也自秦人併六強國取亘古侯服而郡縣之於是始認天
下爲己有而以生齒貢賦悉籍御府爲富其羣臣上帝皇
之議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
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一統
由上古所未嘗有五帝所不能及宜上泰皇號也夫惟狹
小千里畿甸而夸大其能郡縣四海以加高古先則豈復
比民云哉富天下而已耳後世習見秦人之制謂尺土斗
租盡上圖籍乃爲一統則其於華戎錯居固應有疑

古者天子自有之地帝以甸甸五百里王以畿畿千里自
五百里千里以外雖綿亘四海明入貢籍者率亦捐之矣
國不私有也而豈肯兼戎夷以自廣耶况戎夷之在中土
以意揆之其必非驟自外入亦猶五等諸侯世有其地帝
若王亦仍之而不革耳夫非自我畀之而欲自我奪之非
大有所震疊彼肯拱聽歟古今惟秦始皇漢武帝不惜人
命不恤國計故能奄百越有之秦竟以亡漢亦幾於不支
帝王肯出此乎必不得已在此吾度內如有扈嗣侯乃爲出
師不者雖以禹征苗猶逡巡不輕自前其後訓齊不格亦
止於竄移首惡則遂已矣由此言之苟其不甚害治則驅
世處之夷而出不毛之地聖人不爲也蓋今世有徭峒者
歷千百代而常自若雖極盛之世亦存之不去以其不甚
害治而已若夫錯居而有犯聖人處之則有道矣蠻夷猾
夏士師明五服五流以創懲之其謂猾夏者正指其出巢
穴犯治境也若如世儒之論必至於鹵鎬焦穫皆受侵轢
乃名猾夏則五服五流士師且得施乎夫子之兵萊人曰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即不法之存於春秋者然也此法苟
明正使夷類間雜存之奚損

五十二

聖人之治其近而可略者既不竟矣荒忽之地乃肯遠就
操縱者何也覆之者厚而責之者薄也後世得地則數其
貢入有民則加之役使此所以難於服從也帝者之世差
遠近而定朝制故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至於荒服僅責
之終王終王者即周之蕃國世而一見者是也名爲率附

終一帝王之世纔責之一來其已簡矣書曰明王謹德四
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當其賓德而來
無所責貢特隨其方物所有以爲之獻如行人之寶摯肅
眞氏之楛砮昭德致而無財費責之又不廉矣乎及夫西
旅黎貢稍涉恠竒則大臣已歎異作戒懼遠人自此不格
其責之之輕大抵如此彼其服從則無費不率則有禍顧
何憚而不庭也若後世則有甚不然者矣隨唐征遼亦聲
其罪以爲師名其實則有楚子縣陳之心焉自非力竭兵
盡其決不肯自歸矣使如周置箕子旣撫綏之又絕無征
求其何用抗拒以自窮蹙耶禹竄三苗于三危實華人於
其邦域之中意猶周以朝鮮封非其國之人也三危安之
知其無所害於己而已楚越以遠故其於近服時節禮度
有不預者戰國時至謂楚越舊不受制荀卿子亦自指爲
荒服矣然舜禹南巡狩盛人徒會羣后方行其地旣又葬
焉楚越不宣疑於雲夢之遊也此上古後世之分也

程尚書禹貢論終

禹子後論序

臣惟禹之水功被賴萬世而大河特不輟爲治世之患較其勞費殆若一敵國然而民又不常得寧也汴渠規撫不出於禹而轉輸之利愈於未有汴時臣以是知天下事其迹狀未形乎前則雖聖人亦無所感發以出其智故周監二代而文物郁郁漢朔管杖徒流以代肉刑而百世遂不可易蓋見其形而後知所措也臣本爲稽晉攷禹貢而及古今山川曲折於是念河汴二水本朝極嘗關意而其間應講求以備替用者實云有之輒隨見記錄以爲禹貢後論比因

奏對恭蒙

睿明宣取臣不敢以愚陋爲解謹此錄

禹友公卿序下

二十七

進夫事未至而逆知其理之當然則事至而策畫審定此臣區區愚誠也

河之爲患至能憂勞堯禹久之乃平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諱勞惜費臣獨有恠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

本朝而河患特其它代秦晉隨得國不久固不暇遠略自餘三國五季以及南北不能包擅河境設有策畫果不能措之於西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常決不救乃反塵塵有之此似天有定數非人力得預臣常深謂難曉也久之熟思漢人賈遜之論謂古隄闢故游波有所縱盪漢隄狹故束迫而爲決溢乃慨然歎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遜獨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於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遜之言曰齊與趙魏爲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其容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安歸也且古人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爲有所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治世生齒衆作業盛但見河壅有地而棄不知古人有爲爲之也旣已田之又從而治屋廬成聚落稍慮漂沒則隄外起隄以自墮護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賈遜所見齊魏趙以及黎陽內黃白馬諸有隄處大隄之外小隄大抵數重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河添隄益多則容水益隘其理然也漢云古不遠已不知遙隄本意恣民堙障不立限禁豈無賈遜爲之發

明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所在惟人希土曠則河堦得以受水稍經生息則遙隄之外展轉添隄固其所也則河恠乎漢唐以及我

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高后以前唐自肅代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矣惟

國朝建隆之初即決棣滑與它朝事勢不類蓋周世宗父子於大河下方兼南北有之民視瀕河為內地故攘據其中者衆以端拱

詔書驗之則可見矣

二

河

書叙滎蠡既瀦而摠之曰九澤既陂水經河北有鯀隄李

少子

南下

正沙

原才

垂言大伾有禹隄則隄之來古矣賈逵言隄防之設近自

戰國者非也且河自陝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它水率多受河是冀兗豫之河皆行乎地上也古而無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禹亦必仗隄以為水防則隄之利害

可不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減江則其狹可知夫其狹人乃所不能禦獨其沿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

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隄存者言之對隄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霖漲益冒平地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隄以出此為無拓河之勞而收拓

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皆疆則下方傷夫知左疆則固右以禦其暴姑可紓矣

左右俱疆兩不能齧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受之巧力雖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隄所以甚堅而無補於敗皆是故也漢人欲訪禹迹穿地爲九以倣九河曰縱不能爲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嘗議多穿漕渠分殺水怒

本朝亦嘗屢開支河如金赤遊蘖丘六塔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之大者也揆其意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使水力當分縱於要處得百許丈河道其減能幾孰與並河凡郡悉設遙隄使之方行無所束迫其爲容受何啻一支流之多哉况水闊則平平則隄易以立束而急之則湍怒以與隄鬪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害之差殊者也

三

河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遙隄獨興國

詔書爲詳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則罹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

聖意究知害源銳意復古十世一時也孚輩智不及遠徒曰遙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它語塞詔而上夫遙隄久廢驟復動巨十數郡費誠天閣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誠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猶歲歲有春料費常不下巨萬萬苟決矣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殆無已時何嘗不費而又決溢所及不_止上_止並河但在下流城廓屋室丁口生業漂溺掃地比之徙民易業害又益天孚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殊可

惜也然而此一舉也平世爲之實難漢田蚡奉邑在郟利在河決而南則郟無水災於是瓠子之禍淮楚悉墊武帝欲加救塞蚡矯天面謾不容帝之施力今遙隄所包豈止百郟占田其間盡豈循理之士但有一蚡何事不可藉口此策但不輕得行也或者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土無見民縱復廣爲之禁亦無妨奪於此時而訪遙隄毀近障葺廢定令以漸爲之規撫一定息水怒於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逸寧之効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續禹不止一世也巨故論而著之以俟方來

四

汴

汴非古矣而能使四瀆舟楫交相灌注利倍古昔則其源委開塞固所當講也汴之名其在後世以該鄭梁諸水而其受河首末名稱差殊自戰國以至於今其變遷最爲不常其曰鴻溝者則蘇秦說魏謂南有鴻溝而楚漢以爲分王之境者是也其曰滎陽漕渠者即司馬遷言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者是也漢又有葭蕩渠水經有渠水陰溝皆此水也其曰汧渠者本在梁下以受葭蕩渠爲名自東漢以來多傍其名以目諸水隨人又益䟽鑿自河以達于淮故萬世通名此水曰汴隨之通濟渠唐之屬濟渠皆是也至於睢蔡過菑獲梁溝魯溝官渡浚儀渠又以受渠而隨事得名者也礫丹京索湏旃然又其水之注于此渠者也其受其注皆與渠通故世亦或以汴若鴻溝名之是皆並緣其名以行非正派也渠之所注率平地無堅壤人力既可更鑿水勢亦自有

變從故首之受河末達淮泗不一其地又會世無隨紀其變者後人對之往往茫然而桑鄴以記水自任亦自紛錯不能如它水之條理也雖然自遷固以後史官不志河渠溝洫今天下之水猶粗存經緯者賴二子作述相因耳二子以甚博故不能一一精核則祖其書而求之它載揆理而訂正之以要其所宿而待有國者之所採用學士大夫之職也

五

汴

濟汴受河在秦漢成臯滎陽之間地既狹而勢皆傾東故渠道無所散行於是合流時多分派時少又歷世水派數易故辨正最難此非獨後世然也兩漢之史未立汴名而汴濟至明帝時已雜稱無別矣蓋永平十三年汴渠成詔

禹命下

三十一

曰自汴渠決敗東侵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漭廣溢莫測圻岸兗豫之民多被水患今改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墳壤據此詔所叙渠未修復則兗豫受害及水循故道則陶丘土見詳其方域皆非汴流之所得注也濟汴固皆同發於豫而益東則分行徐兗一南一東不同道也此詔所指兗與陶丘乃唐世曹鄴濮景之地正古兗境而無一或涉乎徐則安得而言汴渠也臣攷之載籍固知其誤猶疑漢比後世最爲近古或者其時汴濟同爲一名而後世不得究見耶則必得漢世舊語爲證乃可以審知不謬蓋因王景傳兼書濟汴兩役後一役有濟渠一語載張汜奏牘中而後的然自信也景之傳曰建武中陽武令張汎言河決日久日月侵毀濟

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宜不難光武已發卒起功矣用樂
俊之言務且息民役遂中止永平中渠益東侵兗豫怨歎
顯宗以景嘗借王吳水經作吳侵浚儀渠有功乃詔與王吳
修渠築隄自滎陽以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而渠成
此王景傳所書之實也夫此二役者皆在永平又皆王景
之所董督而其功役所加浚儀渠在先濟渠在後浚儀既
已訖役水不為患而濟渠方且東侵槩病豫兗以其水害
所被而辨其地因其功役先後以驗其名則漢詔汴渠之
語為譌而張汜所指濟渠為實也酈道元之書汴濟最詳
而不能疏別條理且於其間深探力攷然後僅得樞要蓋
凡成臯滎陽諸水大抵既至陽武而後分派以為東南兩
流則汴濟明別之地也其在陽武之南望大梁歷中牟而
注乎圃田澤之東者是為官渡官渡者浚儀渠之所自出
是之謂汴其東穿封丘而逕定陶以終入于海者是為後
世清河而定陶者正古陶丘唐之曹州今之興仁府是古濟正逕也
此酈氏所載與張汜所奏按之汴濟而皆相應可信者也
若夫唐高宗之間以為滎口斷絕不與下流相接者臣意
隨世汴渠既築隄以浚其流而受河之水不復旁出故濟
渠之在曹鄆間者悉聚會它水或受河於其下方而故滎
之在古豫者因遂斷不相續故高宗以流不承源為疑杜
佑直云不當有濟蓋有以也

六

汴

豫徐率平地汴行其間支脉先自散漫又其地徒壤少石
衝齧特易動輒改移据水經叙載有瀆無水者比比皆是

則其同是一流而前人以爲東後人以爲西亦各當時實錄固不可以執此非彼而亦雜亂不勝言也其綱要所在惟其下流必經大梁自梁而命其方其在西者爲官渡其在東者爲汜則差有倫可攷耳官渡之別爲沙

沙讀如蔡

沙合

慮

音秋

入泗汭雖東行亦分流以入渦睢而其別有獲暨

獲之入泗則在彭城之北東及隨人鑿汭發鄭而貫梁宋以直達于淮於是彭城入泗故道遂廢皆其可考者也然而水經叙汭乃渠水過梁以後支派之一耳東漢以來則統大梁諸水悉以名之其稱謂之大至能該奄古濟則似水經所載未究本始臣於是求之班固而知汭之得名比它諸水最後也地理志河南陳留兩郡浪湯渠之派有三發滎陽而入潁者正渠也於地爲河南於三渠爲最西故固以爲渠首也陳留之水其號魯渠而入于渦又號睢而入于取慮者則渠之派也此其入潁入渦入取慮與水經所叙三派皆同若夫水經指以爲汭者在固之書未之立派也然則汭之名安能以該諸水乎特有不可曉者永平之詔旣用汭該濟則固不應不知有汭矣其地理志獨無汭派亦無汭名豈非因前漢輿圖所載乎非東漢語矣然是渠也源起滎陽而固預於滎澤上流謂其受涕亦見其失而目於是又知濟派不明久矣不待至永平之詔桑欽之書乃始差誤也許叔重桑欽書汭皆爲汭其易反爲汭則張洎所謂後世惡其字從反而易以爲汭者古語也夫汭之大派旣分行矣則古事之隸此水者東西相雜苟不

能要其所屨則猶厖雜無宿也臣又各以其事而求之戰國及漢知此時凡名鴻溝者率西派也蓋彭城之阪直郡之北而東鄉以入于泗楚漢定約溝之西當屬漢而羽都彭城則在溝之西不應約言若指頰沙言之則東西得位矣史遷所記滎陽漕渠通宋鄭陳蔡衛曹與濟汝淮泗會于楚所指當亦此派蓋古以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若該漕渠所通諸水而中楚境以言之惟淮其爲交會之地乎蔡之通淮也以汝宋鄭陳之通淮也以渦潁曹衛之通淮也以濟泗若主入淮之潁而會四方漕路則於楚爲中若主彭城之汴則偏矣由是言之此二者皆指西派明也然而未有隨人之汴則西派爲正流及隨汴旣成則東派盛而官渡之水不能與之比大矣

本朝都汴而古豫諸水貫絡都城者四自西而數之其最西者爲閔河本閔水也建隆中始導之至新鄭與蔡河合注都城遂錫名惠民其次西者爲蔡河蔡河者古已有之即鳴澗正派亦名官渡臣前謂滎陽入潁而班固以爲三渠之首者也又次西則爲金水河河以京水爲源發滎陽歷中牟由都西以注城中自上

官霸王公邸第下至中都居民皆所汲飲清澈不渾故以金水得名其正貫都城而下達於淮者則正汴渠也汴渠隨唐之舊

本朝因之受水於孟州河陰而會索須旃然以益其派浮載之利能使江河淮濟交相權受則其獨專汴水而掩蓋它河亦理之當然者也自此以外都城之東又有廣濟河

者俗名五丈河本禹貢河水也荷雖於屬縣老城有派下與定陶濟合而淺淤不勝舟楫建隆中發民濬汴且分金水蔡河二流以灌實之而此渠之去金水蔡河東西相望其中隔間汴渠無由通注則設架跨汴引水絕之以匯入於渠然後荆東漕路始通開寶中錫名廣濟於是都城渠道爲國利用者自西而東橫比而數之其目凡四閔河蔡河同爲一道金水河次之汴河又次之五丈河又次之若槩之古則閔蔡金水汴皆鳴溝派也以今言之五丈河者上流受西汴餘派而下流爲荷以受濟於定陶此都城之水應古而可攷者也

七

汴

梁東之汴初不能甚大自經隨入展鑿之後受河注淮縱貫數州昔之爲潁爲渦爲汴者始覺回遠又甚狹小世人便隨汴之徑而大也遂以爲非禹則莫適爲此其誤非獨今日也自酈道元輩已然其曰禹於滎澤塞其滙水而引河以通淮泗是也且史遷之言曰九川旣疏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自時歛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鳴溝其曰三代以後則不獨非禹且尚不起三代也而况槩舉而歸之隨其可乎王濬之董舟師也杜預遺之書曰足下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盛事濬之舟師古無比盛其大舟連舫至方百二十步正使已有隨汴亦不能容而又其時之謂汴泗皆指彭城入泗者言之益知其不勝矣况其上泗必道呂梁呂梁甚隘且險至冬春淺澁須排沙浚港舟乃得行而謂濬回師能沂以上河皆預奪

言豈有實也近世蘇氏意謂預習地理言必不妄遂疑比時隨汴已有規撫又疑禹嘗經始其事世又史失其傳耳以臣詳考實不然也且晉初江未通淮邦雖有溝不經隨鑿舟師亦不能以與淮通是則自江入淮必當泂海嶺又越海不言知其夸快一時不為紀實而發也晉大和四年亘温北伐慕容暉舟運至鉅野不能達河乃刵鑿三百里自清水以入夫清水即清河也温所鑿水至今目為亘水者是也使隨汴已有其迹何用泂泗而上又鑿三百里平地乎義熙中劉裕北伐凡再其師皆以舟其先一壘乃浮淮以入于泗則知未有隨汴也師至下邳即舍舟而徒裕知泗上之汴亦塞而吕梁之險難越故不容更以舟進也比至臨朐設虛聲以誑燕人亦止曰輕兵自海道以至不

唐史

馬才

得諱言江淮正以江無徑淮之道故假海道言之其後裕在彭城方圖再舉遣周超之自彭城緣汭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而後舟師始得發彭城經陳留以至滎瀆又鑿邲渠以通漕運而後王鎮惡始得以蒙衝小艦泝河渭以至長安由此言之則隨以前凡自江入淮必泂海自淮而入河汭必泝泗兵師所經史隨載之據最明審

八

汴

展汴渠使廣且長者煬帝也原其所起隋文實有其意矣史記文帝嘗命梁眷於河陰之西立石堰遏河水入汴則豈專煬帝自為之歟後世不以一勞永逸為功而獨深罪之者以其主為燕遊焉耳是以君子惡歸下流也不獨汴也淮不通江江不通浙其鑿而通之因古迹而便漕運者

皆煬帝實成之也江之通淮以邗溝溝吳荆也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並城掘溝溝之遠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淮者吳故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山陽今楚州也比射陽末口則爲西矣至廿八年數道伐陳燕榮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元年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江始達淮也江之通浙也亦自大業六年也方其開鑿亦以能勝龍舟爲則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皆闊十餘丈命之曰江南河將絕浙而遊會稽既不果行世罕言之方大業三年煬之還自達計跋谷也於河之北又有永濟渠之役導沁水東北合渠以達涿郡二千餘里其衝廣亦以龍舟爲則世名御河者是也然則煬帝之興大役自長城五關之外由幽燕以至浙江自有天地以來四瀆之水不能南北相灌者煬皆初意成之其虛用人力如此至於一經開鑿而不可遂廢其功亦大豈可不聚著以資經畫者之按閱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禹貢論〔宋〕程大昌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60-0

I. 禹… II. 程… III. ①地理志—中國—古代②禹
貢—研究 IV. K928.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67253號

ISBN 7-5013-2260-0



9 787501 322602 >

書名 禹貢論(全四冊)
著者 〔宋〕程大昌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lstx@public1.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四四

版次 二〇〇四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60-0/K·625

定價 一四一〇圓

